



捷報貴府老爺范諱  
進高中廣東鄉試第  
七名亞元京報連登  
黃甲

# 儒林外史

Ⓣ

清 吳敬梓

中國古典名著

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

# 儒林外史

(下)

(清) 吴敬梓 著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八回 | 郭孝子深山遇虎<br>甘露僧狭路逢仇   | (374) |
| 第三十九回 |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<br>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| (384) |
| 第四十回  |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<br>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| (393) |
| 第四十一回 |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<br>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| (403) |
| 第四十二回 | 公子妓院说科场<br>家人苗疆报信息   | (413) |
| 第四十三回 | 野羊塘将军大战<br>歌舞地酋长劫营   | (422) |
| 第四十四回 |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<br>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| (431) |
| 第四十五回 | 敦友谊代兄受过<br>讲堪舆回家葬亲   | (440) |
| 第四十六回 | 三山门贤人饯别<br>五河县势利熏心   | (450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<br>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| (460) |
| 第四十八回 | 徽州府烈妇殉夫<br>泰伯祠遗贤感旧   | (470) |
| 第四十九回 | 翰林高谈龙虎榜<br>中书冒占凤凰池   | (479) |
| 第五十回  | 假官员当街出丑<br>真义气代友求名   | (488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五十一回 | 少妇骗人折风月<br>壮士高兴试官刑 | ..... (496) |
| 第五十二回 | 比武艺公子伤身<br>毁厅堂英雄讨债 | ..... (503) |
| 第五十三回 | 国公府雪夜留宾<br>来宾楼灯花惊梦 | ..... (513) |
| 第五十四回 | 病佳人青楼算命<br>呆名士妓馆献诗 | ..... (522) |
| 第五十五回 | 添四客述往思来<br>弹一曲高山流水 | ..... (533) |
| 第五十六回 | 神宗帝下诏旌贤<br>刘尚书奉旨承祭 | ..... (542) |

##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

话说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里吃酒饭，自己同武书到虞博士署内，说如此这样一个人求老师一封书子去到西安。虞博士细细听了，说道：“这书我怎么不写？但也不是只写书子的事，他这万里长途，自然盘费也难。我这里拿十两银子，少卿，你去送与他，不必说是我的。”慌忙写了书子，和银子拿出来交与杜少卿。杜少卿接了，同武书拿到河房里。杜少卿自己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，武书也到家去当了二两银子来，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。庄征君听得有这个人，也写了一封书子、四两银子送来与杜少卿。第三日，杜少卿备早饭与郭孝子吃，武书也来陪着，吃罢，替他拴束了行李，拿着这二十两银子和两封书子，递与郭孝子。郭孝子不肯受。杜少卿道：“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，并非盗跖之物，先生如何不受？”郭孝子方才受了，吃饱了饭，作辞出门。杜少卿同武书送到汉西门外，方才回去。

郭孝子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陕西，那尤公是同官县知县，只得迂道往同官去会他。这尤公名扶徕，字瑞亭，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，去年才到同官县，一到任之时，就做了一件好事。是广东一个人充发到陕西边上来，带着妻子是军妻。不想这人半路死了，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，人和她说话，彼此

都不明白，只得把她领到县堂上来。尤公看那妇人是要回故乡的意思，心里不忍，便取了俸金五十两，差一个老年的差人，自己取一块白綾，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，亲笔写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徕，用了一颗同官县的印，吩咐差人：“你领了这妇人，拿我这一幅綾子，遇州遇县，送与他地方官看，求都要用一个印信。你直到她本地方讨了回信来见我。”差人应诺了。那妇人叩谢，领着去了。

将近一年，差人回来说：“一路各位老爷看见老爷的文章，一个个都悲伤这妇人，也有十两的，也有八两的、六两的，这妇人到家，也有二百多银子。小的送她到广东家里，她家亲戚、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谢了老爷的恩典，又都磕小的的头，叫小的是‘菩萨’。这个，小的都是沾老爷的恩。”尤公欢喜，又赏了他几两银子，打发差人出去了。

门上传进帖来，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书子进来拜。尤公拆开书子看了这些话，着实钦敬。当下，请进来行礼坐下，即刻摆出饭来。正谈着，门上传进来：“请老爷下乡相验。”尤公道：“先生，这公事我就要去的，后日才得回来。但要屈留先生三日，等我回来，有几句话请教。况先生此去往成都，我有个故人在成都，也要带封书子去。先生万不可推辞。”郭孝子道：“老先生如此说，怎好推辞，只是贱性山野，不能在衙门里住。贵治若有什么庵堂，送我去住两天吧。”尤公道：“庵虽有，也窄。我这里有个海月禅林，那和尚是个善知识，送先生到那里去住吧。”便吩咐衙役：“把郭老爷的行李搬着，送在海月禅林，你拜上和尚，说是我送来的。”衙役应诺伺候。郭孝子别了。尤公直送到大门外，方才进去。

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禅林客堂里，知客进去说了。老和尚出来打了问讯，请坐奉茶。那衙役自回去了。郭孝子问老和尚：“可是一向在这里做方丈的么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当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芜湖县甘露庵里的，后在京师报国寺做方丈，因厌京师热闹，所以到这里居住。尊姓是郭，如今却往成都，是做什么事？”郭孝子见老和尚清癯面貌，颜色慈悲，说道：“这话不好对别人说，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讲的。”就把要寻父亲这些话苦说了一番。老和尚流泪叹息，就留在方丈里住，备出晚斋来。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个梨送与，老和尚受下，谢了郭孝子，便叫火工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，每缸挑上几担水，拿杠子把梨捣碎了，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众，一人吃一碗水。郭孝子见了，点头叹息。

到第三日，尤公回来，又备了一席酒请郭孝子。吃过酒，拿出五十两银子、一封书来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本该留你住些时，因你这寻父亲大事，不敢相留。这五十两银子，权为盘费。先生到成都，拿我这封书子去寻萧昊轩先生。这是一位古道人。他家离成都二十里住，地名叫做东山，先生去寻着他，凡事可以商议。”那孝子见尤公的意思十分恳切，不好再辞，只得谢过，收了银子和书子，辞了出来；到海月禅林辞别老和尚要走。老和尚合掌道：“居士到成都寻着了尊大人，是必寄个信与贫僧，免得贫僧悬望。”郭孝子应诺。老和尚送出禅林，方才回去。

郭孝子自揸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。这路多是崎岖鸟道，郭孝子走一步，怕一步。那日走到一个地方，天色将晚，望不着一个村落。那郭孝子走了一会，遇着一个人。郭孝子作揖

问道：“请问老爹，这里到宿店所在，还有多少路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十几里。客人，你要着急些走。夜晚路上有虎，须要小心。”郭孝子听了，急急往前奔着走。

天色全黑，却喜山凹里推出一轮月亮来，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，升到天上，便十分明亮。郭孝子乘月色走，走进一个树林中，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，把那树上落叶吹得奇飕飕的响，风过处，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一交跌倒在地。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。坐了一会，见郭孝子闭着眼，只道是已经死了，便丢了郭孝子，去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，那老虎便去了。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，到那山顶上，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，看见这里不动，方才一直去了。郭孝子从坑里爬了上来，自心里想道：“这业障虽然去了，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，如何了得？”一时没有主意。见一棵大树在眼前，郭孝子爬上树去。又心里焦：“它再来咆哮震动，我可不要吓了下来。”心生一计，将裹脚解了下来，自己缚在树上。等到三更尽后，月色分外光明，只见老虎前走，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。那东西浑身雪白，头上一只角，两只眼就像两盏大红灯笼，直着身子走来。郭孝子认不得是个什么东西。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，便坐下了。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。见没有了人，老虎慌做一堆儿。那东西大怒，伸过爪来，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，老虎死在地下。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，发起威来，回头一望，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，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。扑冒失了，跌了下来，又尽力往上一扑，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。郭孝子道：

“我今番却休了！”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；后来的这一扑，力太猛了，这枯干戳进肚皮有一尺多深浅。那东西急了，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。那东西使尽力气，急了半夜，挂在树上死了。

到天明时候，有几个猎户，手里拿着鸟枪叉棍来。看见这两个东西，吓了一跳。郭孝子在树上叫喊，众猎户接了孝子下来，问他姓名。郭孝子道：“我是过路的人，天可怜见，得保全了性命。我要赶路去了。这两件东西，你们拿到地方去请赏吧。”众猎户拿出些干粮来，和獐子、鹿肉，让郭孝子吃了一饱。众猎户替郭孝子拿了行李，送了五六里路。众猎户辞别回去。

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，又走了几天路程，在山凹里一个小庵里借住。那庵里和尚问明来历，就拿出素饭来，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。正吃着中间，只见一片红光，就如失了火的一般。郭孝子慌忙丢了饭碗道：“不好！火起了！”老和尚笑道：“居士请坐，不要慌。这是我‘雪道兄’到了。”吃完了饭，收过碗盏，去推开窗子，指与郭孝子道：“居士，你看么！”郭孝子举眼一看，只见前面山上蹲着一个异兽，头上一只角，只有一只眼睛，却生在耳后。那异兽名为“黑九”，任你坚冰冻厚几尺，一声响亮，叫它登时粉碎。和尚道：“这便是‘雪道兄’了。”当夜纷纷扬扬，落下一场大雪来。那雪下了一夜一天，积了有三尺多厚。郭孝子走不得，又住了一日。

到第三日，雪晴，郭孝子辞别了老和尚又行。找着山路，一步一滑，两边都是涧沟，那冰冻的支棱着，就和刀剑一般。

郭孝子走得慢，天又晚了，雪光中照着，远远望见树林里一件红东西挂着。半里路前，只见一个人走，走到那东西面前，一交跌下涧去。郭孝子就立住了脚，心里疑惑道：“怎的这人看见这红东西就跌下涧去？”定睛细看，只见那红东西底下钻出一个人，把那行李拿了，又钻了下去。郭孝子心里猜着了几分，便急走上前去看。只见那树上吊的是个女人，披散了头发，身上穿了一件红衫子，嘴跟前一片大红猩猩毡做个舌头拖着，脚底下埋着一个缸，缸里头坐着一个人。那人见郭孝子走到跟前，从缸里跳上来。因见郭孝子生得雄伟，不敢下手，便叉手向前道：“客人，你自走你的路罢了，管我怎的？”郭孝子道：“你这些做法，我已知道了。你不要恼，我可以帮衬你。这装吊死鬼的是你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小人的浑家。”郭孝子道：“你且将她解下来。你家在哪里住？我到你家去和你说。”那人把浑家脑后一个转珠绳子解了，放了下来。那妇人把头发绾起来，嘴跟前挂的假舌头去掉了，颈子上有一块拴绳子的铁也拿下来，把红衫子也脱了。那人指着路旁，有两间草屋，道：“这就是我家了。”

当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，到他家请郭孝子坐着，烹出一壶茶。郭孝子道：“你不过短路营生，为什么做这许多恶事？吓杀了人的性命，这个却伤天理。我虽是苦人，看见你夫妻两人到这个田地，越发可怜得很了！我有十两银子在此，把你夫妻两人，你做个小生意度日，下次不要做这事了。你姓什么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向郭孝子磕头，说道：“谢客人的周济！小人姓木，名耐，夫妻两个原也是好人家儿女，近来因是冻饿不过，所以才做这样的事。而今多谢客人与我本钱，

从此就改过了。请问恩人尊姓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我姓郭，湖广人，而今到成都府去的。”说着，他妻子也出来拜谢，收拾饭留郭孝子。郭孝子吃着饭，向他说道：“你既有胆子短路，你自然还有些武艺。只怕你武艺不高，将来做不得大事。我有些刀法、拳法，传授与你。”那木耐欢喜，一连留郭孝子住了两日。郭孝子把这刀和拳细细指教他，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师父。第三日郭孝子坚意要行，他备了些干粮、烧肉，装在行李里，替郭孝子背着行李，直送到三十里外，方才告辞回去。

郭孝子接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，那日天气甚冷，迎着西北风，那山路冻得像白蜡一般，又硬又滑。郭孝子走到天晚，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，又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道：“我今番命真绝了！”一交跌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原来老虎吃人，要等人怕的，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，竟不敢吃他，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。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，戳出一个大喷嚏来，那老虎倒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，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，跌在一个涧沟里，那涧极深，被那棱撑像刀剑的冰凌横拦着，竟冻死了。郭孝子爬起来，老虎已是不见，说着：“惭愧！我又经了这一番！”背着行李再走。

走到成都府，找着父亲在四十里外一个庵里做和尚。访知的了，走到庵里去敲门。老和尚开门，见是儿子，就吓了一跳。郭孝子见是父亲，跪在地下恸哭。老和尚道：“施主请起来。我是没有儿子的，你想是认错了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儿子万里程途，寻到父亲跟前来，父亲怎么不认我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我方才说过，贫僧是没有儿子的。施主你有父亲，你自己去寻，怎的望着贫僧哭？”郭孝子道：“父亲虽则几十年不见，难

道儿子就认不得了？”跪着不肯起来。老和尚道：“我贫僧自小出家，哪里来的这个儿子？”郭孝子放声大哭道：“父亲不认儿子，儿子到底是要认父亲的！”三番五次，缠的老和尚急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何处光棍，敢来闹我们！快出去，我要关山门！”郭孝子跪在地下恸哭，不肯出去。和尚道：“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拿刀来杀了你！”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：“父亲就杀了儿子，儿子也是不出去的！”老和尚大怒，双手把郭孝子拉起来，提着郭孝子的领子，一路推搡出门，便关了门进去，再也叫不应。

郭孝子在门外哭了一场，又哭一场，又不敢敲门。见天色将晚，自己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父亲料想不肯认我了！”抬头看了，这庵叫做竹山庵。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间房屋住下。次早，在庵门口看见一个道人出来，买通了这道人，日日搬柴运米，养活父亲。不到半年之上，身边这些银子用完了，思量要到东山去寻萧昊轩，又恐怕寻不着，耽搁了父亲的饭食。只得左近人家佣工替人家挑土、打柴，每日寻几分银子，养活父亲。遇着有个邻居往陕西去，他就把这寻父亲的话，细细写了一封书，带与海月禅林的老和尚。

老和尚看了书，又欢喜，又钦敬他。不多几日，禅林里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。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，披着头发，两只怪眼，凶像未改。老和尚慈悲，容他住下。不想这恶和尚在禅林吃酒、行凶、打人，无所不为。首座领着一班和尚来禀老和尚道：“这人留在禅林里，是必要坏了清规，求老和尚赶他出去。”老和尚教他去，他不肯去，后来首座叫知客向他说：“老和尚叫你去，你不肯去，老和尚说：你若再不去，就

照依禅林规矩，抬到后面院子里，一把火就把你烧了！”恶和尚听了，怀恨在心，也不辞老和尚，次日收拾衣单去了。老和尚又住了半年，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，顺便去成都会会郭孝子。辞了众人，挑着行李衣钵，风餐露宿，一路来到四川。

离成都有百十里多路，那日下店早，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，走到那一个茶棚内吃茶。那棚里先坐着一个和尚。老和尚忘记，认不得他了。那和尚却认得老和尚，便上前打个问讯道：“和尚，这里茶不好，前边不多几步就是小庵，何不请到小庵里去吃杯茶？”老和尚欢喜道：“最好。”那和尚领着老和尚，曲曲折折，走了七八里路，才到一个庵里。那庵一进三间，前边一尊迦蓝菩萨。后一进三间殿，并没有菩萨，中间放着一个榻床。那和尚同老和尚走进庵门，才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认得我么？”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禅林里赶出去的恶和尚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方才偶然忘记，而今认得了。”恶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，睁开眼道：“你今日既到我这里，不怕你飞上天去！我这里有个葫芦，你拿了，在半里路外山冈上一个老妇人开的酒店里，替我打一葫芦酒来！你快去！”

老和尚不敢违拗，捧着葫芦出去，找到山冈子上，果然有个老妇人在那里卖酒。老和尚把这葫芦递与她。那妇人接了葫芦，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，止不住眼里流下泪来，便要拿葫芦去打酒。老和尚吓了一跳，便打个问讯道：“老菩萨，你怎见了贫僧就这般悲恸起来？这是什么原故？”那妇人含着泪说道：“我方才看见老师父是个慈悲面貌，不该遭这一难！”老和尚惊道：“贫僧是遭的什么难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庵里来的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便是。你

怎么知道？”老妇人道：“我认得他这葫芦。他但凡要吃人的脑子，就拿这葫芦来打我店里药酒。老师父，你这一打了酒去，没有活的命了！”老和尚听了，魂飞天外，慌了道：“这怎么处？我如今走了吧！”老妇人道：“你怎么走得？这四十里内，都是他旧日的响马党羽。他庵里走了一人，一声梆子响，即刻有人捆翻了你，送在庵里去。”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：“求老菩萨救命！”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？我若说破了，我的性命也难保。但看见你老师父慈悲，死得可怜，我指一条路给你去寻一个人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，你指我去寻哪个人？”老妇人慢慢说出这一个人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热心救难，又出惊天动地之人；仗剑立功，无非报国忠臣之事。毕竟这老妇人说出什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

话说老和尚听了老妇人这一番话，跪在地下哀告。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？只好指你一条路去寻一个人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！却叫贫僧去寻一个什么人？求指点了我去。”老妇人道：“离此处有一里多路，有个小小山冈，叫做明月岭。你从我这屋后山路过去，还可以近得几步。你到那岭上，有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，你却不要问他，只双膝跪在他面前，等他问你，你再把这些话向他说。只有这一个人还可以救你。你速去求他，却也还拿不稳；设若这个人还不能救你，我今日说破这个话，连我的性命只好休了！”老和尚听了，战战兢兢，将葫芦里打满了酒，谢了老妇人，在屋后攀藤附葛上去。

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一个小小山冈，山冈上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。山洞里嵌着一块雪白的石头，不过铜钱大，那少年觑的较近，弹子过处，一下下都打了一个准。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时，头戴武巾，身穿藕色战袍，白净面皮，生得十分美貌。那少年弹子正打得兴酣，老和尚走来，双膝跪在他面前。那少年正要问时，山凹里飞起一阵麻雀。那少年道：“等我打了这个雀儿看。”手起弹子落，把麻雀打死了一个坠下去。那少年看见老和尚含着眼泪跪在跟前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快请起来。你的来意，我知道了。我在此学弹子，正为此

事。但才学到九分，还有一分未到，恐怕还有意外之失，所以不敢动手。今日既遇着你来，我也说不得了，想是他毕命之期。老师父，你不必在此耽误。你快将葫芦酒拿到庵里去，脸上万不可做出慌张之像，更不可做出悲伤之像来。你到那里，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一毫不可违拗他，我自来救你。”

老和尚没奈何，只得捧着酒葫芦，照依旧路，来到庵里。进了第二层，只见恶和尚坐在中间床上，手里已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问老和尚道：“你怎么这时才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认不得路，走错了，慢慢找了回来。”恶和尚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跪下吧！”老和尚双膝跪下。恶和尚道：“跪上些来！”老和尚见他拿着刀，不敢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不上来，我劈面就砍来！”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褪了帽子吧！”老和尚含着眼泪，自己除了帽子。恶和尚把老和尚的光头捏一捏，把葫芦药酒倒出来吃了一口，左手拿着酒，右手执着风快的刀，在老和尚头上试一试，比个中心。老和尚此时尚未等他劈下来，那魂灵已在顶门里冒去了。恶和尚比定中心，知道是脑子的所在，一劈开了，恰好脑浆迸出，赶热好吃；当下比定了中心，手持钢刀，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。

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头上，只听得门外飕的一声，一个弹子飞了进来，飞到恶和尚左眼上。恶和尚大惊，丢了刀，放下酒，将只手捺着左眼，飞跑出来，到了外一层。迦蓝菩萨头上坐着一个人。恶和尚抬起头来，又是一个弹子，把眼打瞎，恶和尚跌倒了。那少年跳了下来，进里面一层。老和

尚已是吓倒在地。那少年道：“老师父！快起来走！”老和尚道：“我吓软了，其实走不动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起来！我背着你走。”便把老和尚扯起来，驮在身上，急急出了庵门，一口气跑了四十里。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老师父脱了这场大难，自此前途吉庆无虞。”老和尚方才还了魂，跪在地下拜谢，问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也不过要除这一害，并非有意救你。你得了命，你速去吧，问我的姓名怎的？”老和尚又问，总不肯说。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，说道：“且辞别了恩人，不死当以厚报。”拜毕起来，上路去了。

那少年精力已倦，寻路旁一个店内坐下。只见店里先坐着一个人，面前放着一个盒子。那少年看那人时，头戴孝巾，身穿白布衣服，脚下芒鞋，形容悲戚，眼下许多泪痕，便和他拱一拱手，对面坐下。那人笑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，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！”那少年道：“老先生从哪里来？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方才原是笑话。剪除恶人，救拔善类，这是最难得的事。你长兄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萧，名采，字云仙，舍下就在这成都府二十里外东山住。”那人惊道：“成都二十里外东山有一位萧昊轩先生，可是尊府？”萧云仙惊道：“这便是家父。老先生怎么知道？”那人道：“原来就是尊翁。”便把自己姓名说下，并因甚来四川：“在同官县会见县令尤公，曾有一书与尊大人。我因寻亲念切，不曾绕路到尊府。长兄，你方才救的这老和尚，我却也认得他。不想邂逅相逢。看长兄如此英雄，便是昊轩先生令郎，可敬，可敬！”

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既寻着太老先生，如何不同在一处？如今独自又往哪里去？”郭孝子见问这话，哭起来道：“不幸先君去世了，这盒子里便是先君的骸骨。我本是湖广人，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乡去归葬。”萧云仙垂泪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，不知可以拜请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会一会家君么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本该造府恭谒，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，且我归葬心急。致意尊大人，将来有便，再来奉谒吧。”因在行李内取出尤公的书子来，递与萧云仙。又拿出百十个钱来，叫店家买了三角酒，割了二斤肉，和些蔬菜之类，叫店主人整治起来，同萧云仙吃着。便向他道：“长兄，我和你一见如故，这是人生最难得的事；况我从陕西来，就有书子投奔的是尊大人，这个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。长兄，像你这样事，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，真是难得。但我也有一句话要劝你，可以说得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年少，正要求老先生指教，有话怎么不要说？”郭孝子道：“这冒险捐躯，都是侠客的勾当，而今比不得春秋、战国时，这样事就可以成名。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，任你荆轲、聂政，也只好叫做乱民。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，又有这般义气肝胆，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。将来到疆场，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。不瞒长兄说，我自幼空自学了一身武艺，遭天伦之惨，奔波辛苦数十余年。而今老了，眼见得不中用了。长兄年力鼎盛，万不可蹉跎自误。你须牢记老拙今日之言。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，如拨云见日，感谢不尽！”又说了些闲话。次早，打发了店钱，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，彼此洒泪分别。

萧云仙回到家中，问了父亲的安，将尤公书子呈上看过。萧昊轩道：“老友与我相别二十年，不通音问，他今做官适意，可喜，可喜！”又道：“郭孝子武艺精能，少年与我齐名，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。他今求得他太翁骸骨归葬，也算了过一生心事。”萧云仙在家奉事父亲。

过了半年，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，因买卖不公，彼此吵闹起来。那番子性野，不知王法，就持了刀杖器械，大打一仗。弓兵前来护救，都被他杀伤了，又将青枫城一座强占了去。巡抚将事由飞奏到京，朝廷看了本章大怒，奉旨：“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师，务必犁庭扫穴，以章天讨。”平少保得了圣旨，星飞出京，到了松潘驻扎。萧昊轩听了此事，唤了萧云仙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出师，现驻松潘，征剿生番。少保与我有旧。你今前往投军，说出我的名姓，少保若肯留在帐下效力，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，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。”萧云仙道：“父亲年老，儿子不敢远离膝下。”萧昊轩道：“你这话就不是了。我虽年老，现在并无病痛，饭也吃得，觉也睡得，何必要你追随左右？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，便是贪图安逸，在家恋着妻子，乃是不孝之子，从此你便不许再见我的面了！”几句话，说得萧云仙闭口无言，只得辞了父亲，拴束行李，前去投军。一路程途，不必细说。

这一日，离松潘卫还有一站多路，因出店太早，走了十多里，天尚未亮。萧云仙背着行李，正走得好，忽听得背后有脚步响。他便跳开一步，回转头来，只见一个人，手持短棍，正待上前来打他，早被他飞起一脚，踢倒在地。萧云仙夺了他手中短棍，劈头就要打。那人在地下喊道：“看我师父

面上，饶恕我吧！”萧云仙住了手，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那时天色已明，看那人时，三十多岁光景，身穿短袄，脚下八搭麻鞋，面上微有髭须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姓木名耐，是郭孝子的徒弟。”萧云仙一把拉起来，问具备细。木耐将曾经短路，遇郭孝子，及他收为徒弟的一番话，说了一遍。萧云仙道：“你师父我也认得。你今番待往哪里去？”木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征番，现在松潘招军，意思要到那里去投军，因途间缺少盘缠，适才得罪，长兄休怪！”萧云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投军去的，便和你同行何如？”木耐大喜，情愿认做萧云仙的亲随伴当。一路来到松潘，在中军处递了投充的呈词。少保传令细细盘问来历，知道是萧浩的儿子，收在帐下，赏给千总职衔，军前效力。木耐赏战粮一分，听候调遣。

过了几日，各路粮饷俱已调齐，少保升帐，传下将令，叫各弁在辕门听候。萧云仙早到，只见先有两位都督在辕门上。萧云仙请了安，立在旁边。听那一位都督道：“前日总镇马大老爷出兵，竟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挖了陷坑，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里。马大老爷受了重伤，过了两天伤发身死，现今尸首并不曾找着。马大老爷是司礼监老公公的侄儿，现今内里传出信来，务必要找寻尸首。若是寻不着，将来不知是个怎么样的处分！这事怎了？”这一位都督道：“听见青枫城一带几十里是无水草的，要等冬天积下大雪，到春融之时，那山上雪水化了，淌下来，人和牲口才有水吃。我们到那里出兵，只消几天没有水吃，就活活的要渴死了，哪里还能打什么仗！”萧云仙听了，上前禀道：“两位太爷不必费心。这青枫城是有水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水草最为肥饶。”两都督道：“萧千总，

“你曾去过不曾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不曾去过。”两位都督道：“可又来！你不曾去过，怎么得知道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在史书上看过，说这地方水草肥饶。”两都督变了脸道：“那书本子上的话，如何信得！”萧云仙不敢言语。

少刻，云板响处，辕门铙鼓喧闹。少保升帐，传下号令，叫两都督率领本部兵马，作中军策应；叫萧云仙带领步兵五百名在前，先锋开路。本帅督领后队调遣。将令已下，各将分头前去。萧云仙携了木耐，带领五百步兵，疾忙前进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险峻，那山头上隐隐有旗帜在那里把守。这山名唤椅儿山，是青枫城的门户。萧云仙吩咐木耐道：“你带领二百人从小路爬过山去，在他总路口等着，只听得山头炮响，你们便喊杀回来助战，不可有误！”木耐应诺去了。萧云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里，只听山头炮响，一齐呐喊起来，报称大兵已到，赶上前来助战。分派已定，萧云仙带着二百人，大踏步杀上山来。那山上几百番子，藏在土洞里，看见有人杀上来，一齐蜂拥的出来打仗。那萧云仙腰插弹弓，手拿腰刀，奋勇争先，手起刀落，先杀了几个番子。那番子见势头勇猛，正要逃走，二百人卷地齐来，犹如暴风疾雨。忽然一声炮响，山凹里伏兵大声喊叫：“大兵到了！”飞奔上山。番子正在魂惊胆落，又见山后那二百人，摇旗呐喊飞杀上来，只道大军已经得了青枫城，乱纷纷各自逃命。哪里禁得萧云仙的弹子打来，打得鼻塌嘴歪，无处躲避。萧云仙将五百人合在一处，喊声大震，把那几百个番子，犹如砍瓜切菜，尽数都砍死了，旗帜器械得了无数。

萧云仙叫众人暂歇一歇，即鼓勇前进。只见一路都是深

林密箐，走了半天，林子尽处，一条大河，远远望见青枫城在数里之外。萧云仙见无船只可渡，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，编成筏子；顷刻办就，一齐渡过河来。萧云仙道：“我们大兵尚在后面，攻打他的城池，不是五百人做得来的，第一不可使番贼知道我们的虚实。”叫木耐率领兵众，将夺得旗帜改造做云梯，带二百兵，每人身藏枯竹一束，到他城西僻静地方，爬上城去，将他堆贮粮草处所放起火来：“我们便好攻打他的东门。”这里分拨已定。

且说两位都督率领中军到了椅儿山下，又不知道萧云仙可曾过去。两位议道：“像这等险恶所在，他们必有埋伏。我们尽力放些大炮，放得他们不敢出来，也就可以报捷了。”正说着，一骑马飞奔追来，少保传下军令：叫两位都督疾忙前去策应，恐怕萧云仙少年轻进，以致失事。两都督得了将令，不敢不进，号令军中，疾驰到带子河。见有现成筏子，都渡过去，望见青枫城里火光烛天。那萧云仙正在东门外施放炮火，攻打城中。番子见城中火起，不战自乱。这城外中军已到，与前军先锋合为一处，将一座青枫城围得铁桶般相似。那番酋开了北门，舍命一顿混战，只剩了十数骑，溃围逃命去了。少保督领后队已到，城里败残的百姓，各人头顶香花，跪迎少保进城。少保传令：救火安民，秋毫不许惊动。随即写了本章，遣官到京里报捷。

这里萧云仙迎接，叩见了少保。少保大喜，赏了他一腔羊、一坛酒，夸奖了一番。过了十余日，旨意回头：着平治来京，两都督回任候升，萧采实授千总。那善后事宜，少保便交与萧云仙办理。萧云仙送了少保进京，回到城中，看见

兵灾之后，城垣倒塌，仓库毁坏，便细细做了一套文书，禀明少保。那少保便将修城一事，批了下来：责成萧云仙用心经理；候城工完竣之后，另行保题议叙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甘棠有荫，空留后人之思；飞将难封，徒博数奇之叹。不知萧云仙怎样修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

话说萧云仙奉着将令，监督筑城，足足住了三四年，那城方才筑得成功。周围十里，六座城门，城里又盖了五个衙署。出榜招集流民，进来居住，城外就叫百姓开垦田地。萧云仙想道：“像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，就不能收粮食了，须是兴起些水利来。”因动支钱粮，雇齐民夫，萧云仙亲自指点百姓，在田旁开出许多沟渠来。沟间有洫，洫间有遂，开得高高低低，仿佛江南的光景。到了成功的时候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，在各处犒劳百姓们。每到一处，萧云仙杀牛宰马，传下号令，把那一方百姓都传齐了。萧云仙建一坛场，立起先农的牌位来，摆设了牛羊祭礼。萧云仙纱帽补服，自己站在前面，率领众百姓，叫木耐在旁赞礼，升香、奠酒，三献、八拜。拜过，又率领众百姓望着北阙山呼舞蹈，叩谢皇恩。便叫百姓都团团坐下，萧云仙坐在中间，拔剑割肉，大碗斟酒，欢呼笑乐，痛饮一天。吃完了酒，萧云仙向众百姓道：“我和你们众百姓在此痛饮一天，也是缘法。而今上赖皇恩，下托你们众百姓的力，开垦了这许多田地，也是我姓萧的在这里一番。我如今亲自手种一棵柳树，你们众百姓每人也种一棵，或杂些桃花、杏花，亦可记着今日之事。”众百姓欢声如雷，一个个都在大路上栽了桃、柳。萧云仙同木耐，今

日在这一方，明日又在那一方，一连吃了几十日酒，共栽了几万棵柳树。众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，在城门外共同起盖了一所先农祠，中间供着先农神位，旁边供了萧云仙的长生禄位牌。又寻一个会画的，在墙上画了一个马，画萧云仙纱帽补服，骑在马上，前面画木耐的像，手里拿着一枝红旗，引着马，做劝农的光景。百姓家男男女女，在朔望的日子，往这庙里来焚香点烛跪拜，非止一日。

到次年春天，杨柳发了青，桃花杏花都渐渐开了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，出来游玩。见那绿树阴中，百姓家的小孩子，三五成群的牵着牛，也有倒骑在牛上的，也有横睡在牛背上的，在田旁沟里饮了水，从屋角边慢慢转了过来。萧云仙心里欢喜，向木耐道：“你看这般光景，百姓们的日子有得过了。只是这班小孩子，一个个好模好样，也还觉得聪俊，怎得有个先生教他识字便好。”木耐道：“老爷，你不知道么？前日这先农祠住着一个先生，是江南人。而今想是还在这里，老爷何不去和他商议？”萧云仙道：“这更凑巧了。”便打马到祠内会那先生。

进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。萧云仙道：“闻得先生贵处是江南，因甚到这边外地方？请问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沈，敝处常州。因向年有个亲戚在青枫做生意，所以来看他。不想遭了兵乱，流落在这里五六年，不得回去。近日闻得朝里萧老先生在这里筑城、开水利，所以到这里来看看。老先生尊姓？贵衙门是哪里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小弟便是萧云仙，在此开水利的。”那先生起身重新行礼，道：“老先生便是当今的班定远，晚生不胜敬服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先生既在这城里，我

就是主人，请到我公廨里去住。”便叫两个百姓来搬了沈先生的行李，叫木耐牵着马，萧云仙携了沈先生的手，同到公廨里来。备酒饭款待沈先生，说起要请他教书的话，先生应允了。萧云仙又道：“只得先生一位，教不来。”便将带来驻防的二三千多兵内，拣那认得字多的兵选了十个，托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书理。开了十个学堂，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，读到两年多，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题、破承、起讲。但凡做得来，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，以示优待，这些人也知道读书是体面事了。

萧云仙城工已竣，报上文书去，把这文书就叫木耐赍去。木耐见了少保，少保问他些情节，赏他一个外委把总做去了。少保据着萧云仙的详文，咨明兵部。工部核算：

萧采承办青枫城城工一案，该抚题销本内：砖、灰、工匠，共开销银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两一钱二分一厘五毫。查该地水草附近，烧造砖灰甚便，新集流民，充当工役者甚多，不便听其任意浮开。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，在于该员名下着追。查该员系四川成都府人，应行文该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可也。奉旨依议。

萧云仙看了邸抄，接了上司行来的公文，只得打点收拾行李，回成都府。比及到家，他父亲已卧病在床，不能起来。萧云仙到床面前请了父亲的安，诉说军前这些始末缘由。说过，又磕下头去，伏着不肯起来。萧昊轩道：“这些事，你都不曾做错，为什么不起来？”萧云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减追赔一案说了，又道：“儿子不能挣得一丝半粟孝敬父亲，倒要破费了父亲的产业，实在不可自比于人，心里愧恨之极！”

萧吴轩道：“这是朝廷功令，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，何必气恼？我的产业，攒凑拢来，大约还有七千金。你一总呈出归公便了。”萧云仙哭着应诺了。看见父亲病重，他衣不解带伏伺十余日，眼见得是不济事。萧云仙哭着问：“父亲可有什么遗言？”萧吴轩道：“你这话又呆气了。我在一日，是我的事；我死后，就都是你的事了。总之，为人以忠孝为本，其余都是末事。”说毕，瞑目而逝。

萧云仙呼天抢地，尽哀尽礼，治办丧事十分尽心。却自己叹息道：“人说‘塞翁失马，未知是福是祸’。前日要不为追赔，断断也不能回家，父亲送终的事，也再不能自己亲自办。可见这番回家，也不叫做不幸。”丧葬已毕，家产都已赔完了，还少三百多两银子，地方官仍旧紧追。适逢知府因盗案的事降调去了。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抚时提拔的，到任后，知道萧云仙是少保的人，替他虚出了一个完清的结状，叫他先到平少保那里去，再想法来赔补。少保见了萧云仙，慰劳了一番，替他出了一角咨文，送部引见。兵部司官说道：“萧采办理城工一案，无例题补；应请仍于本千总班次，论俸推升守备，俟其得缺之日，带领引见。”

萧云仙又候了五六个月，部里才推升了他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，带领引见。奉旨：“着往新任。”萧云仙领了札付出京，走东路来南京。过了朱龙桥，到了广武卫地方，晚间住在店里，正是严冬时分。约有二更尽鼓，店家吆喝道：“客人们起来！木总爷来查夜！”众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铺上。只见四五个兵，打着灯笼，照着那总爷进来，逐名查了。萧云仙看见那总爷原来就是木耐。木耐见了萧云仙，喜出望外，叩请

了安，忙将萧云仙请进衙署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萧云仙便要起行，木耐留住道：“老爷且宽住一日，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，今日且到广武山阮公祠游玩游玩，卑弁尽个地主之谊。”萧云仙应允了。木耐叫备两匹马，同萧云仙骑着，又叫一个兵，备了几样肴馔和一尊酒，一径来到广武山阮公祠内。道士接进去，请到后面楼上坐下。道士不敢来陪，随即送上茶来。木耐随手开了六扇窗格，正对着广武山侧面。看那山上，树木凋败，又被北风吹得凛凛冽冽的光景，天上便飘下雪花来。萧云仙看了，向着木耐说道：“我两人当日在青枫城的时候，这样的雪不知经过了多少，那时倒也不见得苦楚；如今见了这几点雪，倒觉得寒冷得紧。”木耐道：“想起那两位都督大老爷，此时貂裘向火，不知怎么样快活哩！”说着，吃完了酒，萧云仙起来闲步。楼右边一个小阁子，墙上嵌着许多名人题咏，萧云仙都看完了，内中一首，题目写着《广武山怀古》，读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风。萧云仙读了又读，读过几遍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木耐在旁，不解其意。萧云仙又看了后面一行写着：“白门武书正字氏稿。”看罢，记在心里。当下收拾回到衙署，又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晴，萧云仙辞别木耐要行。木耐亲自送过大柳驿，方才回去。

萧云仙从浦口过江，进了京城，验了札付，到了任，查点了运丁，看验了船只，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。那日，便问运丁道：“你们可晓得这里有一个姓武、名书、号正字的是个什么人？”旗丁道：“小的却不知道。老爷问他却为什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我在广武卫看见他的诗，急于要会他。”旗丁道：“既是做诗的人，小的向国子监一问便知了。”萧云仙道：“你

快些去问。”旗丁次日来回复道：“国子监问过来了。门上说，监里有个武相公，叫做武书，是个上斋的监生，就在花牌楼住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快叫人伺候，不打执事，我就去拜他。”当下一直到花牌楼，一个坐东朝西的门楼，投进帖去，武书出来会了。萧云仙道：“小弟是一个武夫，新到贵处，仰慕贤人君子。前日在广武山壁上，奉读老先生怀古佳作，所以特来拜谒。”武书道：“小弟那诗，也是一时有感之作，不想有污尊目。”当下捧出茶来吃了。武书道：“老先生自广武而来，想必自京师部选的了？”萧云仙道：“不瞒老先生，说起来话长。小弟自从青枫城出征之后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项，方才赔偿清了，照千总推升的例，选在这江淮卫。却喜得会见老先生，凡事要求指教。改日还有事奉商。”武书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萧云仙说罢，起身去了。

武书送出大门，看见监里斋夫飞跑了来，说道：“大堂虞老爷立候相公说话。”武书走去见虞博士。虞博士道：“年兄，令堂旌表的事，部里为报在后面，驳了三回，如今才准了。牌坊银子在司里，年兄可作速领去。”武书谢了出来。次日，带了帖子去回拜萧守备，萧云仙迎入川堂，作揖奉坐。武书道：“昨日枉驾后，多慢！拙作过蒙称许，心切不安。还有些拙刻带在这边，还求指教。”因在袖内拿出一卷诗来。萧云仙接着，看了数首，赞叹不已。随请到书房里坐了，摆上饭来。

吃过，萧云仙拿出一个卷子递与武书，道：“这是小弟半生事迹，专求老先生大笔，或做一篇文，或做几首诗，以垂不朽。”武书接过来放在桌上，打开着时，前面写道“西征小纪”四个字。中间三幅图：第一幅是“椅儿山破敌”，第二幅

是“青枫取城”，第三幅是“春郊劝农”。每幅下面都有逐细的纪略。武书看完了，叹惜道：“飞将军数奇，古今来大概如此。老先生这样功劳，至今还屈在卑位！这做诗的事，小弟自是领教。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，限于资格，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。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，各家文集里传留下来，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愫。”萧云仙道：“这个也不敢当。但得老先生大笔，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。”武书道：“这个不然。卷子我且带了回去，这边有几位大名家，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，若是见了老先生这一番事业，料想乐于题咏的。容小弟将此卷传了去看看。”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的相知，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谒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萧云仙拿了一张红帖子，要武书开名字去拜。武书便开出：虞博士果行，迟均衡山，庄征君绍光，杜仪少卿。俱写了住处递与，萧云仙带了卷子，告辞去了。

萧云仙次日拜了各位，各位都回拜了。随奉粮道文书，押运赴淮。萧云仙上船，到了扬州，在钞关上挤马头。正挤得热闹，只见后面挤上一只船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萧老先生！怎么在这里？”萧云仙回头一看，说道：“呵呀，原来是沈先生！你几时回来的？”忙叫拢了船。那沈先生跳上船来。萧云仙道：“向在青枫城一别，至今数年。是几时回南来的？”沈先生道：“自蒙老先生青目，教了两年书，积下些修金，回到家乡，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，此时送她上门去。”萧云仙道：“令爱恭喜，少贺！”因叫跟随的人封了一两银子，送过来做贺礼。说道：“我今番押运北上，不敢停泊。将来回到敝署，再请先生相会吧。”作别开船去了。

这先生领着他女儿琼枝，岸上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，自己押了行李，到了缺口门，落在大丰旗下店里。那里伙计接着，通报了宋盐商。那盐商宋为富打发家人来吩咐道：“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里去，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，叫帐房置酒款待。”沈先生听了这话，向女儿琼枝道：“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权且住下，待他择吉过门，怎么这等大模大样？看来这等光景，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。这头亲事，还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儿，你也须自己主张。”沈琼枝道：“爹爹，你请放心。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，得他身价，为什么肯去伏低做小！他既如此排场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，倒反被外人议论。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，看他怎模样看待我。”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言语，看着她装饰起来。头上戴了冠子，身上穿了大红外盖，拜辞了父亲，上了轿。那家人跟着轿子，一直来到河下，进了大门。

几个小老妈抱着小官，在大墙门口同看门的管家说笑话，看见轿子进来，问道：“可是沈新娘来了？请下了轿，走水巷里进去。”沈琼枝听见，也不言语，下了轿，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，说道：“请你家老爷出来！我常州姓沈的，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！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张灯结彩，择吉过门？把我悄悄的抬了来，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？我且不问他要别的，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，我就没的说了！”老妈同家人都吓了一跳，甚觉诧异，慌忙走到后边报与老爷知道。

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，听了这一篇话，红着脸道：“我们总商人人家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，都像这般

淘气起来，这日子还过得？她走了来，不怕她飞到哪里去！”踌躇一会，叫过一个丫环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说：‘老爷今日不在，新娘权且进房去。有什么话，等老爷来家再说。’”丫环来说了，沈琼枝心里想着：“坐在这里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随她进去。”便跟着丫头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里进去，三间楠木厅，一个大院落，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，串入一个花园内。竹树交加，亭台轩敞，一个极宽的金鱼池，池子旁边，都是朱红栏杆，夹着一带走廊。走到廊尽头处，一个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门。走将进去，便是三间屋，一间做房，铺设得齐齐整整，独自一个院落。妈子送了茶来。沈琼枝吃着，心里暗说道：“这样极幽的所在，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，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。”那丫环回去回复宋为富道：“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，只是样子觉得惫赖，不是个好惹的。”

过了一宿，宋为富叫管家到下店里，吩咐帐房中兑出五百两银子送与沈老爷，叫他且回府，着姑娘在这里，想没的话说。沈先生听了这话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妾，这还了得！”一径走到江都县喊了一状。那知县看了呈子，说道：“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怎么肯把女儿与人做妾？盐商豪横一至于此！”将呈词收了。宋家晓得这事，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个诉呈，打通了关节。次日，呈子批出来，批道：

沈大年既系将女琼枝许配宋为富为正室，何至自行私送上门？显系做妾可知。架词混渎，不准。  
那诉呈上批道：“已批示沈大年词内矣。”

沈大年又补了一张呈子。知县大怒，说他是刁健讼棍，一张批，两个差人，押解他回常州去了。

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，不见消息，想道：“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，再来和我歪缠。不如走离了他家，再作道理。”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、真珠首饰，打了一个包袱，穿了七条裙子，扮做小老妈的模样，买通了那丫环，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，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。那船是有家眷的。沈琼枝上了船，自心里想道：“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，恐惹故乡人家耻笑。”细想：“南京是个好地方，有多少名人在那里，我又会做两句诗，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？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。”立定主意，到仪征换了江船，一直往南京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卖诗女士，反为逋逃之流；科举儒生，且作风流之客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

话说南京城里，每年四月半后，秦淮景致，渐渐好了。那外江的船，都下掉了楼子，换上凉篷，撑了进来。船舱中间，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，桌上摆着宜兴沙壶，极细的成窑、宣窑的杯子，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。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，就是走路的人，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，在船上煨了吃，慢慢而行。到天色晚了，每船两盏明角灯，一来一往，映着河里，上下明亮。自文德桥至利涉桥、东水关，夜夜笙歌不绝。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。那水花直站在河里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。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。

国子监的武书，是四月尽间生辰。他家中穷，请不起客；杜少卿备了一席果碟，沽几斤酒，叫了一只小凉篷船，和武书在河里游游。清早请了武书来，在河房里吃了饭，开了水门，同下了船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我和你先到冷淡处走走。”叫船家一路荡到进香河，又荡了回来，慢慢吃酒。吃到下午时候，两人都微微醉了。荡到利涉桥，上岸走走，见码头上贴着一个招牌，上写道：

毗陵女士沈琼枝，精工顾绣，写扇作诗。寓王府塘

手帕巷内。赐顾者幸认“毗陵沈”招牌便是。

武书看了，大笑道：“杜先生，你看南京城里偏有许多奇事！”

这些地方，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。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，却挂起一个招牌来，岂不可笑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样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？且到船上去煨茶吃。”便同下了船，不吃酒了，煨起上好的茶来，二人吃着闲谈。

过了一会，回头看见一轮明月升上来，照得满船雪亮，船就一直荡上去。到了月牙池，见许多游船在那里放花炮，内有一只大船，挂着四盏明角灯，铺着凉簟子，在船上中间摆了一席。上面坐着两个客：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白纱直裰，脚下凉鞋，黄瘦面庞，清清疏疏三绺白须；横头坐着一个少年，白净面皮，微微几根胡子，眼张失落，在船上两边看女人。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，杜少卿同武书认得那两个客，一个是卢信侯，一个是庄绍光，却认不得那两个人。庄绍光看见二人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少卿兄，你请过来坐。”杜少卿同武书上了大船。主人和二位见礼，便问：“尊姓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此位是天长杜少卿兄。此位是武正字兄。”那主人道：“天长杜先生，当初有一位做赣州太守的，可是贵本家？”杜少卿惊道：“这便是先君。”那主人道：“我四十年前，与尊大人终日相聚。叙祖亲，尊翁还是我的表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莫不是庄濯江表叔么？”那主人道：“岂敢，我便是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当年年幼，不曾会过。今幸会见表叔，失敬了！”重新同庄濯江叙了礼。武书问庄绍光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贵族？”庄绍君笑道：“这还是舍侄，却是先君受业的弟子。我也和他相别了四十年。近日才从淮扬来。”武书又问：“此位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便是小儿。”也过来见了礼，齐坐下。

庄濯江叫重新拿上新鲜酒来，奉与诸位吃。庄濯江就问：“少卿兄几时来的，寓在哪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。尊居现在这河房里。”庄濯江惊道：“尊府大家，

园亭花木，甲于江北，为什么肯搬在这里？”庄绍光便把少卿豪举，而今黄金已随手而尽，略说了几句。庄濯江不胜叹息，说道：“还记得十七八年前，我在湖广，乌衣韦四先生寄了一封书子与我，说他酒量越发大了，二十年来，竟不得一回恹醉，只有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，醉了一夜，心里快畅得紧，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诉我。我彼时不知府上是哪一位做主人，今日说起来，想必是少卿兄无疑了。”武书道：“除了他，谁人肯做这一个雅东？”杜少卿道：“韦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是我髫年的相与了。尊大人少时，无人不敬仰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；我至今想起，形容笑貌，还如在目前。”卢信侯又同武书谈到泰伯祠大祭的事。庄濯江拍膝嗟叹道：“这样盛典，可惜来迟了，不得躬逢其盛。我将来也要怎的寻一件大事，屈诸位先生大家会一会，我就有趣了。”当下四五人谈心话旧，一直饮到半夜。在杜少卿河房前，见那河里灯火阑珊，笙歌渐歇，耳边忽听得玉箫一声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各自分手吧！”武书也上了岸去。

庄濯江虽年老，事庄绍光极是有礼。当下杜少卿在河房前过，上去回家。庄濯江在船上一路送庄绍光到北门桥，还自己同上岸，家人打灯笼，同卢信侯送到庄绍光家，方才回去。庄绍光留卢信侯住了一夜，次日，依旧同往湖园去了。庄濯江次日写了“庄洁率子非熊”的帖子，来拜杜少卿。杜少卿到莲花桥来回拜，留着谈了一日。

杜少卿又在后湖会着庄绍光。庄绍光道：“我这舍侄，亦非等闲之人。他四十年前，在泗州同人合本开典当，那合本的人穷了，他就把他自己经营的两万金和典当，拱手让了那人，自己一肩行李，跨一个疲驴，出了泗州城。这十数年来，往来楚越，转徙经营，又自致数万金，才置了产业，南京来

住。平日极是好友敦伦，替他尊人治丧，不曾要同胞兄弟出过一个钱，俱是他一人独任；多少老朋友死了无所归的，他就殡葬他。又极遵先君当年的教训，最是敬重文人，流连古迹。现今拿着三四千银子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庙。等他修成了，少卿，也约衡山兄来替他做一个大祭。”杜少卿听了，心里欢喜。说罢，辞别去了。

转眼长夏已过，又是新秋，清风戒寒，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。满城的人都叫了船，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，铺设经坛，从西水关起，一路施食到进香河。十里之内，降真香烧得有如烟雾溟蒙。那鼓钹梵呗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到晚，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，点起来浮在水面上。又有极大的法船，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，超度这些孤魂升天，把一个南京秦淮河，变做西域天竺国。到七月二十九日，清凉山地藏胜会——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，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，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，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，就欢喜这些人好善，就肯保佑人。所以这一夜，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，两枝通宵风烛，一座香斗，从大中桥到清凉山，一条街有七八里路，点得像一条银龙，一夜的亮，香烟不绝，大风也吹不熄。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。

沈琼枝住在王府塘房子里，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回来。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挂了招牌，也有来求诗的，也有来买斗方的，也有来托刺绣的。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、两传三的来物色，非止一日。这一日烧香回来，人见她是下路打扮，跟了她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。庄非熊却也顺路跟在后面，看见她走到王府塘那边去了。庄非熊心里有些疑惑，次日来到杜少卿家，说：“这沈琼枝在王府塘，有恶少们去说混话，她

就要怒骂起来。此人来路甚奇，少卿兄何不去看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听见这话，此时多失意之人，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？我正要去问她。”当下，便留庄非熊在河房看新月。又请了两个客来，一个是迟衡山，一个是武书。庄非熊见了，说些闲话，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。杜少卿道：“无论她是怎样，果真能做诗文，这也就难得了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！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，还哪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？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。她能做不能做，不必管她。”武书道：“这个却奇。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，又无同伴，靠卖诗文过日子，恐怕世上断无此理。只恐其中有什么情由。她既然会做诗，我们便邀了她来做做看。”说着，吃了晚饭，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，渐渐的照过桥来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方才所说，今日已迟了，明日在舍间早饭后，同去走走。”武书应诺，同迟衡山、庄非熊都别去了。

次日，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，早饭后，同到王府塘来。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，门首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。杜少卿同武书上前一看，里边便是一个十八九岁妇人，梳着下路络髻，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，在里面吱吱喳喳的嚷。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听，才晓得是人来买绣香囊，地方上几个喇子想来拿讹头，却无实迹，倒被她骂了一场。两人听得明白，方才进去。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，也就渐渐散了。

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，连忙接着，拜了万福。坐定，彼此谈了几句闲话。武书道：“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。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，所以来请教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我在南京半年多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，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，两样人皆不足与言。今见二位先生，既无狎玩我的意思，又无疑猜我的心肠。我平日听见家父说：

‘南京名士甚多，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。’这句话不错了。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，还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内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到府拜谒夫人，好将心事细说。”杜少卿应诺，同武书先别了出来。武书对杜少卿说道：“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。若说她是个邪货，她却不带淫气；若是说她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，她却又不带贱气。看她虽是个女流，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。她那般轻倩的装饰，虽则觉得柔媚，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、搬、冲的。论此时的风气，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。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。等她来时盘问盘问她，看我的眼力如何。”

说着，已回到杜少卿家门首，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。杜少卿道：“姚奶奶，你来得正好。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，你就在这里看看。”让武正字到河房里坐着，同姚奶奶进去，和娘子说了。少刻，沈琼枝坐了轿子，到门首下了进来。杜少卿迎进内室，娘子接着，见过礼，坐下奉茶。沈琼枝上首，杜娘子主位，姚奶奶在下面陪着，杜少卿坐在窗榻前。彼此叙了寒暄。杜娘子问道：“沈姑娘，看你如此青年，独自一个在客边，可有个同伴的？家里可还有尊人在堂？可曾许字过人家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家父历年在外坐馆，先母已经去世。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黹，因来到这南京大邦去处，借此糊口。适承杜先生相顾，相约到府，又承夫人一见如故，真是天涯知己了。”姚奶奶道：“沈姑娘出奇的针黹。昨日我在对门葛来官家，看见她相公娘买了一幅绣的‘观音送子’，说是买得姑娘的，真个画儿也没有那画得好！”沈琼枝道：“胡乱做做罢了，见笑得紧。”须臾，姚奶奶走出房门外去。沈琼枝在杜娘面前，双膝跪下。娘子大惊，扶了起来，沈琼枝便

把盐商骗她做妾，她拐了东西逃走的话说了一遍：“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，还要追踪而来。夫人可能救我？”杜少卿道：“盐商富贵奢华，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；你一个弱女子，视如土芥，这就可敬得极了！但他必要追踪，你这祸事不远。却也无甚大害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进来请少卿：“武爷有话要说。”杜少卿走到河房里，只见两个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门口，像是两个差人。少卿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怎么直到这里边来？”武书接应道：“是我叫进来的。奇怪！如今县里据着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，说她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妾。我的眼色如何？”少卿道：“此刻却在我家。我家与她拿了去，就像是我家指使的；传到扬州去，又像我家藏留她。她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，这个倒有些不妥帖。”武正字道：“小弟先叫差人进来，正为此事。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赏差人些微银子，叫她仍旧到王府塘去；等她自己回去，再做道理拿她。”少卿依着武书，赏了差人四钱银子，差人不敢违拗，去了。少卿复身进去，将这一番话向沈琼枝说了。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。沈琼枝起身道：“这个不妨。差人在哪里？我便同他一路去。”少卿道：“差人我已叫他去了，你且用了便饭。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，等他写完。”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，自己走到河房里捡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，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，又称了四两银子，封做程仪，叫小厮交与娘子，送与沈琼枝收了。

沈琼枝告辞出门，上了轿，一直回到手帕巷。那两个差人已在门口，拦住说道：“还是原轿子抬了走？还是下来同我们走？进去是不必的了！”沈琼枝道：“你们是都堂衙门的？是巡按衙门的？我又不犯法，又不打钦案的官司，哪里有个拦

门不许进去的理！你们这般大惊小怪，只好吓那乡里人！”说着，下了轿，慢慢的走了进去。两个差人倒有些让她。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，出来叫：“轿夫，你抬我到县里去！”轿夫正要添钱，差人忙说道：“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，我们清早起，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，留你脸面，等你轿子回来。你就是女人，难道是茶也不吃的？”沈琼枝见差人想钱，也只不理，添了二十四个轿钱，一直就抬到县里来。

差人没奈何，走到宅门上回禀道：“拿的那个沈氏到了。”知县听说，便叫带到三堂回话。带了进来，知县看她容貌不差，问道：“既是女流，为什么不守闺范，私自逃出，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，潜踪在本县地方做什么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，我父亲和他涉了讼。他买嘱知县，将我父亲断输了，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。况且我虽然不才，也颇知文墨，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？故此逃了出来。这是真的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这些事，自有江都县问你，我也不管。你既会文墨，可能当面做诗一首？”沈琼枝道：“请随意命一个题，原可以求教的。”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，说道：“就以此为题。”沈琼枝不慌不忙，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，又快又好。知县看了赏鉴，随叫两个原差到她下处取了行李来，当堂查点。翻到她头面盒子里，一包碎散银子，一个封袋上写着“程仪”，一本书，一个诗卷。知县看了，知道她也和本地名士倡和。签了一张批，备了一角关文，吩咐原差道：“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，一路须要小心，不许多事，领了回批来缴。”那知县与江都县同年相好，就密密的写了一封书，装入关文内，托他开释此女，断还伊父，另行择婿。此是后事不题。

当下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，雇轿子抬到汉西门外，

上了仪征的船。差人的行李放在船头上锁伏板下安歇。沈琼枝搭在中舱，正坐下，凉篷小船上又荡了两个堂客来搭船，一同进到官舱。沈琼枝看那两个妇人时，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，一个十七八岁，乔素打扮，做张做致的。跟着一个汉子，酒糟的一副面孔，一顶破毡帽坎齐眉毛，挑过一担行李来，也送到中舱里。两妇人同沈琼枝一块儿坐下，问道：“姑娘是到哪里去的？”沈琼枝道：“我是扬州，和二位想也同路。”中年的妇人道：“我们不到扬州，仪征就上岸了。”过了一会，船家来称船钱。两个差人啐了一口，拿出批来道：“你看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办公事的人，不问你要贴钱就够了，还来问我们要钱！”船家不敢言语，向别人称完了，开船到了燕子矶。一夜西南风，清早到了黄泥滩。差人问沈琼枝要钱，沈琼枝道：“我昨日听得明白，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。”差人道：“沈姑娘，你也太拿老了！叫我们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都像你这一毛不拔，我们喝西北风！”沈琼枝听了，说道：“我便不给你钱，你敢怎么样！”走出船舱，跳上岸去，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，竟要自己走了去。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，赶着扯她，被她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。爬起来，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。吵得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汉子做好做歹，雇了一乘轿子，两个差人跟着去了。

那汉子带着两个妇人，过了头道闸，一直到丰家巷来，靛面迎着王义安，叫道：“细姑娘同顺姑娘来了，李老四也亲自送了来。南京水西门近来生意如何？”李老四道：“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‘三嘴行’的挤坏了，所以来投奔老爹。”王义安道：“这样甚好。我这里正少两个姑娘。”当下带着两个婊子回到家里，一进门来，上面三间草房，都用芦席隔着，后面就是厨房。厨房里一个人在那里洗手，看见这两个婊子进来，

欢喜得要命的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烟花窟里，惟凭行势夸官；笔墨丛中，偏去眠花醉柳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

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，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：“六老爷，你请过来，看看这两位新姑娘。”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，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，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，一副大黑麻脸，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。洗起手来，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，又不像文，又不像武。

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两个婊子上前叫声：“六老爷！”歪着头，扭着屁股，一只手扯着衣服衿，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。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：“好，我的乖乖姐姐！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，就是你的造化了！”王义安道：“六老爷说得是。姑娘们到这里，全靠六老爷照顾。请六老爷坐，拿茶来敬六老爷。”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，把两个姑娘拉着，一边一个，同在板凳上坐着。自己扯开裤脚子，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，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。吃过了茶，拿出一袋子槟榔来，放在嘴里乱嚼。嚼得滓滓渣渣，淌出来，满胡子，满嘴唇，左边一擦，右边一偎，都偎擦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。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，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。

王义安才接过茶杯，站着问道：“大老爷这些时边上可有信来？”汤六老爷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前日还打发人来，在南京

做了二十首大红缎子绣龙的旗，一首大黄缎子的坐纛。说是这一个月就要进京。到九月霜降祭旗，万岁爷做大将军，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。两人并排在一个毡条上站着磕头。磕过了头，就做总督。”正说着，捞毛的叫了王义安出去，悄悄说了一会话。王义安进来道：“六老爷在上，方才有个外京客要来会会细姑娘，看见六老爷在这里，不敢进来。”六老爷道：“这何妨！请他进来不是，我就同他吃酒。”当下王义安领了那人进来，一个少年生意人。

那嫖客进来坐下，王义安就叫他称出几钱银子来，买了一盘子驴肉、一盘子煎鱼、十来筛酒。因汤六老爷是教门人，买了二三十个鸡蛋，煮了出来。点上一个灯挂。六老爷首席，那嫖客对坐。六老爷叫细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，细姑娘撒娇撒痴定要同六老爷坐。四人坐定，斟上酒来，六老爷要猜拳，输家吃酒赢家唱。六老爷赢了一拳，自己哑着喉咙唱了一个《寄生草》，便是细姑娘和那嫖客猜。细姑娘赢了，六老爷叫斟上酒，听细姑娘唱。细姑娘别转脸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拿筷子在桌上催着敲，细姑娘只是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道：“我这脸是帘子做的，要卷上去就卷上去，要放下来就放下来！我要细姑娘唱一个，偏要你唱！”王义安又走进来帮着催促，细姑娘只得唱了几句。唱完，王义安道：“王老爷来了。”那巡街的王把总进来，见是汤六老爷，才不言语。婊子磕了头，一同入席吃酒，又添了五六筛。直到四更时分，大老爷府里小狗子拿着“都督府”的灯笼，说：“府里请六爷。”六老爷同王老爷方才去了。嫖客进了房，端水的来要水钱，捞毛的来要花钱。又闹了一会，婊子又通头、洗脸、刷屁股。比及

上床，已鸡叫了。

次日，六老爷绝早来说，要在这里摆酒，替两位公子饯行，往南京恭喜去。王义安听见汤大老爷府里两位公子来，喜从天降，忙问：“六老爷，是即刻就来，是晚上才来？”六老爷在腰里摸出一封低银子，称称五钱六分重，递与王义安，叫去备一个七簋两点的席：“若是办不来，再到我这里找。”王义安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只要六老爷别的事上多挑她姐儿们几回就是了。这一席酒，我们效六老爷的劳。何况又是请府里大爷、二爷的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我的乖乖，这就是在行的话了。只要你这姐儿们有福，若和大爷、二爷相厚起来，他府里差什么？黄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圆的是珍珠，放光的是宝！我们大爷、二爷，你只要找得着性情，就是捞毛的、烧火的，他也大把的银子掏出来赏你们。”李四在旁听了，也着实高兴。吩咐已毕，六老爷去了。这里七手八脚整治酒席。

到下午时分，六老爷同大爷、二爷来。头戴恩荫巾，一个穿大红酒线直裰，一个穿藕合洒线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。带着四个小厮，大青天白日，提着两对灯笼：一对上写道“都督府”，一对写着“南京乡试”。大爷、二爷进来，上面坐下。两个婊子双双磕了头。六老爷站在旁边。大爷道：“六哥，现成板凳，你坐着不是？”六老爷道：“正是。要禀过大爷、二爷：两个姑娘要赏她一个坐？”二爷道：“怎么不坐？叫她坐了。”两个婊子，轻轻试试，扭头折颈，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拿汗巾子掩着嘴笑。大爷问：“两个姑娘今年尊庚？”六老爷代答道：“一位十七岁，一位十九岁。”王义安捧上茶来，两个婊子亲手接了两杯茶，拿汗巾揩干了杯子上一转的水渍，走

上去奉与大爷、二爷。大爷、二爷接茶在手，吃着。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几时恭喜起身？”大爷道：“只在明日就要走。现今主考已是将到京了，我们怎还不去？”六老爷和大爷说着话，二爷趁空把细姑娘拉在一条板凳上坐着，同她捏手捏脚，亲热了一回。

少刻就排上酒来。叫的教门厨子，备的教门席，都是些燕窝、鸭子、鸡、鱼。六老爷自己捧着酒奉大爷、二爷上坐，六老爷下陪，两个婊子打横。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来。六老爷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。吃了一会酒，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这一到京，就要进场了？初八日五更鼓先点太平府，点到我们扬州府怕不要晚？”大爷道：“哪里就点太平府！贡院前先放三个炮，把栅栏子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大门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龙门开了。共放九个大炮。”二爷道：“他这个炮还没有我们老人家辕门的炮大。”大爷道：“略小些，也差不多。放过了炮，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。应天府尹大人戴着幞头，穿着蟒袍，行过了礼，立起身来，把两把遮阳遮着脸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，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。放开遮阳，大人又行过了礼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，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。”六老爷吓得吐舌道：“原来要请这些神道菩萨进来！可见是件大事！”顺姑娘道：“他里头有这些菩萨坐着，亏大爷、二爷好大胆还敢进去！若是我们，就杀了也不敢进去。”六老爷正色道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也是天上的文曲星，怎比得你姑娘们！”

大爷道：“请过了文昌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，书办就跪请

各举子的功德父母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怎的叫做功德父母？”二爷道：“功德父母，是人家中过进士做过官的祖宗，方才请了进来。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，请他进来做什么呢？”大爷道：“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，底下还有一首黑旗。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蹲着，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蹲着。到这时候，大人上了公座坐了。书办点道：‘恩鬼进，怨鬼进。’两边齐烧纸钱，只见一阵阴风，飒飒的响，滚了进来，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”顺姑娘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可见人要做好人，到这时候就见出分晓来了！”六老爷道：“像我们大老爷在边上积了多少功德，活了多少人命，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！一枝红旗，哪里蹲得下？”大爷道：“幸亏六哥不进场；若是六哥要进场，生生的就要给怨鬼拉了去！”六老爷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大爷道：“像前科我宜兴严世兄，是个饱学秀才，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，高声朗诵，忽然一阵微微的风，把蜡烛头吹得乱摇，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来，严世兄定睛一看，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。严世兄道：‘你已经死了，怎么来在这里？’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。严世兄急了，把号板一拍，那砚台就翻过来，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，把卷子黑了一大块，婊子就不见了。严世兄叹息道：‘也是我命该如此！’可怜下着大雨，就交了卷。冒着雨出来，在下处害了三天病。我去看他，他告诉我如此。我说：‘你当初不知怎样作践了这人，她所以来寻你。’六哥，你生平作践了多少人？你说这大场进得进不得？”两个姑娘拍手笑道：“六老爷好作践的是我们，他若进场，我两个人就是他的怨鬼！”吃了一会，六老爷哑着喉咙唱了一个小曲；大爷、二爷拍着腿，也唱了

一个；婊子唱是不消说。闹到三更鼓，打着灯笼回去了。

次日，叫了一只大船上南京。六老爷也送上船，回去了。大爷、二爷在船上闲谈着进场的热闹处。二爷道：“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？”大爷道：“我猜没有别的，去年老人家在贵州征服了一洞苗子，一定是这个表题。”二爷道：“这表题要在贵州出。”大爷道：“如此只得求贤、免钱粮两个题，其余没有了。”一路说着，就到了南京。管家尤胡子接着，把行李搬到钓鱼巷住下。大爷、二爷走进了门，转过二层厅后，一个旁门进去，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，收拾得倒也清爽。两人坐定，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，也有朱红的栏杆，也有绿油的窗櫺，也有斑竹的帘子，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，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。

太爷、二爷才住下，便催着尤胡子去买两顶新方巾，考篮、铜铤、号顶、门帘、火炉、烛台、烛剪、卷袋，每样两件；赶着到鹫峰寺写卷头、交卷；又料理场食：月饼、蜜橙糕、莲米、圆眼肉、人参、炒米、酱瓜、生姜、板鸭。大爷又和二爷说：“把贵州带来的‘阿魏’带些进去，恐怕在里头写错了字着急。”足足料理了一天，才得停妥。大爷、二爷又自己细细一件件的查点，说道：“功名事大，不可草草！”

到初八早上，把这两顶旧头巾叫两个小子带在头上，抱着篮子到贡院前伺候。一路打从淮清桥过，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，都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、匡超人、马纯上、蘧駪夫选的时文。一直等到晚，仪征学的秀才点完了，才点他们。进了头门，那两个小厮到底不得进去。大爷、二爷自己抱着篮子，背着行李，看见两边芦柴堆火光一直亮

到天上。大爷、二爷坐在地下，解怀脱脚。听见里面高声喊道：“仔细搜检！”大爷、二爷跟了这些人进去，到二门口接卷，进龙门归号。初十日出来，累倒了，每人吃了一只鸭子，眠了一天。三场已毕。到十六日，叫小厮拿了一个“都督府”的溜子，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。

少刻，看茶的到了。他是教门，自己有办席的厨子，不用外雇。戏班子发了箱来，跟着一个拿灯笼的，拿着十几个灯笼，写着“三元班”；随后一个人，后面带着一个二汉，手里拿着一个拜匣。到了寓处门首，向管家说了，传将进去。大爷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个手本，写着：“门下鲍廷玺谨具喜烛双辉，梨园一部，叩贺。”大爷知道他是个领班子的，叫了进来。鲍廷玺见过了大爷、二爷，说道：“门下在这里领了一个小班，专伺候诸位老爷。昨日听见两位老爷要戏，故此特来伺候。”大爷见他为人有趣，留他一同坐着吃饭。过了一会，戏子来了。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、关夫子的纸马，两人磕过头，祭献已毕。大爷、二爷、鲍廷玺共三人，坐了一席。锣鼓响处，开场唱了四出尝汤戏。

天色已晚，点起十几副明角灯来，照耀得满堂雪亮。足足唱到三更鼓，整本已完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这几个小孩子跑的马倒也还看得，叫他跑一出马，替两位老爷醒酒。”那小戏子一个个戴了貂裘，簪了雉羽，穿极新鲜的靠子，跑上场来，串了一个五花八门。大爷、二爷看了大喜。鲍廷玺道：“两位老爷若不见弃，这孩子里面拣两个留在这里伺候。”大爷道：“他们这样小孩子，晓得伺候什么东西！有别的好玩的去处，带我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容易。老爷，这对河就是葛

来官家，他也是我挂名的徒弟，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，都是考过，榜上有名的。老爷明日到水袜巷，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，对门一个黑抢篱里，就是他家了。”二爷道：“他家可有内眷？我也一同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现放着偌大的十二楼，二老爷为什么不去玩耍，倒要到他家去？少不得都是门下来奉陪。”说毕，戏已完了。鲍廷玺辞别去了。

次日，大爷备了八把点铜壶、两瓶山羊血、四端苗锦、六篓贡茶，叫人挑着，一直来到葛来官家。敲开了门，一个大脚三带了进去。前面一进两破三的厅，上头左边一个门，一条小巷子进去，河房倒在贴后。那葛来官身穿着夹纱的玉色长衫子，手里拿着燕翎扇，一双十指尖尖的手，凭在栏杆上乘凉，看见大爷进来，说道：“请坐。老爷是哪里来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昨日鲍师父说，来官你家最好看水，今日特来望望你。还有几色菲人事，你权且收下。”家人挑了进来。来官看了，喜逐颜开，说道：“怎么领老爷这些东西？”忙叫大脚三：“收了进去。你向相公娘说，摆酒出来。”大爷道：“我是教门，不用大荤。”来官道：“有新买的极大的扬州螃蟹，不知老爷用不用？”大爷道：“这是我们本地的东西。我是最欢喜。我家伯伯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，想的要不得，也不得一只吃吃。”来官道：“太老爷是朝里出仕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我家太老爷做着贵州的都督府。我是回来下场的。”说着，摆上酒来。

对着那河里烟雾迷离，两岸人家都点上了灯火，行船的人往来不绝。这葛来官吃了几杯酒，红红的脸，在灯烛影里，擎着那纤纤玉手，只管劝汤大爷吃酒。大爷道：“我酒是够了，倒用杯茶吧。”葛来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壳同果碟都收了去，

揩了桌子，拿出一把紫砂壶，烹了一壶梅片茶。两个正吃到好处，忽听见门外嚷成一片。葛来官走出大门，只见那外科周先生红着脸，腆着肚子，在那里嚷大脚三，说他倒了他家一门口的螃蟹壳子。葛来官才待上前和他讲说，被他劈面一顿臭骂道：“你家住的是‘海市蜃楼’，合该把螃蟹壳倒在你门口，为什么送在我家来？难道你上头两只眼睛也撑大了！”彼此吵闹，还是汤家的管家劝了进去。

刚才坐下，那尤胡子慌忙跑了进来道：“小的哪里不找寻，大爷却在这里！”大爷道：“你为甚事这样慌张？”尤胡子道：“二爷同那个姓鲍的走到东花园鹫峰寺旁边一个人家吃茶，被几个喇子讹着，把衣服都剥掉了！那姓鲍的吓得老早走了。二爷关在他家，不得出来，急得要死！那间壁一个卖花的姚奶奶，说是他家姑老太，把住了门，哪里溜得脱！”大爷听了，慌叫在寓处取了灯笼来，照着走到鹫峰寺间壁。那里几个喇子说：“我们好些时没有大红日子过了，不打他的醮水还打哪个！”汤大爷雄赳赳的分开众人，推开姚奶奶，一拳打掉了门。那二爷看见他哥来，两步做一步，溜出来了。那些喇子还待要拦住他，看见大爷雄赳赳的，又打着“都督府”的灯笼，也就不敢惹他，各自都散了。

两人回到下处。过了二十多天，贡院前蓝单取进墨浆去，知道就要揭晓。过了两日，放出榜来，弟兄两个都没中。坐在下处，足足气了七八天。领出落卷来，汤由三本，汤实三本，都三篇不曾看完。两个人伙着大骂帘官、主考不通。正骂得兴头，贵州衙门的家人到了，递上家信来。两人拆开来看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桂林杏苑，空成魂梦之游；虎斗龙争，又见战征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

话说汤大爷、汤二爷领出落卷来，正在寓处看了气恼，只见家人从贵州镇远府来，递上家信。两人拆开同看，上写道：

……生苗近日颇有蠢动之意，尔等于发榜后，无论中与不中，且来镇署要紧！……

大爷看过，向二爷道：“老人家叫我们到衙门里去。我们且回仪征，收拾收拾，再打算长行。”当下唤尤胡子叫了船，算还了房钱。大爷、二爷坐了轿，小厮们押着行李，出汉西门上船。葛来官听见，买了两只板鸭、几样茶食，到船上送行。大爷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，装着四两银子，相别去了。

当晚开船，次日到家。大爷、二爷先上岸回家。才洗了脸坐下吃茶，门上人进来说：“六爷来了。”只见六老爷后面带着一个人，走了进来，一见面就说道：“听见我们老爷出兵征剿苗子，把苗子平定了，明年朝廷必定开科，大爷、二爷一齐中了。我们老爷封了侯，那一品的荫袭，料想大爷、二爷也不稀罕，就求大爷赏了我，等我戴了纱帽，给细姑娘看看，也好叫她怕我三分！”大爷道：“六哥，你挣一顶纱帽单单去吓细姑娘，又不如去把这纱帽赏与王义安了！”二爷道：“你们只管说话，这个人是谁来的？”那人上来磕头请安，怀里拿出一封书子来，递上来。六老爷道：“他姓臧，名唤臧岐，

天长县人。这书是杜少卿哥哥寄来的，说臧岐为人甚妥帖，荐来给大爷、二爷使唤。”二爷把信拆开，同大爷看，前头写着些请问老伯安好的话，后面说到“臧岐一向在贵州做长随，贵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认得。其人颇可以供使令”等语。大爷看过，向二爷说道：“杜世兄我们也许久不会他了，既是他荐来的人，留下使唤便了。”臧四磕头谢了，下去。

门上人进来禀：“王汉策老爷到了，在厅上要会。”大爷道：“老二，我同六哥吃饭，你去会会他吧。”二爷出去会客，大爷叫摆饭同六老爷吃。吃着，二爷送了客回来。大爷问道：“他来说什么？”二爷道：“他说他东家万雪斋有两船盐，也就在这两日开江，托我们在路上照应照应。”二爷便一同吃饭。吃完了饭，六老爷道：“我今日且去着，明日再来送行。”又道：“二爷若是得空，还到细姑娘那里瞧瞧她去。我先去叫她那里等着。”大爷道：“六哥，你就是个讨债鬼，缠死了人！今日还哪得工夫去看那骚婊子！”六老爷笑着去了。

次日，行里写了一只大江船。尤胡子、臧四同几个小厮，搬行李上船，门枪旗牌，十分热闹。六老爷送到黄泥滩，说了几句分别的话，才叫一个小船荡了回去。

这里放炮开船，一直往上江进发。这日将到大姑塘，风色大作。大爷吩咐急急收了口子，弯了船。那江里白头浪茫茫一片，就如煎盐叠雪的一般。只见两只大盐船被风横扫了，抵在岸边。便有两百只小拨船，岸上来了两百个凶神也似的人，齐声叫道：“盐船搁了浅了！我们快帮他去起拨！”那些人驾了小船，跳在盐船上，不由分说，把他舱里的子儿盐，一包一包的，尽兴搬到小船上。那两百只小船，都装满了，一

个人一把桨，如飞的棹起来，都穿入那小港中，无影无踪的去了。那船上管船的舵工、押船的朝奉，面面相觑，束手无策。望见这边船上打着“贵州总镇都督府”的旗号，知道是汤少爷的船，都过来跪下，哀求道：“小的们是万老爷家两号盐船，被这些强盗生生打劫了，是二位老爷眼见的，求老爷做主搭救！”大爷同二爷道：“我们同你家老爷虽是乡亲，但这失贼的事，该地方官管。你们须是到地方官衙门递呈纸去。”朝奉们无法，只得依言，具了呈纸，到彭泽县去告。

那知县接了呈词，即刻升堂，将舵工、朝奉、水手一千人等，都叫进二堂，问道：“你们盐船为何不开行，停泊在本县地方上是何缘故？那些抢盐的姓甚名谁？平日认得不认得？”舵工道：“小的们的船被风扫到岸边，那港里有两百只小船，几百个凶神，硬把小的船上盐包都搬了去了。”知县听了大怒道：“本县法令严明，地方清肃，哪里有这等事！分明是你这奴才揽载了商人的盐斤，在路伙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赌花消，沿途偷卖了，借此为由，希图抵赖。你到了本县案下，还不实说么？”不由分说，撒下一把签来，两边如狼如虎的公人，把舵工拖翻，二十毛板，打得皮开肉绽。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：“你一定是知情伙赖，快快向我实说！”说道，那手又去摸着签筒。可怜这朝奉是花月丛中长大的，近年有了几茎胡子，主人才差他出来押船，娇皮嫩肉，何曾见过这样官刑。今番见了，屁滚尿流，凭着官叫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哪里还敢顶一句？当下磕头如捣蒜，只求饶命。知县又把水手们嚷骂一番，要将一千人寄监，明日再审。朝奉慌了，急急叫了一个水手，托他到汤少爷船上求他说人情。汤大爷叫臧岐拿了

帖子上来拜上知县，说：“万家的家人，原是自不小心，失去的盐斤，也还有限。老爷已经责处过管船的，叫他下次小心，宽恕他们吧。”知县听了这话，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爷，说：“晓得，遵命了。”又坐堂叫齐一千人等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本该将你们解回江都县照数追赔，这是本县开恩，恕你初犯。”扯个淡，一齐赶了出来。朝奉带着舵工到汤少爷船上磕头，谢了说情的恩，捻着鼻子回船去了。

次日，风定开船，又行了几程。大爷、二爷由水登陆，到了镇远府，打发尤胡子先往衙门通报。大爷、二爷随后进署。这日正陪着客，请的就是镇远府太守。这太守姓雷，名骥，字康锡，进士出身，年纪六十多岁，是个老科目，大兴县人，由部郎升了出来，在镇远有五六年，苗情最为熟习。雷太守在汤镇台西厅上吃过了饭，拿上茶来吃着。谈到苗子的事，雷太守道：“我们这里生苗、熟苗两种。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，从来也不敢多事；只有生苗容易会闹起来。那大石崖、金狗洞一带的苗子，尤其可恶！前日长官司田德稟了上来说：‘生员冯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别庄燕捉去，不肯放还。若是要他放还，须送他五百两银子做赎身的身价。’大老爷，你议议这件事该怎么一个办法？”汤镇台道：“冯君瑞是我内地生员，关系朝廷体统，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赎身的价银来？目无王法已极！此事并没有第二议，惟有带了兵马，到他洞里把逆苗尽行剿灭了，捉回冯君瑞，交与地方官，究出起衅情由，再行治罪。舍此还有别的什么办法？”雷太守道：“大老爷此议，原是正办；但是何苦为了冯君瑞一个人兴师动众？愚见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里宣谕苗酋，叫他好好送出冯君瑞，这事也

就可以罢了。”汤镇台道：“太老爷，你这话就差了。譬如田土司到洞里去，那逆苗又把他留下，要一千两银子取赎；甚而太老爷亲自去宣谕，他又把太老爷留下，要一万银子取赎，这事将如何办法？况且朝廷每年费百十万钱粮，养活这些兵丁、将、备，所司何事？既然怕兴师动众，不如不养活这些闲人了！”几句就同雷太守说戢了。雷太守道：“也罢，我们将此事叙一个简明的稟帖，稟明上台，看上台如何批下来，我们遵照办理就是了。”当下雷太守道了多谢，辞别回署去了。

这里放炮封门。汤镇台进来，两个乃郎请安叩见了。臧四也磕了头。问了些家乡的话，各自安息。

过了几日，总督把稟帖批下来：

仰该镇带领兵马，剿灭逆苗，以彰法纪。余如稟，速行缴。

这汤镇台接了批稟，即刻差人把府里兵房书办叫了来，关在书房里。那书办吓了一跳，不知什么缘故。到晚，将三更时分，汤镇台到书房里来会那书办，手下人都叫回避了。汤镇台拿出五十两一锭大银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请收下。我约你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买你一个字。”那书办吓得战抖抖的，说道：“大老爷有何吩咐处，只管叫书办怎么样办，书办死也不敢受大老爷的赏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我也不肯连累你。明日上头有行文到府里叫我出兵时，府里知会过来，你只将‘带领兵马’四个字写作‘多带兵马’。我这元宝送为笔资，并无别件奉托。”书办应允了，收了银子。放了他回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府里知会过来，催汤镇台出兵，那文书上有“多带兵马”字样。那本标三营、分防二协，都受他调

遣。各路粮饷俱已齐备。

看看已是除夕。清江、铜仁两协参将、守备禀道：“晦日用兵，兵法所忌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且不要管他。‘运用之妙，在于一心。’苗子们今日过年，正好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”传下令：遣清江参将带领本协人马，从小石崖穿到鼓楼坡，以断其后路；遣铜仁守备带领本协人马，从石屏山直抵九曲岗，以遏其前锋。汤镇台自领本标人马，在野羊塘作中军大队。调拨已定，往前进发。汤镇台道：“逆苗巢穴，正在野羊塘，我们若从大路去惊动了他，他踞了碉楼，以逸待劳，我们倒难以刻期取胜。”因问臧岐道：“你认得可还有小路穿到他后面？”臧岐道：“小的认得。从香炉崖爬过山去，走铁溪里抄到后面，可近十八里，只是溪水寒冷，现在有冰，难走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个不妨。”号令中军，马兵穿了油靴，步兵穿了鹞子鞋，一齐打从这条路上前进。

且说那苗酋正在洞里聚集众苗子，男男女女，饮酒作乐过年。冯君瑞本是一个奸棍，又得了苗女为妻，翁婿两个，罗列着许多苗婆，穿得花红柳绿，鸣锣击鼓，演唱苗戏。忽然一个小卒飞跑了来报道：“不好了！大皇帝发兵来剿，已经到了九曲岗了！”那苗酋吓得魂不附体，忙调两百苗兵，带了标枪，前去抵敌。只见又是一个小卒没命的奔来报道：“鼓楼坡来了大众的兵马，不计其数！”苗酋同冯君瑞正慌张着急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后边山头上火把齐明，喊杀连天，从空而下。那苗酋领着苗兵舍命混战，怎当得汤总镇的兵马长枪大戟，直杀到野羊塘，苗兵死伤过半。苗酋同冯君瑞觅条小路，逃往别的苗洞里去了。

那里前军铜仁守备、后军清江参将，都会合在野羊塘，搜了巢穴，将败残的苗子尽行杀了，苗婆留在军中执炊爨之役。汤总镇号令三军，就在野羊塘扎下营盘。参将、守备，都到帐房里来贺捷。汤总镇道：“二位将军且不要放心。我看贼苗虽败，他已逃往别洞，必然求了救兵，今夜来劫我们的营盘。不可不预为防备。”因问臧岐道：“此处通哪一洞最近？”臧岐道：“此处到竖眼洞不足三十里。”汤镇台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向参将、守备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你领了本部人马，伏于石柱桥左右，这是苗贼回去必由之总路。你等他回去之时，听炮响为号，伏兵齐起，上前掩杀。”两将听今去了。汤总镇叫把收留的苗婆内中，拣会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，穿好了苗锦，赤着脚，到中军帐房里歌舞作乐。却把兵马将士，都埋伏在山坳里。

果然五更天气，苗酋率领着竖眼洞的苗兵，带了苗刀，拿了标枪，悄悄渡过石柱桥。望见野羊塘中军帐里灯烛辉煌，正在歌舞，一齐呐声喊，扑进帐房。不想扑了一个空，那些苗婆之外，并不见有一个人。知道是中了计，急急往外跑。那山坳里伏兵齐发，喊声连天。苗酋拼命的领着苗兵投石柱桥来，却不防一声炮响，桥下伏兵齐出，几处凑拢，赶杀前来。还亏得苗子的脚底板厚，不怕巉岩荆棘，就如惊猿脱兔，漫山越岭的逃散了。

汤总镇得了大胜，检点这三营、两协人马，无大损伤，唱着凯歌，回镇远府。雷太守接着，道了恭喜，问起苗酋别庄燕以及冯君瑞的下落。汤镇台道：“我们连赢了他几仗，他们穷蹙逃命，料想这两个已经自戕沟壑了。”雷太守道：“大势

看来，自是如此。但是上头问下来，这一句却难以回答，明明像个饰词了。”当下汤镇台不能言语。回到衙门，两个少爷接着，请了安。却为这件事，心里十分踌躇，一夜也不曾睡着。次日，将出兵得胜的情节报了上去。总督那里又批下来，同雷太守的所见竟是一样，专问别庄燕、冯君瑞两名要犯，“务须刻期拿获解院，以凭题奏”等语。汤镇台着了慌，一时无法。只见臧岐在旁跪下禀道：“生苗洞里路径，小的都认得。求老爷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别庄燕现在何处，便好设法擒捉他了。”汤镇台大喜，赏了他五十两银子，叫他前去细细打探。

臧岐领了主命，去了八九日，回来禀道：“小的直去到竖眼洞，探得别庄燕因借兵劫营输了一仗，洞里苗头和他恼了，而今又投到白虫洞那里去。小的又寻到那里打探，闻得冯君瑞也在那里。别庄燕只剩了家口十几个人，手下的兵马全然没有了。又听见他们设了一计，说我们这镇远府里，正月十八日铁溪里的神道出现，满城人家，家家都要关门躲避；他们打算到这一日，扮做鬼怪到老爷府里来打劫报仇。老爷须是防范他为妙。”汤镇台听了，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又赏了臧岐羊、酒，叫他歇息去。

果然镇远有个风俗，说正月十八日，铁溪里龙神嫁妹子。那妹子生得丑陋，怕人看见，差了多少的虾兵蟹将护卫着她嫁。人家都要关了门，不许出来张看。若是偷着张看，被她瞧见了，就有疾风暴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把人民要淹死无数。此风相传已久。

到了十七日，汤镇台将亲随兵丁叫到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们哪一个认得冯君瑞？”内中有一个高挑子出来跪禀道：“小的

认得。”汤镇台道：“好。”便叫他穿上一件长白布直裰，戴上一顶纸糊的极高的黑帽子，搽上一脸的石灰，妆做地方鬼模样；又叫家丁妆了一班牛头马面、魔王夜叉，极狰狞的怪物。吩咐高挑子道：“你明日看见冯君瑞，即便捉住，重重有赏！”布置停当，传令管北门的，天未明就开了城门。

那别庄燕同冯君瑞假扮做一班赛会的，各把短刀藏在身边，半夜来到北门，看见城门已开，即奔到总兵衙门马号的墙外。十几个人，各将兵器拿在手里，爬过墙来去里边，月色微明，照着一个大空院子。正不知从哪里进去，忽然见墙头上伏着一个怪物。手里拿着一个糖锣子当当的敲了两下，那一堵墙就像地动一般，哗啦的凭空倒了下来，几十条火把齐明，跳出几十个恶鬼，手执钢叉、留客住，一拥上前。这别庄燕同冯君瑞着了这一吓，两只脚好像被钉钉住了的。地方鬼走上前，一钩镰枪勾住冯君瑞，喊道：“拿住冯君瑞了！”众人一齐下手，把十几个人都拿了，一个也不曾溜脱。拿到二堂，汤镇台点了数，次日解到府里。

雷太守听见拿获了贼头和冯君瑞，亦甚是欢喜，即请出王命、尚方剑，将别庄燕同冯君瑞枭首示众，其余苗子都杀了，具了本奏进京去。奉上谕：

汤奏办理金狗洞匪苗一案，率意轻进，糜费钱粮，着降三级调用，以为好事贪功者戒。钦此。

汤镇台接着抄报看过，叹了一口气。部文到了，新官到任，送了印，同两位公子商议，收拾打点回家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将军已去，帐大树之飘零；名士高谈，谋先人之窀穸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

话说汤镇台同两位公子商议，收拾回家。雷太守送了代席四两银子，叫汤衙庖人备了酒席，请汤镇台到自己衙署饯行。起程之日，阖城官员都来送行。从水路过常德，渡洞庭湖，由长江一路回仪征。在路无事，问问两公子平日的学业，看看江上的风景，不到二十天，已到了纱帽洲，打发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。六老爷知道了，一直迎到黄泥滩，见面请了安。弟兄也相见了，说说家乡的事。汤镇台见他油嘴油舌，恼了道：“我出门三十多年，你长成人了，怎么学出这般一个下流气质！”后来见他开口就说是“稟老爷”，汤镇台怒道：“你这下流！胡说！我是你叔父，你怎么叔父不叫，称呼‘老爷’？”讲到两个公子身上，他又叫‘大爷’、‘二爷’，汤镇台大怒道：“你这匪类！更该死了！你的两个兄弟，你不教训照顾他，怎么叫大爷、二爷！”把六老爷骂得垂头丧气。

一路到了家里。汤镇台拜过了祖宗，安顿了行李。他那个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里，老弟兄相见，彼此欢喜，一连吃了几天的酒。汤镇台也不到城里去，也不会官府，只在临河上构了几间别墅，左琴右书，在里面读书教子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看见公子们做的会文，心里不大欢喜，说道：“这个文章如何得中？如今趁我来家，须要请个先生来教训他

们才好。”每日踌躇这一件事。

那一日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扬州萧二相公来拜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是我萧世兄。我会着还认他不得哩。”连忙叫请进来。萧柏泉进来见礼。镇台见他美如冠玉，衣冠儒雅，和他行礼奉坐。萧柏泉道：“世叔恭喜回府，小侄就该来请安。因这些时，南京翰林侍讲高老先生告假回家，在扬州过。小侄陪了他几时，所以来迟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世兄恭喜入过学了？”萧柏泉道：“蒙前任大宗师考补博士弟子员。这领青衿不为希罕，却喜小侄的文章前三天满城都传遍了，果然蒙大宗师赏鉴，可见甄拔得不差。”汤镇台见他说话伶俐，便留他在书房里吃饭，叫两个公子陪他。到下午，镇台自己出来说，要请一位先生替两个公子讲举业。萧柏泉道：“小侄近来有个看会文的先生，是五河县人，姓余，名特，字有达，是一位明经先生，举业其实好的。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，他不甚得意。世叔若要请先生，只有这个先生好。世叔写一聘书，着一位世兄同小侄去会过余先生，就可以同来。每年馆谷，也不过五六十金。”

汤镇台听罢大喜，留萧柏泉住了两夜，写了聘书，即命大公子叫了一个草上飞，同萧柏泉到扬州去，往河下卖盐的吴家拜余先生。萧柏泉叫他写个晚生帖子，将来进馆，再换门生帖。大爷说：“半师半友，只好写个‘同学晚弟’。”萧柏泉拗不过，只得拿了帖子，同到那里。门上传进帖去，请到书房里坐。只见那余先生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脚下朱履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近视眼，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，出来同二人作揖坐下。余有达道：“柏泉兄，前日往仪征去，

几时回来的？”萧柏泉道：“便是到仪征去看敝世叔汤大人，留住了几天。这位就是汤世兄。”因在袖里拿出汤大爷的名帖递过来。余先生接着看了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个怎么敢当？”萧柏泉就把要请他做先生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特来奉拜。如蒙台允，即送书金过来。”余有达笑道：“老先生大位，公子高才，我老拙无能，岂堪为一日之长。容斟酌再来奉复吧。”两人辞别去了。

次日，余有达到萧家来回拜，说道：“柏泉兄，昨日的事，不能遵命。”萧柏泉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余有达笑道：“他既然要拜我为师，怎么写‘晚弟’的帖子拜我？可见就非求教之诚。这也罢了。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，前日有书来约我，我要到那里走走；他若帮衬我些须，强如坐一年馆。我也就在这数日内要辞别了东家去。汤府这一席，柏泉兄竟转荐了别人吧。”萧柏泉不能相强，回复了汤大爷，另请别人去了。

不多几日，余有达果然辞了主人，收拾行李，回五河。他家就在余家巷。进了家门，他同胞的兄弟出来接着。他这兄弟名持，字有重，也是五河县的饱学秀才。

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，中了几个进士，选了两个翰林，五河县人眼界小，便阖县人同去奉承他。又有一家，是徽州人，姓方，在五河开典当行盐，就冒了籍，要同本地人作姻亲。初时这余家巷的余家还和一个老乡绅的虞家是世世为婚姻的，这两家不肯同方家做亲。后来这两家出了几个没廉耻不才的人，贪图方家赔赠，娶了他家女儿，彼此做起亲来。后来做得多了，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，反说

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，求着他做亲。所以这两家不顾祖宗脸面的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呆子，那呆子有八个字的行为：“非方不亲，非彭不友。”一种是乖子，那乖子也有八个字的行为：“非方不心，非彭不口。”这话是说那些呆而无耻的人，假使五河县没有一个冒籍姓方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亲；没有个中进士姓彭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友。这样的人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，其实呆串了皮。那些奸猾的，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，方家又不同他做。他却不肯说出来，只是嘴里扯谎吓人，说：“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师。彭三先生把我邀在书房里说了半天的知心话。”又说：“彭四先生在京里带书子来给我。”人听见他这些话，也就常时请他来吃杯酒，要他在席上说这些话吓同席吃酒的人。其风俗恶赖如此。

这余有达、余有重弟兄两个，守着祖宗的家训，闭户读书，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。余大先生各府、州、县作游，相与的州、县官也不少，但到本县来总不敢说。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，总说但凡是举人进士，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人，不管什么情都可以进去说，知州知县就不能不依。假使有人说县官或者敬哪个人的品行，或者说哪人是个名士，要来相与他，就一县人嘴都笑歪了；就像不曾中过举的人，要想拿帖子去拜知县，知县就可以叉着膀子叉出来。总是这般见识。余家弟兄两个，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。因他家不见本县知县来拜，又同方家不是亲，又同彭家不是友，所以亲友们虽不敢轻他，却也不知道敬重他。

那日，余有重接着哥哥进来，拜见了，备酒替哥哥接风，细说一年有余的话。吃过了酒，余大先生也不往房里去，在

书房里，老弟兄两个一床睡了。夜里，大先生向二先生说要到无为州看朋友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哥还在家里住些时。我要到府里科考，等我考了回来，哥哥再去吧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这扬州的馆金已是用完了，要赶着到无为州去弄几两银子回来过长夏。你科考去不妨，家里有你婆子和弟媳当着家。我弟兄两个原是关着门过日子，要我在家怎的？”二先生道：“哥这番去，若是多抽丰得几十两银子，回来把父亲母亲葬了。灵柩在家里这十几年，我们在家都不安。”大先生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，回来就要做这件事。”又过了几日，大先生往无为州去了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宗师牌到，按临凤阳。余二先生便束装往凤阳，租个下处住下。这时是四月初八日，初九日宗师行香，初十日挂牌收词状，十一日挂牌考凤阳八属儒学生员，十五日发出生员复试案来，每学取三名复试；余二先生取在里面。十六日进去复了试，十七日发出案来，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，在凤阳一直住到二十四，送了宗师起身，方才回五河去了。

大先生来到无为州，那州尊着实念旧，留着住了几日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到任未久，不能多送你些银子。而今有一件事，你说一个情吧，我准了你的。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两银子，有三个人分；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，权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、老伯母的大事。我将来再为情吧。”余大先生欢喜，谢了州尊，出去会了那人。那人姓风，名影，是一件人命牵连的事。余大先生替他说过，州尊准了，出来兑了银子，辞别知州，收拾行李回家。

因走南京过，想起：“天长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桥河房里，是我表弟，何不顺便去看看他？”便进城来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来接着，一见表兄，心里欢喜。行礼坐下，说这十几年阔别的话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。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，而今卖文为活，怎么弄得惯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而今在这里，有山川朋友之乐，倒也住惯了。不瞒表兄说，我愚弟也无什么嗜好。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，布衣蔬食，心里淡然。那从前的事，也追悔不来了。”说罢，奉茶与表兄吃。吃过，杜少卿自己走进去和娘子商量，要办酒替表兄接风；此时杜少卿穷了，办不起，思量方要拿东西去当。这日是五月初三，却好庄濯江家送了一担礼来与少卿过节。小厮跟了礼，拿着拜匣，一同走了进来。那礼是一尾鲥鱼、两只烧鸭、一百个粽子、二斤洋糖，拜匣里四两银子。杜少卿写回帖叫了“多谢”，收了。那小厮去了。杜少卿和娘子说：“这主人做得成了。”当下又添了几样，娘子亲自整治酒肴。迟衡山、武正字住得近，杜少卿写说帖请这两人来陪表兄。二位来到，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话，在河房里一同吃酒。

吃酒中间，余大先生说起要寻地葬父母的话。迟衡山道：“先生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得安先人，足矣；那些发富发贵的话，都听不得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正是。敝邑最重这一件事。人家因寻地艰难，每每耽误着先人，不能就葬。小弟却不曾究心于此道，请问二位先生：这郭璞之说，是怎么个源流？”迟衡山叹道：“自冢人墓地之官不设，族葬之法不行，士君子惑于龙穴、沙水之说，自心里要想发达，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。”余大先生惊道：“怎生便是大逆不道？”迟衡

山道：“有一首诗，念与先生听：‘气散风冲哪可居，先生埋骨理何如？日中尚未逃兵解，世上人犹信《葬书》！’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诗。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璞之说，动辄便说‘这地可发鼎甲，可出状元’！请教先生：状元官号始于唐朝，郭璞晋人，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，就先立一法，说是个什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？这可笑得紧！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，试问淮阴葬母，行营高敞地，而淮阴王侯之贵，不免三族之诛，这地是凶是吉？更可笑这些俗人，说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择之地。青田命世大贤，敷布兵、农、礼、乐，日不暇给，何得有闲工夫做到这一件事？洪武即位之时，万年吉地，自有术士办理，与青田什么相干！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先生，你这一番议论，真可谓之发蒙振聩！”武正字道：“衡山先生之言一丝不错。前年我这城中有一件奇事，说与诸位先生听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愿闻，愿闻。”武正字道：“便是我这里下浮桥地方施家巷里施御史家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施御史家的事，我也略闻，不知其详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施御史昆玉二位。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，他不曾中，都是太夫人的地葬得不好，只发大房，不发二房，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，终日商议迁坟。施御史道：‘已葬久了，恐怕迁不得。’哭着下拜求他。他断然要迁。那风水又拿话吓他，说：‘若是不迁，二房不但不做官，还要瞎眼。’他越发慌了，托这风水到处寻地，家里养着一个风水，外面又相与了多少风水。这风水寻着一个地，叫那些风水来复。哪晓得风水的讲究，叫做父做子笑，子做父笑，再没有一个相同的。但寻着一块地，就被人复了说：‘用不得。’家里住的风水急了，又

献了一块地，便在那新地左边，买通了一个亲戚来说，夜里梦见老太太凤冠霞帔，指着这地与他看，要葬在这里。因这一块地是老太太自己寻的，所以别的风水才复不掉，便把母亲硬迁来葬。到迁坟的那日，施御史弟兄两位跪在那里。才掘开坟，看见了棺木，坟里便是一股热气，直冲出来，冲到二先生眼上，登时就把两只眼瞎了。二先生越发信这风水竟是个现在的活神仙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后来重谢了他好几百两银子。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们那边也极喜讲究的迁葬。少卿，这事行得行不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还有一句直捷的话。这事朝廷该立一个法子，但凡人家要迁葬，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，风水具了甘结：棺材上有几尺水、几斗几升蚁。等开了，说得不错，就罢了；如说有水有蚁，挖开了，不是，即于挖的时候，带一个刽子手，一刀把这奴才的狗头斫下来。那要迁坟的，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，立刻凌迟处死。此风或可少息了。”余有达、迟衡山、武正字三人一齐拍手道：“说得畅快，说得畅快！拿大杯来吃酒！”

又吃了一会，余大先生谈到汤家请他做馆的一段话。说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武夫所见不过如此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武夫中竟有雅不过的！”因把萧云仙的事细细说了，对杜少卿道：“少卿先生，你把那卷子拿出来与余先生看。”杜少卿取了出来。余大先生打开看了图和虞博士几个人的诗。看毕，乘着酒兴，依韵各和了一首。三人极口称赞，当下吃了半夜酒。

一连住了三日。那一日，有一个五河乡里卖鸭的人，拿了一封家信来，说是余二老爹带与余大老爹的。余大先生拆

开一看，面如土色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弟兄相助，真耽式好之情；朋友交推，又见同声之谊。毕竟书子里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輿回家葬亲

话说余大先生把这家书拿来递与杜少卿看，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说：“时下有一件事，在这里办着。大哥千万不可来家。我听见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，最好放心住着。等我把这件事料理清楚了来接大哥，那时大哥再回来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这毕竟是件什么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二表兄既不肯说，表兄此时也没处去问，且在我这里住着，自然知道。”余大先生写了一封回书，说：“到底是件什么事，兄弟可作速细细写来与我，我不着急就是了。若不肯给我知道，我倒反焦心。”

那人拿着回书回五河，送书子与二爷。二爷正在那里和县里差人说话，接了回书，打发乡里人去了，向那差人道：“他那里来文，说是要提要犯余持。我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我为什么去？”差人道：“你到过不曾到过，哪个看见？我们办公事，只晓得照票子寻人。我们衙门里拿到了强盗、贼，穿着檀木靴还不肯招哩！哪个肯说真话！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到县里。在堂上见了知县，跪着禀道：“生员在家，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太父师这所准的事，生员真个一毫不解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曾到过不曾到过，本县也不得知。现今无为州有关提在此，你说不曾到过，你且拿去自己看。”随在公案上，将一张朱印墨标的关文，叫值堂吏递下来看。余持接过一看，

只见上写的是：

无为州承审被参知州赃案里，有贡生余持过赃一款，  
是五河县人……

余持看了道：“生员的话，太父师可以明白了。这关文上要的是贡生余持，生员离出贡还少十多年哩。”说罢，递上关文来，回身便要走了去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不必大忙。你才所说，却也明白。”随又叫礼房，问：“县里可另有个余持贡生？”礼房值日书办禀道：“他余家就有贡生，却没有个余持。”余持又禀道：“可见这关文是个捕风捉影的了。”起身又要走了去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你且下去，把这些情由具一张清白呈子来。我这里替你回复去。”余持应了下来。

出衙门，同差人坐在一个茶馆里吃了一壶茶。起身又要走，差人扯住道：“余二相，你往哪里走？大清早上，水米不沾牙，从你家走到这里，就是办皇差也不能这般寡刺！难道此时又同了你去不成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你家老爷叫我出去写呈子。”差人道：“你才在堂上说，你是生员。做生员的，一年帮人写到头，倒是自己的要去寻别人。对门这茶馆后头就是你们生员们写状子的行家，你要写就进去写。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馆后面去。差人望着里边一人道：“这余二相要写个诉呈，你替他写写。他自己做稿子，你替他誊真，用个戳子。他不给你钱，少不得也是我当灾！昨日那件事，关在饭店里，我去一头来。”

余二先生和代书拱一拱手。只见桌旁板凳上坐着一个人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破直裰，脚底下一双打板唱曲子的鞋，认得是县里吃荤饭的朋友唐三痰。唐三痰看见余二先生进来，说

道：“余二哥，你来了，请坐。”余二先生坐下道：“唐三哥，你来这里得早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不算早了。我绝早同方六房里六老爷吃了面，送六老爷出了城去，才在这里来。你这个事，我知道。”因扯在旁边去，悄悄说道：“二先生，你这件事虽非软件，将来少不得打到软件里去。你令兄现在南京，谁人不知道？自古‘地头文书铁箍桶’，总以当事为主。当事是彭府上说了就点到奉行的，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爷去商议。他家一门都是龙睁虎眼的脚色，只有三老还是个盛德人。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，他也还未必计较你平日不曾在分上周旋处。他是大福大量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去；不然，我就同你去。论起理来，这几位乡先生，你们平日原该联络，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处。及到弄出事来，却又没有个靠傍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极蒙关切。但方才县尊已面许我回文，我且递上呈子去，等他替我回了文去，再为斟酌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罢，我看着你写呈子。”当下写了呈子，拿进县里去。知县叫书办据他呈子备文书回无为州。书办来要了许多纸笔钱去，是不消说。

过了半个月，文书回头来，上写得清白。写着：

要犯余持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，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人？事关宪件，人命重情，烦贵县查照来文事理，星即差押该犯赴州，以凭审结。望速！望速！

知县接了关文，又传余二先生来问。余二先生道：“这更有的分辩了。生员再细细具呈上来，只求太父师做主。”说罢下来，到家做呈子。

他妻舅赵麟书说道：“姐夫，这事不是这样说了。分明是大爷做的事，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书来，姐夫为什么自己缠在身上？不如老老实实具个呈子，说大爷现在南京，叫他行文到南京去关，姐夫落得干净无事。我这里‘娃子不哭奶不胀’，为什么把别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门口哭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老舅，我弟兄们的事，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替我焦心。”赵麟书道：“不是我也不说。你家大爷平日性情不好，得罪得人多。就如仁昌典方三房里，仁大典方六房里，都是我们五门四关厢里铮铮响的乡绅，县里王公同他们是一个人，你大爷偏要拿话得罪他。就是这两天，方二爷同彭乡绅家五房里做了亲家——五爷是新科进士——我听见说，就是王公做媒，择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。他们席间一定讲到这事，鼓老五也不要明说出你令兄不好处，只消微露其意，王公就明白了。那时王公作恶起来，反说姐夫你藏匿着哥，就担不住了！还是依着我的话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我且再递一张呈子。若那里催得紧，再说出来也不迟。”赵麟书道：“再不，你去托托彭老五吧。”余二先生笑道：“也且慢些。”赵麟书见说他不信，就回去了。

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县里。县里据他的呈子回文道：

案据贵州移关：“要犯余持，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，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

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，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人？事关宪件，人命重情……”等因到县。准此，本县随即拘传本生到案。据供：生员余持，身中，面麻，微须，年四十四岁，系廪膳生员，未曾出贡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学宪按临凤阳，初九日行香，初十日悬牌，十一日科试八学生员。该生余持进院赴考，十五日复试案发取录。余持次日进院复试，考居一等第二名。至二十四日送学宪起马，回籍肄业。安能一身在凤阳科试，又一身在无为州诈赃？本县取具口供，随取本学册结对验，该生委系在凤阳科试，未曾到无为诈赃，不便解送。恐系外乡光棍，顶名冒姓，理合据实回明，另缉审结云云。

这文书回了去，那里再不来提了。余二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写信约哥回来。大先生回来，细细问了这些事，说：“全费了兄弟的心！”便问：“衙门使费一总用了多少银子？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个话，哥还问他怎的？哥带的银子，料理下葬为是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弟兄二人商议，要去拜风水张云峰。恰好一个本家来请吃酒，两人拜了张云峰，便到那里赴席去。那里请的没有外人，就是请的他两嫡堂兄弟：一个叫余敷，一个叫余殷。两人见大哥、二哥来，慌忙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：“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。”主人坐在底下，道：“还不曾来哩。阴阳生才拿过帖子去。”余殷道：“彭老四点了主考了。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，他一句话

回得不好，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”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他也没有什么话说得不好。就是说得不好，皇上离着他也远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”余殷红着脸道：“然而不然。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学士，又带着左春坊，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阁子里议事。他回的话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！难道怕得罪他么？”主人坐在底下道：“大哥前日在南京来，听见说应天府尹进京了？”余大先生还不曾答应，余敷道：“这个事，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问应天府可该换人，彭老四要荐他的同年汤奏，就说该换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写个书子，带来叫府尹自己请陛见，所以进京去了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大僚更换的事，翰林院衙门是不管的，这话恐未必确。”余殷道：“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亲口说的，怎的不确？”说罢，摆上酒来。九个盘子：一盘青菜花炒肉，一盘煎鲫鱼，一盘片粉拌鸡，一盘摊蛋，一盘葱炒虾，一盘瓜子，一盘人参果，一盘石榴米，一盘豆腐干。烫上滚热的封缸酒来。

吃了一会，主人走进去拿出一个红布口袋，盛着几块土，红头绳子拴着，向余敷、余殷说道：“今日请两位贤弟来，就是要看看这山上土色，不知可用得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山上是几时破土的？”主人道：“是前日。”余敷正要打开拿出土来看，余殷夺过来道：“等我看。”劈手就夺过来，拿出一块土来，放在面前，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，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，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，送在嘴里，歪着嘴乱嚼。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，说道：“四哥，你看这土好不好？”余敷把土接在手里，拿着在灯底下，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，翻

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，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，闭着嘴，闭着眼，慢慢的嚼。嚼了半日睁开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。又闻了半天说道：“这土果然不好。”主人慌了道：“这地可葬得？”余殷道：“这是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穷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不在家这十几年，不想二位贤弟就这般精于地理。”余敷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经过我愚弟兄两个看的地，一毫也没得辩驳的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方才这土是哪山上的？”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：“便是贤弟家四叔的坟，商议要迁葬。”余大先生屈指道：“四叔葬过已经二十多年，家里也还平安，可以不必迁吧。”余殷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哪里来的话！他那坟里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蚂蚁，做儿子的人，把个父亲放在水窝里、蚂蚁窝里，不迁起来，还成个人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如今寻的新地在哪里？”余殷道：“昨日这地，不是我们寻的。我们替寻的一块地，在三尖峰。我把这形势说给大哥看。”因把这桌上的盘子撤去两个，拿指头蘸着封缸酒，在桌上画个圈子，指着道：“大哥你看，这是三尖峰。那边来路远哩！从浦口山上发脉，一个墩，一个炮；一个墩，一个炮；一个墩，一个炮，弯弯曲曲，骨里骨碌，一路接着滚了来。滚到县里周家冈，龙身跌落过峡，又是一个墩，一个炮，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，结成个穴情。这穴情叫做‘荷花出水’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捧上五碗面。主人请诸位用了醋，把这青菜炒肉，夹了许多堆在面碗头上，众人举起箸来吃。余殷吃得差不多，拣了两根面条在桌上，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，睁着眼道：“我这地要出个状元。葬下去，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！”主人道：“那地葬下去，自

然要发。”余敷道：“怎的不发！就要发，并不等三年五年！”余殷道：“俛着就要发！你葬下去，才知道好哩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前日我在南京，听见几位朋友说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孙发达的话也是渺茫。”余敷道：“然而不然。父母果然安，子孙怎的不发？”余殷道：“然而不然。彭府上那一座坟，一个龙爪子，恰好搭在他太爷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这一拍。难道不是一个龙爪子？大哥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坟上去看，你才知道。”又吃了几杯，一齐起身道了扰，小厮打着灯笼送进余家巷去，各自归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议道：“昨日那两个兄弟说的话怎样一个道理？”二先生道：“他们也只说得好听，究竟是无师之学。我们还是请张云峰商议为是。”大先生道：“这最有理。”次日弟兄两个备了饭，请张云峰来。张云峰道：“我往常时，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爷的大事托了我，怎不尽心？”大先生道：“我弟兄是寒士，蒙云峰先生厚爱，凡事不恭，但望恕罪。”二先生道：“我们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归着，而今拜托云翁，并不必讲发富发贵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我们愚弟兄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张云峰一一领命。

过了几日，寻了一块地，就在祖坟旁边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同张云峰到山里去，亲自复了这地，托祖坟上山主，用二十两银子买了，托张云峰择日子。日子还不曾择来，那日闲着无事，大先生买了二斤酒，办了六七个盘子，打算老弟兄两个自己谈谈。到了下晚时候，大街上虞四公子写个说帖来，写道：

今晚薄治园蔬，请二位表兄到荒斋一叙，勿外是荷。

虞梁顿首。

余大先生看了，向那小厮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拜上你家老爷，我们就来。”打发出门。随即一个苏州人，在这里开糟坊的，打发人来请他弟兄两个到糟坊里去洗澡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这凌朋友家请我们，又想是有酒吃，我们而今扰了凌风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。”

弟兄两个相携着来到凌家，一进了门，听得里面一片声吵嚷。却是凌家因在客边，雇了两个乡里大脚婆娘，主子都同她偷上了。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。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，大家说起这件事，都要笑得眼睛没缝，欣欣得意，不以为羞耻的。凌家这两个婆娘，彼此疑惑：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钱，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钱，争风吃醋，打吵起来。又大家搬榼头，说偷着店里的店官，启官也跟在里头打吵；把厨房里的碗儿、盏儿、碟儿，打得粉碎；又伸开了大脚，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。余家两位先生，酒也吃不成，澡也洗不成，倒反扯劝了半日，辞了主人出来。主人不好意思，千告罪，万告罪，说改日再请。

两位先生走出凌家门，便到虞家。虞家酒席已散，大门关了。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二弟，我们仍旧回家吃自己的酒。”二先生笑着，同哥到了家里，叫拿出酒来吃。不想那二斤酒和六个盘子已是娘娘们吃了，只剩了个空壶空盘子在那里。大先生道：“今日有三处酒吃，一处也吃不成，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弟兄两个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饭，吃了几杯茶，彼此进房歇息。

睡到四更时分，门外一片声大喊，两弟兄一齐惊觉，看见窗外通红，知道是对门失火，慌忙披了衣裳出来，叫齐了邻居，把父母灵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烧了两间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灵柩在街上。五河风俗，说灵柩抬出门，再要抬进来，就要穷人家；所以众亲友来看，都说乘此抬到山里，择个日子葬吧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我两人葬父母，自然该正正经经的告了庙，备祭辞灵，遍请亲友会葬，岂可如此草率！依我的意思，仍旧将灵柩请进中堂，择日出殡。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何消说，如果要穷死，尽是我弟兄两个当灾。”当下众人劝着总不听，唤齐了人，将灵柩请进中堂。候张云峰择了日子，出殡归葬，甚是尽礼。那日，阖县送殡有许多的人，天长杜家也来了几个人。自此，传遍了五门四关厢一个大新闻，说：“余家兄弟两个越发呆串了皮了，做出这样倒运的事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尘恶俗之中，亦藏俊彦；数米量柴之外，别有经纶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

话说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后，和二先生商议，要到南京去谢谢杜少卿；又因银子用完了，顺便就可以寻馆。收拾行李，别了二先生，过江到杜少卿河房里。杜少卿问了这场官事，余大先生细细说了。杜少卿不胜叹息。

正在河房里闲话，外面传进来：“有仪征汤大老爷来拜。”余大先生问是哪一位。杜少卿道：“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，不妨就会他一会。”正说着，汤镇台进来，叙礼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少卿先生，前在虞老先生斋中得接光仪，不觉鄙吝顿消，随即登堂，不得相值，又悬我一日之思。此位老先生尊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便是家表兄余有达，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。”镇台大喜道：“今日无意中又晤一位高贤，真为幸事！”从新作揖坐下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先生功在社稷，今日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功，真古名将风度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是事势相逼，不得不尔。至今想来，究竟还是意气用事，并不曾报效得朝廷，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，却也悔之无及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这个朝野自有定论。老先生也不必过谦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老伯此番来京贵干？现寓何处？”汤镇台道：“家居无事，偶尔来京，借此会会诸位高贤。敝寓在承恩寺。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庄征君贤竹林。”吃过茶，辞别出来。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

了上轿。余大先生暂寓杜少卿河房。

这汤镇台到国子监拜虞博士，那里留下帖，回了不在署。随往北门桥拜庄濯江，里面见了帖子，忙叫请会。这汤镇台下轿进到厅事。主人出来，叙礼坐下，道了几句彼此仰慕的话。汤镇台提起要往后湖拜庄征君。庄濯江道：“家叔此刻恰好在舍，何不竟请一会？”汤镇台道：“这便好得极了！”庄濯江吩咐家人请出庄征君来，同汤镇台拜见过，叙坐。又吃了一遍茶。庄征君道：“老先生此来，恰好虞老先生尚未荣行，又重九相近，我们何不相约，作一个登高会，就此便奉饯虞老先生，又可畅聚一日。”庄濯江道：“甚好。订期便在舍间相聚便了。”汤镇台坐了一会，起身去了，说道：“数日内登高会再接教，可以为尽日之谈。”说罢，二位送了出来。汤镇台又去拜了迟衡山、武正字。庄家随即着家人送了五两银子到汤镇台寓所代席。

过了三日，管家持帖邀客，请各位早到。庄濯江在家等候，庄征君已先在那里。少刻，迟衡山、武天字、杜少卿都到了。庄濯江收拾了一个大敞榭，四面都插了菊花。此时正是九月初五，天气亢爽。各人都穿着衿衣，啜茗闲谈。又谈了一会，汤镇台、萧守府、虞博士都到了，众人迎请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我们俱系天涯海角之人，今幸得贤主人相邀一聚，也是三生之缘。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！此聚之后，不知快晤又在何时。”庄濯江道：“各位老先生当今山斗，今日惠顾茅斋，想五百里内贤人聚矣。”坐定，家人捧上茶来。揭开来，似白水一般，香气芬馥，银针都浮在水面。吃过，又换了一巡“真天都”，虽是隔年陈的，那香气尤烈。虞

博士吃着茶，笑说道：“二位老先生当年在军中，想不见此物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岂但军中，小弟在青枫城六年，得饮白水，已为厚幸，只觉强于马溺多矣！”汤镇台道：“果然青枫水草可支数年。”庄征君道：“萧老先生博雅，真不数北魏崔浩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前代后代，亦时有变迁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，将帅亦须用读书人。若非萧老先生有识，安能立此大功？”武正字道：“我最可笑的，边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，部里书办核算时偏生知道。这不知是司官的学问，还是书办的学问？若说是司官的学问，怪不的朝廷重文轻武；若说是书办的考核，可见这大部的则例是移动不得的了。”说罢，一齐大笑起来。戏子吹打已毕，奉席让坐。戏子上来参堂。庄非熊起身道：“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，晚生把梨园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传了来，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赏他一出戏。”虞博士问：“怎么叫做梨园榜？”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这件风流事述了一遍，众人又大笑。汤镇台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铨选部郎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慎卿先生此一番评鹭，可云至公至明。只怕立朝之后，做主考房官，又要目迷五色，奈何？”众人又笑了。当日，吃了一天酒。做完了戏，到黄昏时分，众人散了。庄濯江寻妙手丹青画了一幅“登高送别图”，在会诸人都做了诗。又各家移樽到博士斋中饯别。

南京饯别虞博士的，也不下千余家。虞博士应酬烦了，凡要到船中送别的，都辞了不劳。那日叫了一只小船，在水西门起行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。杜少卿拜别道：“老叔已去，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！”虞博士也不胜凄然，邀到船里坐下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我不瞒你说，我本赤贫之士，在南里来做了六

七年博士，每年积几两俸金，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。我此番去，或是部郎，或是州县，我多则做三年，少则做两年，再积些俸银，添得两十担米，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，就罢了。子孙们的事，我也不去管他。现今小儿读书之余，我教他学个医，可以糊口，我要做这官怎的？你在南京，我时常寄书子来问候你。”说罢，和杜少卿洒泪分手。杜少卿上了岸，看着虞博士的船开了去，望不见了，方才回来。

余大先生在河房里，杜少卿把方才这些话告诉他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难进易退，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。我们他日出身，皆当以此公为法。”彼此叹赏了一回。当晚余二先生有家书来约大先生回去，说：“表弟虞华轩家请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请大哥到家教儿子，目今就要进馆，请作速回去。”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说了，辞别要去。次日，束装渡江，杜少卿送过，自回家去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着，拿帖子与乃兄看，上写：

愚表弟虞梁，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。每年修金四十两，节礼在外。此订。

大先生看了，次日去回拜。虞华轩迎了出来，心里欢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厮拿上茶来吃着。虞华轩道：“小儿蠢夯，自幼失学。前数年愚弟就想请表兄教他，因表兄出游在外；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儿有幸了。举人、进士，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，也不是什么出奇东西。将来小儿在表兄门下，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，这就受益得多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愚兄老拙株守，两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气味还投合的来。老弟

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儿子一般，我怎不尽心教导。若说中举人、进士，我这不曾中过的人，或者不在行。至于品行文章，令郎自有家传，愚兄也只是行所无事。”说罢，彼此笑了。

择了个吉日，请先生到馆。余大先生绝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来拜见，甚是聪俊。拜过，虞华轩送至馆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师位。虞华轩辞别，到那边书房里去坐。

才坐下，门上人同了一个客进来。这客是唐三痰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，是前科中的文举人，却与虞华轩是同案进的学。这日因他家先生开馆，就踱了来，要陪先生。虞华轩留他坐下吃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“今日恭喜令郎开馆！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这些杂学，荒了正务。论余大先生的举业，虽不是时下的恶习，他要学国初帖括的排场，却也不是中和之业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小儿也还早哩，如今请余大表兄，不过叫学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。”

又坐了一会，唐二棒椎道：“老华，我正有一件事要来请教你这通古学的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通什么古学，你拿这话来笑我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不是笑话，真要请教你。就是我前科侥幸，我有一个嫡侄，他在凤阳府里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，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门。他自从中了，不曾到县里来，而今来祭祖。他昨日来拜我，是‘门年愚侄’的帖子。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该用个‘门年愚叔’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难道不曾听见，我舍侄同我同榜同门，是出在一个房师房里中的了。他写‘门年愚侄’的帖子拜我，我可该照样还他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难道不晓得同着一个房师叫做同门？但你方才

说的‘门年愚侄’四个字，是鬼话，是梦话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怎的是梦话？”虞华轩仰天大笑道：“从古至今也没有这样奇事！”唐二棒椎变着脸道：“老华，你莫怪我说，你虽世家大族，你家发过的老先生们离得远了，你又不曾中过，这些官场上来往的仪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。我舍侄他在京里不知见过多少大老，他这帖子的样式必有个来历，难道是混写的！”虞华轩道：“你长兄既说是该这样写，就这样写罢了，何必问我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不晓得，等余大先生出来吃饭，我问他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来说：“姚五爷进来了。”两个人同站起来。姚五爷进来作揖坐下。虞华轩道：“五表兄，你昨日吃过饭，怎便去了？晚里还有个便酒等着，你也不来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姚老五，昨日在这里吃中饭的么？我昨日午后遇着你，你现说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饭出来。怎的这样扯谎？”小厮摆了饭，请余大先生来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对面，姚五爷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吃过饭，虞华轩笑把方才写帖子话说与余大先生，余大先生气得两脸紫涨，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，说道：“这话是哪个说的？请问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紧，是科名要紧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自然是祖父要紧，这也何消说的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既知是祖父要紧，如何才中了个举人，便丢了天属之亲，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？这样得罪名教的话，我一世也不愿听！二哥，你这位令侄，还亏他中个举，竟是一字不通的人！若是我的侄儿，我先拿他在祠堂里祖宗神位前先打几十板子才好！”唐二棒椎同姚五爷看见余大先生恼得像红虫，知道他的迂性呆气发了，讲些混话，支开了去。

须臾，吃完了茶，余大先生进馆去了。姚五爷起身道：“我去走走再来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今日出去，该说在彭老二家吃了饭出来的了！”姚五爷笑道：“今日我在这里陪先生，人都知道的，不好说在别处。”笑着去了。姚五爷去了一时，又走回来，说道：“老华，厅上有个客来拜你，说是在府里太尊衙门里出来的，在厅上坐着哩，你快出去会他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并没有这个相与，是哪里来的？”正疑惑间，门上传进帖子来：“年家眷同学教弟季萑顿首拜。”虞华轩出到厅上迎接。季萑萧进来，作揖坐下，拿出一封书子，递过来说道：“小弟在京师因同敝东家来贵郡，令表兄杜慎卿先生托寄一书，专候先生。今日得见雅范，实为深幸。”虞华轩接过书子，拆开从头看了，说道：“先生与我敝府厉公祖是旧交？”季萑萧道：“厉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门生，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先生因甚公事下县来？”季萑萧道：“此处无外人，可以奉告。厉太尊因贵县当铺戡子太重，剥削小民，所以托弟下来查一查。如其果真，此弊要除。”虞华轩将椅子挪近季萑萧跟前，低言道：“这是太公祖极大的仁政！敝县别的当铺原也不敢如此，只有仁昌、仁大方家这两个典铺，他又是乡绅，又是盐典，又同府县官相与得极好，所以无所不为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要除这个弊，只要除这两家。况太公祖堂堂太守，何必要同这样的人相与？此说只可放在先生心里，却不可漏泄，说是小弟说的。”季萑萧道：“这都领教了。”虞华轩又道：“蒙先生赐顾，本该备个小酌，奉屈一谈，一来恐怕褻尊，二来小地方耳目众多。明日备个菲酌送到尊寓，万勿见却。”季萑萧道：“这也不敢当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虞华轩起进书房来，姚五爷迎着问道：“可是太尊那里来的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怎么不是。”姚五爷摇着头笑道：“我不信！”唐二棒椎沉吟道：“老华，这倒也不错。果然是太尊里面的人？太尊同你不密迩，同太尊密迩的是彭老三、方老六他们二位。我听见这人来，正在这里疑惑。他果然在太尊衙门里的人，他下县来，不先到他们家去，倒有个先来拜你老哥的？这个话有些不像。恐怕是外方的什么光棍，打着太尊的旗号到处来骗人的钱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！”虞华轩道：“也不见得这人不曾去拜他们。”姚五爷笑道：“一定没有拜。若拜了他们，怎肯还来拜你？”虞华轩道：“难道是太尊叫他来拜我的？是天长杜慎卿表兄在京里写书子给他来的。这人有名的季苇萧。”唐二棒椎摇手道：“这话更不然！季苇萧是定梨园榜的名士。他既是名士，京里一定在翰林院衙门里走动。况且天长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个人，岂有个他出京来，带了杜慎老的书子来给你，不带彭老四的书子来给他家的？这人一定不是季苇萧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是不是罢了，只管讲他怎的！”便骂小厮：“酒席为什么到此时还不停当！”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酒席已经停当了。”

一个小厮掇了被囊行李进来说：“乡里成老爹到了。”只见一人，方巾，蓝布直裰，薄底布鞋，花白胡须，酒糟脸，进来作揖坐下，道：“好呀！今日恰好府上请先生，我撞着来吃喜酒！”虞华轩叫小厮拿水来给成老爹洗脸，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黄泥，一同邀到厅上。摆上酒来，余大先生首席，众位陪坐。天色已黑，虞府厅上点起一对料丝灯来，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，今已六十余年，犹然簇新。余

大先生道：“自古说‘故家乔木’，果然不差。就如尊府这灯，我县里没有第二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‘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’，就像三十年前，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而今彭府上、方府上，都一年盛似一年。不说别的，府里太尊、县里王公，都同他们是一个人，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。百姓怎的不怕他！像这内里幕宾相公，再不肯到别人家去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这些时可有幕宾相公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现有一个姓‘吉’的‘吉’相公下来访事，住在宝林寺僧官家。今日清早，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。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请了家去陪着。三个人进了书房门，讲了一天。不知太爷是作恶哪一个，叫这‘吉’相公下来访的？”唐二棒椎望着姚五爷冷笑道：“何如？”

余大先生看见他说的这些话可厌，因问道：“老爹去年准给衣巾了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亏学台是彭老四的同年，求了他一封书子，所以准的。”余大先生笑道：“像老爹这一副酒糟脸，学台看见，着实精神。怎的肯准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我说我这脸是浮肿着的。”众人一齐笑了。又吃了一会酒，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我和你是老了，没中用的了。英雄出于少年，怎得我这华轩世兄下科高中了，同我们这唐二老爷一齐会上进士，虽不能像彭老四做这样大位，或者像老三、老二候选个县官，也与祖宗争气，我们脸上也有光辉。”余大先生看见这些话更可厌，因说道：“我们不讲这些话，行令吃酒吧。”当下行了一个“快乐饮酒”的令。

行了半夜，大家都吃醉了。成老爹扶到房里去睡。打灯笼送余大先生、唐二棒椎、姚五爷回去。成老爹睡了一夜，半

夜里又吐，吐了又屙屎。不等天亮，就叫书房里的一个小小厮来扫屎。就悄悄向那小小厮说，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两个进来。又鬼头鬼脑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便叫请出大爷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乡僻地面，偏多慕势之风；学校宫前，竟行非礼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

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。他自小七八岁上，就是个神童。后来经史子集之书，无一样不曾熟读，无一样不讲究，无一样不通彻。到了二十多岁，学问成了，一切兵、农、礼、乐、工、虞、水、火之事，他提了头就知到尾，文章也是枚、马，诗赋也是李、杜，况且他曾祖是尚书、祖是翰林、父是太守，真正是个大家。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，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。五河的风俗：说起哪人有品行，他就歪着嘴笑；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，他就鼻子里笑；说哪个人会做诗赋古文，他就眉毛都会笑。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，是有个彭乡绅；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希奇之物，是有个彭乡绅；问五河县哪个有品望，是奉承彭乡绅；问哪个有德行，是奉承彭乡绅；问哪个有才情，是专会奉承彭乡绅。却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还怕，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；还有一件事，人也还亲热，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。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，又守着几亩田园，跑不到别处去，因此就激而为怒。他父亲太守公是个清官，当初在任上时，过些清苦日子。虞华轩在家，省吃俭用，积起几两银子。些时太守公告老在家，不管家务。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，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，说要买田、买房子。讲得差不多，又臭骂那些人一顿，不

买，以此开心。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，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，所以来亲热他。

这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。那日叫管家请出大爷来，书房里坐下，说道：“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，水旱无忧，每年收得六百石稻。他要二千两银子。前日方六房里要买他的，他已经打算卖给他，那些庄房不肯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庄户为什么不肯？”成老爹道：“庄户因方府上田主子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，欠了租又要打板子，所以不肯卖与他。”虞华轩道：“不卖给他，要卖与我？我下乡是摆臭案的？我除了不打他，他还要打我？”成老爹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说你大爷宽宏大量，不像他们刻薄，而今所以来总成的。不知你的银子可现成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的银怎的不现成？叫小厮搬出来给老爹瞧。”当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，往桌上一掀。那元宝在桌上乱滚，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。虞华轩叫把银子收了去，向成老爹道：“我这些银子不扯谎么？你就下乡去说。说了来，我买他的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我在这里还耽搁几天，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老爹有什么公事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明日要到王父母那里领先婶母举节孝的牌坊银子，顺便交钱粮；后日是彭老二的小令爱整十岁，要到那里去拜寿；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，要扰过他，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鼻子里嘻的笑了一声罢了，留成老爹吃了中饭，领坊牌银子、交钱粮去了。

虞华轩叫小厮把唐三痰请了来。这唐三痰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，只请他哥举人，不请他，他就专会打听：方家哪一日请人，请得是哪几个。他都打听在肚里，甚是的。虞华轩晓得他这个毛病，那一日把他寻了来，向他说道：“费你

的心去打听打听，仁昌典方六房里外后日可请的有成老爹。打听的确了来，外后日我就备饭请你。”唐三痰应诺，去打听了半天，回来说道：“并无此说，外后日方六房里并不请人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妙，妙！你外后日清早就到我这里来吃一天。”送唐三痰去了，叫小厮悄悄在香蜡店托小官写了一个红单帖，上写着“十八日午间小饭候光”，下写“方杓顿首”，拿封袋装起来，贴了签，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觉的房里书案上。成老爹交了钱粮，晚里回来看见帖子，自心里欢喜道：“我老头子老运亨通了！偶然扯个谎，就扯着了，又恰好是这一日！”欢喜着睡下。

到十八那日，唐三痰清早来了。虞华轩把成老爹请到厅上坐着，看见小厮一个个从大门外进来，一个拎着酒，一个拿着鸡、鸭，一个拿着脚鱼和蹄子，一个拿着四包果子，一个捧着一大盘肉心烧卖，都往厨房里去。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备酒，也不问他。虞华轩问唐三痰道：“修元武阁的事，你可曾向木匠、瓦匠说？”唐三痰道：“说过了。工料费着哩，他那外面的围墙倒了，要从新砌；又要修一路台基，瓦工需两三个月；里头换梁柱、钉椽子，木工还不知要多少。但凡修理房子，瓦木匠只打半工。他们只说三百，怕不也要五百多银子，才修得起来。”成老爹道：“元武阁是令先祖盖的，却是一县发科甲的风水；而今科甲发在彭府上，该是他家拿银子修了。你家是不相干了，还只管累你出银子？”虞华轩拱手道：“也好。费老爹的心向他家说说，帮我几两银子，我少不得也见老爹的情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这事我说去。他家虽然官员多、气魄大，但是我老头子说话，他也还信我一两句。”虞家

小厮又悄悄的从后门口叫了一个卖草的，把他四个钱，叫他从大门口转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成老爹，我是方六老爷家来的。请老爹就过去，候着哩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拜上你老爷，我就来。”那卖草的去了。

成老爹辞了主人，一直来到仁昌典，门上人传了进去。主人方老六出来会着，作揖坐下。方老六问：“老爹几时上来的？”成老爹心里惊了一下，答应道：“前日才来的。”方老六又问：“寓在哪里？”成老爹更慌了，答应道：“在虞华老家。”小厮拿上茶来吃过。成老爹道：“今日好天气。”方老六道：“正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这些时常会王父母？”方老六道：“前日还会着的。”彼此又坐了一会，没有话说。又吃了一会茶，成老爹道：“太尊这些时总不见下县来过。若还到县里来，少不得先到六老爷家。太尊同六老爷相与得好，比不得别人。其实说，太爷阖县也就敬得是六老爷一位，哪有第二个乡绅抵得过六老爷！”方老六道：“新按察司到任，太尊只怕也就在这些时要下县来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”又坐了一会，又吃了一道茶，也不见一个客来，也不见摆席。成老爹疑惑，肚里又饿了，只得告辞一声，看他怎说。因起身道：“我别过六老爷吧。”方才六也站起来道：“还坐坐。”成老爹道：“不坐了。”即便辞别，送了出来。

成老爹走出大门，摸头不着，心里想道：“莫不是我太来早了？”又想到：“莫不他有甚事怪我？”又想到：“莫不是我错看了帖子？”猜疑不定。又心里想道：“虞华轩家有现成酒饭，且到他家去吃再处。”一直走向虞家。虞华轩在书房里摆着桌子，同唐三痰、姚老五和自己两个本家，摆着五六碗滚

热的肴馔，正吃在快活处。见成老爹进来，都站起身。虞华轩道：“成老爹偏背了我们，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，好快活！”便叫：“快拿一张椅子与成老爹那边坐，泡上好消食的陈茶来与成老爹吃。”小厮远远放一张椅子在上面，请成老爹坐了。那盖碗陈茶，左一碗，右一碗，送来与成老爹。成老爹越吃越饿，肚里说不出的苦。看见他们大肥肉块、鸭子、脚鱼夹着往嘴里送，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。他们一直吃到晚，成老爹一直饿到晚。等他送了客，客都散了，悄悄走到管家房里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。进房去睡下，在床上气了一夜。次日，辞了虞华轩，要下乡回家去。虞华轩问：“老爹几时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若是田的事妥，我就上来；若是田的事不妥，我只等家婢母入节孝祠的日子，我再上来。”说罢，辞别去了。

一日，虞华轩在家无事，唐二棒椎走来说道：“老华，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里出来的，住宝林寺僧官家。方老六、彭老二都会着。竟是真的！”虞华轩道：“前日说不是也是你，今日说真的也是你。是不是罢了，这是什么奇处！”唐二棒椎笑道：“老华，我从不曾会过太尊。你少不得在府里回拜这位季兄去，携带我去见见太尊，可行得么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过了几日，雇了两乘轿子，一同来凤阳。到了衙里，投了帖子。虞华轩又带了一个帖子拜季苇萧。衙里接了帖子，回出来道：“季相公扬州去了，太爷有请。”二位同进去，在书房里会。会过太尊出来，两位都寓在东头。太尊随发帖请饭。唐二棒椎向虞华轩道：“太尊明日请我们，我们没有个坐在下处等他的人老远来邀的。明日我和你到府门口龙兴寺坐着，好让他一邀，我们就进去。”虞华轩笑道：“也

罢。”

次日中饭后，同到龙兴寺一个和尚家坐着，只听得隔壁一个和尚家细吹细唱得有趣。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吹唱得好听，我走过去看看。”看了一会回来，垂头丧气，向虞华轩抱怨道：“我上了你的当！你当这吹打的是谁？就是我县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厉太尊的公子，备了极齐整的席，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，在那里玩耍。他们这样相厚，我前日只该同了方老六来；若同了他来，此时已同公子坐在一处。如今同了你，虽见得太尊一面，到底是个皮里膜外的帐，有什么意思！”虞华轩道：“都是你说的，我又不曾强扯了你来。他如今现在这里，你跟了去不是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同行不疏伴，我还同你到衙里去吃酒。”说着，衙里有人出来邀，两人进衙去。太尊会着，说了许多仰慕的话，又问：“县里节孝几时入祠？我好委官下来致祭。”两人答道：“回去定了日子，少不得具请启来请太公祖。”吃完了饭，辞别出来。次日，又拿帖子辞了行，回县去了。

虞华轩到家第二日，余大先生来说：“节孝入祠，的于出月初三。我们两家有好几位叔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入祠，我们两家都该公备祭酌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里去。我两人出去传一传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合消说！寒舍是一位，尊府是两位，两家绅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们会齐了，一同到祠门口，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，也是大家的气象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传我家的去，你传你家的去。”

虞华轩到本家去了一交，惹了一肚子的气，回来气得一夜也没有睡着。清晨，余大先生走来，气得两只眼白瞪着，问

道：“表弟，你传的本家怎样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——表兄传得怎样？为何气得这样光景？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！我去向寒家这些人说，他不来也罢了，都回我说，方家老太太入祠，他们都要去陪祭候送，还要扯了我也去。我说了他们，他们还要笑我说背时的话。你说可要气死了人！”虞华轩笑道：“寒家亦是如此，我气了一夜！明日我备一个祭桌，自送我家叔祖母，不约他们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也只好如此！”相约定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虞华轩换了新衣帽，叫小厮挑了祭桌，到他本家八房里。进了门，只见冷冷清清，一个客也没有。八房里堂弟是个穷秀才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旧襦衫，出来作揖。虞华轩进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，奉主升车。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，两条扁担，四个乡里人歪抬着，也没有执事。亭子前四个吹手，滴滴打打的吹着，抬上街来。虞华轩同他堂弟跟着，一直送到祠门口歇下。远远望见也是两个破亭子，并无吹手，余大先生、二先生弟兄两个跟着，抬来祠门口歇下。四个人会着，彼此作了揖。看见祠门前尊经阁上挂着灯，悬着彩子，摆着酒席。那阁盖得极高大，又在街中间，四面都望见。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，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！”又站了一会，听得西门三声铙响，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府老太太起身了！”须臾，街上锣响，一片鼓乐之声，两把黄伞，八把旗，四队踹街马，牌上的金字打着“礼部尚书”、“翰林学士”、“提督学院”、“状元及第”，都是余、虞两家送的。执事过了，腰锣、马上吹、提炉簇拥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，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。方六老爷纱帽圆领，跟在

亭子后。后边的客做两班，一班是乡绅，一班是秀才。乡绅是彭二老爷、彭三老爷、彭五老爷、彭七老爷；其余就是余、虞两家的举人、进士、贡生、监生，共有六七十位，都穿着纱帽圆领，恭恭敬敬跟着走。一班是余、虞两家的秀才，也有六七十位，穿着襦衫、头巾，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。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，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那里边记帐；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，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里边记帐。那余、虞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，也还厚道，走到祠前，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，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。随后便是知县、学师、典史、把总，摆了执事来。吹打安位，便是知县祭、学师祭、典史祭、把总祭、乡绅祭、秀才祭、主人家自祭。祭完了，绅衿一哄而出，都到尊经阁上赴席去了。

这里等人挤散了，才把亭子抬了进去，也安了位。虞家还有华轩备的一个祭桌，余家只有大先生备的一副三牲，也祭奠了。抬了祭桌出来，没处散福，算计借一个门斗家坐坐。余大先生抬头看尊经阁上绣衣朱履，觥筹交错。方六老爷行了一回礼，拘束很了，宽去了纱帽圆领，换了方巾便服，在阁上廊沿间徘徊徘徊。便有一个卖花牙婆，姓权，大着一双脚，走上阁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来看老太太入祠！”方六老爷笑容可掬，同她站在一处，伏在栏杆上看执事。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说与她听。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，捉着，一个一个往嘴里送。余大先生看见这般光景，看不上眼，说道：“表弟，我们也不在这里坐着吃酒了，把祭桌抬到你家，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吧，还不看

见这些惹气的事！”便叫挑了祭桌前走。他四五个人一路走着。在街上，余大先生道：“表弟，我们县里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！也因学宫里没有个好官！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里，这样事如何行得去！”余二先生道：“看虞博士那般举动，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，只是被了他的德化，那非礼之事，人自然不能行出来。”虞家弟兄几个同叹了一口气，一同到家。吃了酒，各自散了。

此时元武阁已经动工，虞华轩每日去监工修理。那日晚上回来，成老爹坐在书房里。虞华轩同他作了揖，拿茶吃了，问道：“前日节孝入祠，老爹为什么不到？”成老爹道：“那日我要到的，身上有些病，不曾来得成。舍弟下乡去，说是热闹得很。方府的执事摆了半街，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里送。尊经阁摆席唱戏，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，说：‘若不是方府，怎做得这样大事！’你自然也在阁上偏我吃酒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你就不晓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？”成老爹冷笑道：“你八房里本家穷得有腿没裤子。你本家的人，哪个肯到他那里去？连你这话也是哄我玩，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事已过，不必细讲了。”

吃了晚饭，成老爹说：“那分田的卖主和中人都上县来了，住在宝林寺里，你若要他这田，明日就可以成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要就是了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还有一个说法：这分田全然是我来说的，我要在中间打五十两银子的‘背公’，要在你这里除给我。我还要到那边要中用钱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，老爹是一个元宝。”当下把租头、价银、戥银、银色、鸡、草、小租、酒水、画字、上业主，都讲清了。

成老爹把卖主、中人都约了来，大清早坐在虞家厅上。成老爹进来请大爷出来成契。走到书房里，只见有许多木匠、瓦匠在那里领银子。虞华轩捧着多少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子散人，一个时辰就散掉了几百两。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，叫他出去成田契。虞华轩睁着眼道：“那田贵了！我不要！”成老爹吓了一个痴。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我当真不要了！”便吩咐小厮：“到厅上把那乡里的几个泥腿替我赶掉了！”成老爹气得愁眉苦脸，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几个乡里人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身离恶俗，门墙又见儒修；客到名邦，晋接不逢贤哲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

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，早去晚归，习以为常。那日早上起来，洗了脸，吃了茶，要进馆去。才走出大门，只见三骑马进来，下了马，向余大先生道喜。大先生问：“是何喜事？”报录人拿出条子来看，知道是选了徽州府学训导。余大先生欢喜，待了报录人酒饭，打发了钱去。随即虞华轩来贺喜，亲友们都来贺。余大先生出去拜客，忙了几天，料理到安庆领凭。领凭回来，带家小到任。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寒毡一席，初到任的时候，只怕日用还不足，我在家里吧。”大先生道：“我们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。从前我两个人各处坐馆，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。而今老了，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，那有饭吃没饭吃，也且再商量。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。二弟，你同我去。”二先生应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来徽州到任。

大老生本来极有文名，徽州人都知道。如今来做官，徽州人听见，个个欢喜。到任之后，会见大先生胸怀坦白、言语爽利，这些秀才们本不来会的，也要来会会，人人自以为得明师。又会着二先生谈谈，谈得都是些有学问的话，众人越发钦敬，每日也有几个秀才来往。

那日，余大先生正坐在厅上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秀才来，

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面皮深黑，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光景。那秀才自己手里拿着帖子，递与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写着：“门生王蕴。”那秀才递上帖子，拜了下去。余大先生回礼，说道：“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辉的么？”王玉辉道：“门生正是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玉兄，二十年闻声相思，而今才得一见。我和你只论好弟兄，不怕拘这些俗套。”遂请到书房里去坐，叫人请二老爷出来。二先生出来，同王玉辉会着，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，三人坐下。王玉辉道：“门生在学里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，是个迂拙的人，往年就是本学老师，门生也不过是公堂一见而已。而今因大老师和世叔来，是两位大名下，所以要时常来聆老师和世叔的教训。要求老师不认做大概学里门生，竟要把我做个受业弟子才好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，你我老友，何出此言？”二先生道：“一向知道吾兄清贫，如今在家可做馆？长年何以为生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不瞒世叔说，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：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是哪三部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一部礼书，一部字书，一部乡约书。”二先生道：“礼书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，如事亲之礼、敬长之礼等类。将经文大书，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，教子弟们自幼习学。”大先生道：“这一部书该颁于学宫，通行天下。请问字书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字书是七年识字法。其书已成，就送来与老师细阅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字学不讲久矣，有此一书，为功不浅。请问乡约书怎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，劝醒愚民的意思。门生因这三部书，终日手不停披，所以没的工夫做馆。”大先生道：“几位公郎？”王玉辉道：“只

得一个小儿，倒有四个小女。大小女守节在家里，那几个小女都出阁不上一年多。”说着，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饭，将门生帖子退了不受，说道：“我们老弟兄，要时常屈你来谈谈，料不嫌我苜蓿风味怠慢你。”弟兄两个，一同送出大门来。王先生慢慢回家。他家离城有十五里。

王玉辉回到家里，向老妻和儿子说余老师这些相爱之意。次日，余大先生坐轿子下乡，亲自来拜，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会，去了。又次日，二先生自己走来。领着一个门斗，挑着一石米，走进来，会着王玉辉，作揖坐下。二先生道：“这是家兄的禄米一石。”又手里拿出一封银子来道：“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，送与长兄先生，权为数日薪水之资。”王玉辉接了这银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小侄没有孝敬老师和世叔，怎反受起老师的惠来？”余二先生笑道：“这个何足为奇。只是贵处这学署清苦，兼之家兄初到。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，家兄也想学他。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是‘长者赐，不敢辞’，只得拜受了。”备饭留二先生坐，拿出这三样书的稿子来，递与二先生看。二先生细细看了，不胜叹息。坐到下午时分，只见一个人走进来说道：“王老爹，我家相公病得很，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。请老爹就要去。”王玉辉向二先生道：“这是第三个小女家的人。因女婿有病，约我去看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如此，我别过吧。尊作的稿子，带去与家兄看，看毕再送过来。”说罢起身。那门斗也吃了饭，挑着一担空箩，将书稿子丢在箩里，挑着跟进城去了。

王先生走了二十里，到了女婿家。看见女婿果然病重，医生在那里看，用着药总不见效。一连过了几天，女婿竟不在

了，王玉辉恸哭了一场。见女儿哭得天愁地惨，候着丈夫入过殓，出来拜公婆和父亲道：“父亲在上，我是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，在家累着父亲养活，而今我又死了丈夫，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？父亲是寒士，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如今要怎样？”三姑娘道：“我而今辞别公婆、父亲，也便寻一条死路，跟着丈夫一处去了！”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，惊得泪下如雨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气疯了！自古蝼蚁尚且贪生，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！你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。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，要你父亲养活？快不要如此！”三姑娘道：“爹妈也老了，我做媳妇的不能孝顺爹妈，反累爹妈，我心里不安。只是由着我到这条路上去吧！只是我死还有几天工夫，要求父亲到家替母亲说了，请母亲到这里来，我当面别一别。这是要紧的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亲家，我仔细想来，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，倒也由着她行吧。自古‘心去意难留’。”因向女儿道：“我儿，你既如此，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，我难道反拦阻你？你竟是这样做吧。我今日就回家去，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。”

亲家再三不肯。王玉辉执意，一径来到家里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。老孺人道：“你怎的越老越呆了！一个女儿要死，你该劝她，怎么倒叫她死？这是什么话说！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！”老孺人听见，痛哭流涕，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，到亲家家去了。王玉辉在家，依旧看书写字，候女儿的信息。老孺人劝女儿，哪里劝得转。一般每日梳洗，陪着母亲坐，只是茶饭全然不吃。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，千方百计，总不肯吃。饿到六天上，不能起床。母亲看着，伤心

惨目，痛入心脾，也就病倒了，抬了回来，在家睡着。

又过了三日，二更天气，几把火把，几个人来打门，报道：“三姑娘饿了八日，在今日午时去世了！”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，灌醒回来，大哭不止。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：“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！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，你哭她怎的？她这死得好，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！”因仰天大笑道：“死得好，死得好！”大笑着，走出房门去了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知道，大惊，不胜惨然，即备了香楮三牲，到灵前去拜奠。拜奠过，回衙门，立刻传书办备文书请旌烈妇。二先生帮着赶造文书，连夜详了出去。二先生又备了礼来祭奠。三学的人听见老师如此隆重，也就纷纷来祭奠的，不计其数。过了两个月，上司批准下来，制主入祠，门首建坊。到了入祠那日，余大先生邀请知县，摆齐了执事，送烈女入祠。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，步行了送。当日入祠安了位，知县祭，本学祭，余大先生祭，阖县乡绅祭，通学朋友祭，两家亲戚祭，两家本族祭，祭了一天，在明伦堂摆席。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，说他生这样好女儿，为伦纪生色。王玉辉到了此时，转觉心伤，辞了不肯来。众人在明伦堂吃了酒，散了。

次日，王玉辉到学署来谢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、二先生都会着，留着吃饭。王玉辉说起：“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，心下不忍，意思要到外面去作游几时。又想，要作游，除非到南京去，那里有极大的书坊，还可以逗着他们刻这三部书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要往南京，可惜虞博士去了；若是虞博士

在南京，见了此书，赞扬一番，就有书坊抢的刻去了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先生要往南京，哥如今写一封书子去，与少卿表弟和绍光先生。这人言语是值钱的。”大先生欣然写了几封字，庄征君、杜少卿、迟衡山、武正字都有。

王玉辉老人家不能走旱路，上船从严州、西湖这一路走。一路看着水色山光，悲悼女儿，凄凄惶惶。一路来到苏州，正要换船，心里想起：“我有一个老朋友住在邓尉山里，他最爱我的书。我何不去看看他？”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个饭店里住下，搭船往邓尉山。那还是上昼时分，这船到晚才开。王玉辉问饭店的人道：“这里有什么好玩的所在？”饭店里人道：“这一上去，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丘，怎么不好玩！”王玉辉锁了房门，自己走出去。

初时街道还窄，走到三二里路，渐渐阔了。路旁一个茶馆，王玉辉走进去坐下，吃了一碗茶；看见那些游船，有极大的，里边雕梁画柱，焚着香，摆着酒席，一路游到虎丘去。游船过了多少，又有几只堂客船，不挂帘子，都穿着极鲜艳的衣服，在船里坐着吃酒。王玉辉心里说道：“这苏州风俗不好。一个妇人家不出闺门，岂有个叫了船在这河内游荡之理！”又看了一会，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，他又想起女儿，心里哽咽，那热泪直滚出来。王玉辉忍着泪，出茶馆门，一直往虎丘那条路上去。只见一路卖的腐乳、席子、耍货，还有那四时的花卉，极其热闹，也有卖酒饭的，也有卖点心的。王玉辉老人家足力不济，慢慢的走了许多时，才到虎丘寺门口。循着阶级上去，转弯便是千人石，那里也摆着有茶桌子。王玉辉坐着吃了一碗茶，四面看看，其实华丽。那天色阴阴的，

像个要下雨的一般。王玉辉不能久坐，便起身来，走出寺门。走到半路，王玉辉饿了，坐在点心店里，那猪肉包子六个钱一个，王玉辉吃了，交钱出店门。

慢慢走回饭店，天已昏黑，船上人催着上船。王玉辉将行李拿到船上，幸亏雨不曾下得大，那船连夜的走。一直来到邓尉山，找着那朋友家里。只见一带矮矮的房子，门前垂柳掩映，两扇门关着，门上贴了白。王玉辉就吓了一跳，忙去敲门，只见那朋友的儿子，挂着一身的孝，出来开门。见了王玉辉，说道：“老伯如何今日才来？我父亲哪日不想你！直到临回首的时候，还念着老伯不曾得见一面，又恨不曾得见老伯的全书。”王玉辉听了，知道这个老朋友已死，那眼睛里热泪纷纷滚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父亲几时去世的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不曾尽七。”王玉辉道：“灵柩还在家哩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在家里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引我到灵柩前去。”那孝子道：“老伯，且请洗了脸，吃了茶，再请老伯进来。”当下就请王玉辉坐在堂屋里，拿水来洗了脸。王玉辉不肯等吃了茶，叫那孝子领到灵柩前。孝子引进中堂，只见中间奉着灵柩，面前香炉、烛台、遗像、魂幡，王玉辉恸哭了一场，倒身拜了四拜。那孝子谢了。王玉辉吃了茶，又将自己盘费买了一副香纸牲礼，把自己的书一同摆在灵柩前祭奠，又恸哭了一场。住了一夜，次日要行，那孝子留他不住，又在老朋友灵柩前辞行，又大哭了一场，含泪上船。那孝子直送到船上，方才回去。

王玉辉到了苏州，又换了船，一路来到南京水西门上岸，进城寻了个下处，在牛公庵住下。次日，拿着书子去寻了一

日回来。哪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，杜少卿寻他去了；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；迟衡山、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，一个也遇不着。王玉辉也不懊悔，听其自然，每日在牛公庵看书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盘费用尽了，上街来闲走走。才走到巷口，遇着一个人作揖，叫声：“老伯怎的在这里？”王玉辉看那人，原来是同乡人，姓邓，名义，字质夫。这邓质夫的父亲是王玉辉同案进学，邓质夫进学又是王玉辉做保结，故此称是老伯。王玉辉道：“老侄，几年不见，一向在哪里？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寓在哪里？”王玉辉道：“我就在前面这牛公庵里，不远。”邓质夫道：“且同到老伯下处去。”

到了下处，邓质夫拜见了，说道：“小侄自别老伯，在扬州这四五年。近日是东家托我来卖上江食盐，寓在朝天宫。一向记念老伯，近况好么？为什么也到南京来？”王玉辉请坐下，说道：“贤侄，当初令堂老夫人守节，邻家失火，令堂对天祝告，反风灭火，天下皆闻。哪知我第三个小女，也有这一番节烈。”因悉把女儿殉女婿的事说了一遍，“我因老妻在家哭泣，心里不忍；府学余老师写了几封书子与我来会这里几位朋友，不想一个也会不着。”邓质夫道：“是哪几位？”王玉辉一一说了。邓质夫叹道：“小侄也恨的来迟了！当年南京有虞博士在这里，名坛鼎盛，那泰伯祠大祭的事，天下皆闻。自从虞博士去了，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。小侄去年来，曾会着杜少卿先生，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过庄征君，而今都不在家了。老伯这寓处不便，且搬到朝天宫小侄那里寓些时。”王玉辉应了，别过和尚，付了房钱，叫人挑行李，同邓质夫

到朝天宫寓处住下。邓质夫晚间备了酒肴，请王玉辉吃着，又说起泰伯祠的话来。王玉辉道：“泰伯祠在哪里？我明日要去看看。”邓质夫道：“我明日同老伯去。”

次日，两人出南门。邓质夫带了几分银子把与看门的，开了门，进到正殿，两人瞻拜了。走进后一层，楼底下，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。两人将袖子拂去尘灰看了。又走到楼上，见八张大柜，关锁着乐器、祭器，王玉辉也要看。看祠的人回：“钥匙在迟府上。”只得罢了。下来两廊走走，两边书房都看了，一直走到省牲所，依旧出了大门，别过看祠的。两个又到报恩寺玩玩，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壶茶，出来寺门口酒楼上吃饭。王玉辉向邓质夫说：“久在客边烦了，要回家去，只是没有盘缠。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怎的这样说！我这里料理盘缠，送老伯回家去。”便备了钱行的酒，拿出十几两银子来，又雇了轿夫，送王先生回徽州去。又说道：“老伯，你虽去了，把这余先生的书交与小侄。等各位先生回来，小侄送与他们，也见得老伯来走了一回。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最好。”便把书子交与邓质夫，起身回去了。

王玉辉去了好些时，邓质夫打听得武正字已到家，把书子自己送去。正值武正字出门拜客，不曾会着，丢了书子去了，向他家人说：“这书是我朝天宫姓邓的送来的。其中缘由，还要当面会再说。”武正字回来看了书，正要朝天宫去回拜，恰好高翰林家着人来请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宾朋高宴，又来奇异之人；患难相扶，更出武勇之辈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

话说武正字那日回家，正要回拜邓质夫，外面传进一副请帖，说：“翰林院高老爷家请即日去陪客。”武正字对来人说道：“我去回拜了一个客，即刻就来。你先回复老爷去吧。”家人道：“家老爷多拜上老爷，请的是浙江一位万老爷，是家老爷从前拜盟的弟兄，就是请老爷同迟老爷会会，此外就是家老爷亲家秦老爷。”武正字听见有迟衡山，也就勉强应允了。回拜了邓质夫，彼此不相值。午后高府来邀了两次，武正字才去。高翰林接着，会过了。书房里走出施御史、秦中书来，也会过了。才吃着茶，迟衡山也到了。

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万老爷，因对施御史道：“这万敝友是浙江一个最有用的人，一笔的好字。二十年前，学生做秀才的时候，在扬州会着他。他那时也是个秀才，他的举动就有些不同，那时盐务的诸公都不敢轻慢他，他比学生在那边更觉得得意些。自从学生进京后，彼此就疏失了。前日他从京师回来，说已由序班授了中书，将来就是秦亲家的同衙门了。”秦中书笑道：“我的同事，为甚要亲翁做东道？明日乞到我家去。”说着，万中书已经到门，传了帖。高翰林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，叫管家请轿，开了门。

万中书从门外下了轿，急趋上前，拜揖叙坐，说道：“蒙

老先生见召，实不敢当。小弟二十年别怀，也要借尊酒一叙。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还另有外客？”高翰林道：“今日并无外客，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亲家秦中翰，还有此处两位学中朋友，一位姓武，一位姓迟，现在西厅上坐着哩。”万中书便道：“请会。”管家去请，四位客都过正厅来，会过。施御史道：“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小弟二十年前，在扬州得见高老先生。那时高老先生还未曾高发，那一段非凡气魄，小弟便知道后来必是朝廷的柱石。自高老先生发解之后，小弟奔走四方，却不曾到京师一晤，去年小弟到京，不料高老先生却又养望在家了；所以昨在扬州几个敝相知处有事，只得绕道来聚会一番。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诸位先生的教。”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班甚时补得着？出京来却是为何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的班次，进士是一途，监生是一途。学生是就的办事职衔，将来终身都脱不得这两个字。要想加到翰林学士，料想是不能了。近来所以得缺甚难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就了不做官，这就不如不就了。”万中书丢了这边，便向武正字、迟衡山道：“二位先生高才久屈，将来定是大器晚成的。就是小弟这就职的事，原算不得，始终还要从科甲出身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弟辈碌碌，怎比老先生大才。”武正字道：“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，将来自是难兄难弟可知。”

说着，小厮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西厅用饭。”高翰林道：“先用了便饭，好慢慢的谈谈。”众人到西厅，饭毕，高翰林叫管家开了花园门，请诸位老爷看看。众人从西厅右首一个月门内进去，另有一道长粉墙，墙角一个小门进去，便是一带走廊，从走廊转东首，下石子阶，便是一方兰圃。这时天

气温和，兰花正放。前面石山、石屏，都是人工堆就的；山上有小亭，可以容三四人；屏旁置瓷墩两个，屏后有竹子百十竿，竹子后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红栏杆，里边围着些未开的芍药。高翰林同万中书携着手，悄悄的讲话，直到亭子上去了。施御史同着秦中书，就随便在石屏下闲坐。迟衡山同武正字，信步从竹子里面走到芍药栏边。迟衡山对武书道：“园子倒也还洁净，只是少些树木。”武正字道：“这是前人说过的：亭沼譬如爵位，时来则有之；树木譬如名节，非素修弗能成。”说着，只见高翰林同万中书从亭子里走下来，说道：“去年在庄濯江家，看见武先生的《红芍药》诗，如今又是开芍药的时候了。”

当下主客六人，闲步了一回，从新到西厅上坐下。管家叫茶上点上一巡攒茶。迟衡山问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省有个敝友，是处州人，不知老先生可曾会过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处州最有名的不过是马纯上先生，其余在学的朋友也还认得几个，但不知令友是谁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这马纯上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，怎么不认得！他如今进京去了，他进了京，一定是就得手的。”武书忙问道：“他至今不曾中举，他为什么进京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学道三年任满，保题了他的优行。这一进京，倒是个功名的捷径，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。”施御史在旁道：“这些异路功名，弄来弄去，始终有限。有操守的，到底要从科甲出身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上年他来敝地，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，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，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迟先生，你这话就差了。我朝二百年来，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，摩

元得元，摩魁得魁。那马纯上讲的举业，只算得些门面话，其实此中的奥妙，他全然不知。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，考二百个案首，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。”武正字道：“难道大场里同学道是两样看法不成？”高翰林道：“怎么不是两样！凡学道考得起的，是大场里再也不会中的；所以小弟未曾侥幸之先，只一心去揣摩大场，学道那里。时常考个三等也罢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元作，敝省的人，个个都揣摩烂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，‘揣摩’二字，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。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，没有一句话是杜撰，字字都是有来历的，所以才得侥幸。若是不知道揣摩，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。那马先生讲了半生，讲得都是些不中的举业。他要晓得‘揣摩’二字，如今也不知做到什么官了！”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话，真是后辈的津梁。但这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学。小弟在扬州敝友家，见他著的《春秋》，倒也甚有条理。”

高翰林道：“再也莫提起这话。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，他是朝廷征召过的，而今在家闭门注《易》。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，听见他说：‘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，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。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，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，这也就可笑之极了！”武正字道：“老先生，此话也不过是他偶然取笑。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，当初文王、周公为什么就引用微子、箕子？后来孔子为什么就引用颜子？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足见先生博学。小弟专经是《毛诗》，不是《周易》，所以未曾考核得清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提起《毛诗》两字，越发可笑了。近来这些做举业的，泥定了朱注，越讲越不明白。四五年前，天长杜少卿

先生纂了一部《诗说》，引了些汉儒的说话，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。可见‘学问’两个字，如今是不必讲的了！”迟衡山道：“这都是一偏的话。依小弟看来：讲学问的只讲学问，不必问功名；讲功名的只讲功名，不必问学问。若是两样都要讲，弄到后来，一样也做不成。”

说着，管家来禀：“请上席。”高翰林奉了万中书的首座、施待御的二座，迟先生三座，武先生四座，秦亲家五座，自己坐了主位。三席酒就摆在西厅上面，酒肴十分齐整，却不曾有戏。席中又谈了些京师里的朝政。说了一会，迟衡山向武正字道：“自从虞老先生离了此地，我们的聚会也渐渐的就少了。”少顷，转了席，又点起灯烛来。吃了一巡，万中书起身辞去。秦中书拉着道：“老先生一来是敝亲家的同盟，就是小弟的亲翁一般；二来又忝在同班，将来补选了，大概总在一处。明日千万到舍间一叙。小弟此刻回家，就具过柬来。”又回头对众人道：“明日一个客不添，一个客不减，还是我们照旧六个人。”迟衡山、武正字不曾则一声。施御史道：“极好。但是小弟明日打点屈万老先生坐坐的，这个竟是后日吧。”万中书道：“学生昨日才到这里，不料今日就扰高老先生，诸位老先生尊府还不曾过来奉谒，哪里有个就来叨扰的？”高翰林道：“这个何妨。敝亲家是贵同衙门，这个比别人不同。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。”万中书含糊应允了。诸人都辞了主人，散了回去。

当下秦中书回家，写了五副请帖，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、施老爷、迟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爷；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，叫一班戏，次日清晨伺候；又发了一个谕帖，谕门下

总管，叫茶厨伺候，酒席要体面些。

次日，万中书起来，想道：“我若先去拜秦家，恐怕拉住了，那时不得去拜众人，他们必定就要怪，只说我捡有酒吃的人家跑；不如先拜了众人，再去到秦家。”随即写了四副帖子，行拜施御史。御史出来会了，晓得就要到秦中书家吃酒，也不曾款留。随即去拜迟相公，迟衡山家回：“昨晚因修理学宫的事，连夜出城往句容去了。”只得又拜武相公，武正字家回：“相公昨日不曾回家，来家的时节再来回拜吧。”

是日早饭时候，万中书到了秦中书家，只见门口有一箭阔的青墙，中间缩着三号，却是起花的大门楼。轿子冲着大门立定，只见大门里粉屏上贴着红纸朱标的“内阁中书”的封条，两旁站着两行雁翅的管家，管家脊背后便是执事上的帽架子，上首还贴着两张“为禁约事”的告示。

帖子传了进去，秦中书迎出来，开了中间屏门。万中书下了轿，拉着手，到厅上行礼、叙坐、拜茶。万中书道：“学生叨在班末，将来凡事还要求提携。今日有个贱名在此，只算先来拜谒，叨扰的事，容学生再来另谢。”秦中书道：“敝亲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，将来小弟设若竟补了，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令亲台此刻可曾来哩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他早间差人来说，今日一定到这里来。此刻也差不多了。”说着，高翰林、施御史两乘轿已经到门，下了轿，走进来了，叙了坐，吃了茶。高翰林道：“秦亲家，那迟年兄同武年兄这时也该来了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又差人去邀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武先生或者还来，那迟先生是不来的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何以见得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早间在他两家奉拜，武先生家回：

‘昨晚不曾回家。’迟先生因修学宫的事往句容去了，所以晓得迟先生不来。”施御史道：“这两个人却也作怪。但凡我们请他，十回到有九回不到。若说他当真有事，做秀才的哪里有这么许多事！若说他做身分，一个秀才的身分到哪里去！”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同敝亲家在此，那二位来也好，不来也罢！”万中书道：“那二位先生的学问，想必也还是好的？”高翰林道：“哪里有什么学问！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。只因上年，国子监里有一位虞博士，着实作兴这几个人，因而大家联属。而今也渐渐淡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见左边房子里面高声说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众人都觉诧异。秦中书叫管家去书房后面去看是什么人喧嚷。管家来禀道：“是二老爷的相与凤四老爹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原来凤老四在后面，何不请他来谈谈？”管家从书房里去请了出来。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，两眼圆睁，双眉直竖，一部极长的乌须垂过了胸膛，头戴一顶力士巾，身穿一领元色缎紧袖袍，脚蹬一双尖头靴，腰束一条丝鸾绦，肘下挂着小刀子，走到厅中间，作了一个总揖，便说道：“诸位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在后面却不知道，失陪得紧。”秦中书拉着坐了，便指着凤四老爹对万中书道：“这位凤长兄是敝处这边一个极有义气的人。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，而且一部《易筋经》记得烂熟的。他若是趲一个劲，哪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，他会丝毫不觉得。这些时，舍弟留他在舍间早晚请教，学他的技艺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这个品貌，原是个奇人，不是那手无缚鸡之力的。”秦中书又向凤四老爹问道：“你方才在里边连叫‘妙，妙！’却是为何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不是我，是你令弟。

令弟才说人的力气到底是生来的，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气，着人拿椎棒打，越打越不疼，他一时喜欢起来，在那里说妙。”万中书向秦中书道：“令弟老先生在府，何不也请出来会会？”秦中书叫管家进去请。那秦二侉子已从后门里骑了马，进小营看试箭去了。

小厮们来请到内厅用饭。饭毕，小厮们又从内厅左首开了门，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。万中书同着众客进来。原来是两个对厅，比正厅略小些，却收拾得也还精致。众人随便坐了，茶上捧进十二样的攒茶来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又向炉内添上些香。万中书暗想道：“他们家的排场毕竟不同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来？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，现任的官府不能叫他来上门，也没有他这些手下人伺候。”正想着，一个穿花衣的末脚拿着一本戏目走上来，打了抢跪，说道：“请老爷先赏两出。”万中书让过了高翰林、施御史，就点了一出《请宴》、一出《饯别》，施御史又点了一出《五台》，高翰林又点了一出《追信》。末脚拿笏板在旁边写了，拿到戏房里去扮。

当下秦中书又叫点了一巡清茶。管家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外边坐。”众人陪着万中书从对厅上过来。到了二厅，看见做戏的场口已经铺设得齐楚，两边放了五把圈椅，上面都是大红盘金椅搭，依次坐下。长班带着全班的戏子，都穿了脚色的衣裳，上来禀参了全场。打鼓板才立到沿口，轻轻的打了一下鼓板。只见那贴旦装了一个红娘，一扭一捏，走上场来。长班又上来打了一个抢跪，禀了一声“赏坐”，那吹手们才坐下去。

这红娘才唱了一声，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，又有

红黑帽子吆喝了进来。众人都疑惑：《请宴》里面从没有这个做法的！只见管家跑进来，说不出话来。早有一个官员，头戴纱帽，身穿玉色缎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走上厅来。后面跟着二十多个快手，当先两个走到上面，把万中书一手揪住，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，就采了出去。那官员一言不发，也就出去了。众人吓得面面相觑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梨园子弟，从今笑煞乡绅；萍水英雄，一力担承患难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

话说那万中书在秦中书家厅上看戏，突被一个官员带领捕役进来，将他锁了出去。吓得施御史、高翰林、秦中书面面相觑，摸头不着。那戏也就剪住了。众人定了一会，施御史向高翰林道：“贵相知此事，老先生自然晓得个影子？”高翰林道：“这件事情，小弟丝毫不知。但是刚才方县尊也太可笑，何必装这个模样？”秦中书又埋怨道：“姻弟席上被官府锁了客去，这个脸面却也不甚好看！”高翰林道：“老亲家，你这话差了。我坐在家里，怎晓得他有甚事？况且拿去的是他，不是我，怕人怎的？”说着，管家又上来禀道：“戏子们请老爷的示：还是伺候，还是回去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客犯了事，我家人没有犯事，为甚的不唱！”大家又坐着看戏。只见凤四老爹一个人坐在远远的，望着他们冷笑。秦中书瞥见，问道：“凤四哥，难道这件事你有些晓得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如何得晓得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你不晓得，为什么笑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笑诸位老先生好笑。人已拿去，急他则甚！依我的愚见，应该差一个能干人到县里去打探打探，到底为的甚事，一来也晓得下落，二来也晓得可与诸位老爷有碍。”施御史忙应道：“这话是得很！”秦中书连忙道：“是得很！是得很！”当下差了一个人，叫他到县里打探。那管家去了。

这里四人坐下，戏子从新上来做了《请宴》，又做《饯别》。施御史指着对高翰林道：“他才这两出戏点得就不利市。才‘请宴’就‘饯别’，弄得宴还不算请，别到饯过了！”说着，又唱了一出《五台》。才要做《追信》，那打探的管家回来了，走到秦中书面前说：“连县里也找不清。小的会着了刑房萧二老爹，才托人抄了他一张牌票来。”说着，递与秦中书看。众人起身都来看，是一张竹纸，抄得潦潦草草的。上写着：

台州府正堂祁，为海防重地等事。奉巡抚浙江都察院邹宪行参革台州总兵苗而秀案内要犯一名万里（即万青云），系本府已革生员，身中，面黄，微须，年四十九岁，潜逃在外，现奉亲提。为此，除批差缉获外，合亟通行。凡在缉获地方，仰县即时添差拿获，解府详审。慎毋迟误！须至牌者。

又一行下写：

右牌仰该县官吏准此。

原来是差人拿了通缉的文凭投到县里，这县尊是浙江人，见是本省巡抚亲提的人犯，所以带人亲自拿去的。其实犯事的始末，连县尊也不明白。

高翰林看了，说道：“不但人拿得糊涂，连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涂。此人说是个中书，怎么是个已革生员？就是已革生员，怎么拖到总兵的参案里去？”秦中书望着凤四老爹道：“你方才笑我们的，你如今可能知道么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们这种人会打听什么，等我替你去！”立起身来就走。秦中书道：“你当真的去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个扯谎做什么！”说

着，就去了。

凤四老爹一直到县门口，寻着两个马快头。那马快头见了凤四老爹，跟着他，叫东就东，叫西就西。凤四老爹叫两个马快头引带他去会浙江的差人。那马快头领着凤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，会着浙江的人。凤四老爹问差人道：“你们是台州府的差？”差人答道：“我是府差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万相公到底为的甚事？”差人道：“我们也不知。只是敝上人吩咐，说是个要紧的人犯，所以差了各省来缉。老爹有甚吩咐，我照顾就是了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如今现在哪里？”差人道：“方老爷才问了他一堂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。如今寄在外监里，明日领了文书，只怕就要起身。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在外监里，我自己去看他。你们明日领了文书，千万等我到这里你们再起身。”差人应允了。凤四老爹同马快头走到监里，会着万中书。万中书向凤四老爹道：“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极枉了。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，不知此后可能再会了。”凤四老爹又细细问了他一番，只不得明白。因忖道：“这场官司，须是我同到浙江去，才得明白。”也不对万中书说，竟别了出监，说：“明日再来奉看。”

一气回到秦中书家，只见那戏子都已散了，施御史也回去了，只有高翰林还在这里等信，看见凤四老爹回来，忙问道：“到底为甚事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真正奇得紧！不但官府不晓得，连浙江的差人也不晓得。不但差人不晓得，连他自己也不晓得。这样糊涂事，须我同他到浙江去，才得明白。”秦中书道：“这也就罢了，哪个还管他这些闲事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的意思，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。如果他这官司利害，我就

帮他去审审，也是会过这一场。”高翰林也怕日后拖累，便撺掇凤四老爹同去。晚上，送了十两银子到凤家来，说：“送凤四老爹路上做盘缠。”凤四老爹收了。

次日起来，直到三官堂会着差人。差人道：“老爹好早。”凤四老爹同差人转出弯到县门口，来到刑房里，会着萧二老爹，催着他清稿；并送签了一张解批，又拨了四名长解皂差，听本官签点，批文用了印。官府坐在三堂上，叫值日的皂头把万中书提了进来。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门口伺候。只见万中书头上还戴着纱帽，身上还穿着七品补服，方县尊猛想到：“他拿的是个已革的生员，怎么却是这样服色？”又对明了人名、年貌，丝毫不诬，因问道：“你到底是生员是官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我本是台州府学的生员。今岁在京，因书法端楷，保举中书职衔的。生员不曾革过。”方知县道：“授职的知照，想未下来。因有了官司，抚台将你生员咨革了，也未可知。但你是个浙江人，本县也是浙江人，本县也不难为你。你的事，你自己好好去审就是了。”因又想到：“他回去了，地方官说他是已革生员，就可以动刑了。我是个同省的人，难道这点照应没有？”随在签批上朱笔添了一行：

本犯万里，年貌与来文相符，现今头戴纱帽，身穿七品补服，供称本年在京保举中书职衔，相应原身锁解。

该差毋许须索，亦毋得疏纵。

写完了，随签了一个长差赵升，又叫台州府差进去，吩咐道：“这人比不得盗贼，有你们两个，本县这里添一个也够了。你们路上须要小心些。”三个差人接了批文，押着万中书出来。

凤四老爹接着，问府差道：“你是解差们？过清了？”指

着县差问道：“你是解差？”府差道：“过清了。他是解差。”县门口看见锁了一个戴纱帽穿补服的人出来，就围了有两百人看，越让越不开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赵头，你住在哪里？”赵升道：“我就在转弯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先到你家去。”一齐走到赵升家，小堂屋里坐下。凤四老爹叫赵升把万中书的锁开了。凤四老爹脱下外面一件长衣来，叫万中书脱下公服换了。又叫府差到万老爷寓处叫了管家来。府差去了回来说：“管家都未回寓处，想是逃走了。只有行李还在寓处，和尚却不肯发。”凤四老爹听了，又除了头上的帽子，叫万中书戴了，自己只包着网巾，穿着短衣，说道：“这里地方小，都到我家去。”

万中书同三个差人跟着凤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。进了大门，二层厅上立定，万中书纳头便拜。凤四老爹拉住道：“此时不必行礼，先生且坐着。”便对差人道：“你们三位都是眼亮的，不必多话了。你们都在我这里住着。万老爹是我的相与，这场官司，我是要同了去的。我却也不难为你。”赵升对来差道：“二位可有的说？”来差道：“凤四老爹吩咐，这有什么说。只求老爹作速些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下把三个差人送在厅对面一间空房里，说道：“此地权住两日。三位不妨就搬行李来。”三个差人把万中书交与凤四老爹，竟都放心，各自搬行李去了。

凤四老爹把万中书拉到左边一个书房里坐着，问道：“万先生，你的这件事，不妨实实的对我说，就有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帮衬你。说含糊话，那就罢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我看老爹这个举动，自是个豪杰。真人面前我也不说假话了，我这场官司，倒不输在台州府，反要输在江宁县。”凤四老爹道：

“江宁县方老爷待你甚好，这是为何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不瞒老爹说，我实在是个秀才，不是个中书。只因家下日计艰难，没奈何出来走走。要说是个秀才，只好喝风扇烟；说是个中书，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，才肯有些照应。不想今日被县尊把我这服色同官职写在批上，将来解回去，钦案都也不妨，倒是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。”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道：“万先生，你假如是个真官回去，这官司不知可得赢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我同苗总兵系一面之交，又不曾有甚过赃犯法的事，量情不得大输。只要那里不晓得假官一节，也就罢了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且住着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万中书住在书房里，三个差人也搬来住在厅对过空房里。凤四老爹一面叫家里人料理酒饭，一面自己走到秦中书家去。

秦中书听见凤四老爹来了，大衣也没有穿，就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凤四哥，事体怎么样了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还问哩！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；你还不晓得哩！”秦中书吓得慌慌张张的，忙问道：“怎的？怎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怎的不怎的，官司够你打半生！”秦中书越发吓得面如土色，要问都问不出来了。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说他到底是个甚官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他说是个中书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的中书还在判官那里造册哩！”秦中书道：“难道他是个假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假的何消说！只是一场钦案官司，把一个假官从尊府拿去，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，只消带上一笔，莫怪我说，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‘滚水泼老鼠’了。”

秦中书听了这些话，瞪着两只白眼，望着凤四老爹道：“凤四哥，你是极会办事的人。如今这件事，到底怎样好？”凤

四老爹道：“没有怎样好的法。他的官司不输，你的身家不破。”秦中书道：“怎能叫他官司不输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假官就输，真官就不输。”秦中书道：“他已是假的，如何又得真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难道你也是假的？”秦中书道：“我是遵例保举来的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保举得，他就保举不得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就是保举，也不得及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怎的不得及？有了钱，就是官！现放着一位施老爷，还怕商量不来！”秦中书道：“这就快些叫他办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到如今办，他又不做假的了！”秦中书道：“依你怎么样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若要依我么，不怕拖官司，竟自随他去。若要图干净，替他办一个，等他官司赢了来，得了缺，叫他一五一十算了来还你。就是九折三分钱也不妨。”秦中书听了这个话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都是好亲家拖累这一场，如今却也没法了！凤四哥，银子我竟出，只是事要你办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就是水中捞月了。这件事，要高老先生去办。”秦中书道：“为甚的偏要他去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如今施御史老爷是高老爷的相好，要恳着他作速照例写揭帖，揭到内阁，存了案，才有用哩！”秦中书道：“凤四哥，果真你是见事的人！”随即写了一个帖子，请高亲家老爷来商议要话。

少刻，高翰林到了。秦中书会着，就把凤四老爹的话说了一遍。高翰林连忙道：“这个我就去。”凤四老爹在旁道：“这是紧急事，秦老爷快把‘所以然’交与高老爷去吧。”秦中书忙进去。一刻，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银子，每封足纹一百两，交与高翰林道：“而今一半人情，一半礼物。这原是我垫出来的。我也晓得阁里还有些使费，一总费亲家的心，奉托

施老先生包办了吧。”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，只得应允。拿了银子到施御史家，托施御史连夜打发人进京办去了。

凤四老爹回到家里，一气走进书房，只见万中书在椅子上坐着望哩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恭喜，如今是真的了！”随将此事说了备细。万中书不觉倒身下去，就磕了凤四老爹二三十个头。凤四老爹拉了又拉，方才起来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明日仍旧穿了公服到这两家谢谢去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这是极该的。但只不好意思。”说着，差人走进来请问凤四老爹几时起身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明日走不成，竟是后日吧。”次日起来，凤四老爹催着万中书去谢高、秦两家。两家收了帖，都回不在家，却就回来了。凤四老爹又叫万中书亲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来，凤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，同着三个差人，竟送万中书回浙江台州去审官司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儒生落魄。变成衣锦还乡；御史回心，惟恐一人负屈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

话说凤四老爹替万中书办了一个真中书，才自己带了行李，同三个差人送万中书到台州审官司去。这时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气温和，五个人都穿着单衣，出了汉西门来叫船，打点一直到浙江去。叫遍了，总没有一只杭州船，只得叫船先到苏州。到了苏州，凤四老爹打发清了船钱，才换了杭州船，这只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一半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我们也用不着这大船，只包他两个舱吧。”随即付埠头一两八钱银子，包了他一个中舱、一个前舱。五个人上了苏州船，守候了一日，船家才揽了一个收丝的客人搭在前舱。这客人约有二十多岁，生得也还清秀，却只得一担行李，倒着实沉重。

到晚，船家解了缆，放离了码头，用篙子撑了五里多路，一个小小的村落旁住了。那梢公对伙计说：“你带好缆，放下二锚，照顾好了客人。我家去一头。”那台州差人笑着说道：“你是讨顺风去了。”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。万中书同凤四老爹上岸闲步了几步，望见那晚烟渐散，水光里月色渐明，徘徊了一会，复身上船安歇，只见下水头支支查查又摇了一只小船来帮着泊。这时船上水手倒也开铺去睡了，三个差人，点起灯来打骨牌。只有万中书、凤四老爹同那个丝客人，在船里推了窗子凭船玩月。那小船靠拢了来，前头撑篙

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汉；后面火舱里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在里边拿舵，一眼看见船这边三个男人看月，就掩身下舱里去了。隔了一会，凤四老爹同万中书也都睡了，只有这丝客人略睡得迟些。

次日，日头未出的时候，梢公背了一个笥袋上了船，急急的开了。走了三十里，方才吃早饭。早饭吃过了，将下午，凤四老爹闲坐在舱里，对万中书说道：“我看先生此番虽然未必大伤筋骨，但是都院的官司，也够拖缠哩。依我的意思，审你的时节，不管问你甚情节，你只说家中住的一个游客凤鸣岐做的。待他来拿了我去，就有道理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那丝客人眼儿红红的，在前舱里哭。凤四老爹同众人忙问道：“客人，怎的了？”那客人只不则声。凤四老爹猛然大悟，指着客人道：“是了！你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，如今上了当了！”那客人不觉又羞的哭了起来。凤四老爹细细问了一遍，才晓得昨晚都睡静了，这客人还倚着船窗，顾盼那船上妇人。这妇人见那两个客人去了，才立出舱来，望着丝客人笑。船本靠得紧，虽是隔船，离身甚近。丝客人轻轻捏了她一下，那妇人便笑嘻嘻从窗子里爬了过来，就做了巫山一夕。这丝客人睡着了，她就把行李内四封银子——二百两，尽行携了去了。早上开船，这客人情思还昏昏的；到了此刻，看见被囊开了，才晓得被人偷了去。真是哑子梦见妈——说不出的苦！

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叫过船家来问道：“昨日那只小船，你们可还认得？”水手道：“认却认得。这话打不得官司，告不得状，有甚方法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认得就好了。她昨日得

了钱，我们走这头，她必定去那头。你们替我把桅眠了，架上橹，赶着摇回去，望见她的船，远远的就泊了。弄得回来，再酬你们的劳。”船家依言摇了回去。摇到黄昏时候，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，却不见那只小船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还摇了回去。”约略又摇了二里多路，只见一株老柳树下系着那只小船，远望着却不见人。凤四老爹叫还泊近些，也泊在一株枯柳树下。

凤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，不许则声，自己上岸闲步。步到这只小船面前，果然是昨日那船，那妇人同着瘦汉子在中舱里说话哩。凤四老爹徘徊了一会，慢慢回船，只见这小船不多时也移到这边来泊。泊了一会，那瘦汉不见了。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，照见那妇人在船里边掠了鬓发，穿了一件白布长衫在外面，下身换了一条黑绸裙子，独自一个在船窗里坐着赏月。凤四老爹低低问道：“夜静了，你这小妮子船上没有人，你也不怕么？”那妇人答应道：“你管我怎的！我们一个人在船上，是过惯了的，怕甚的！”说着，就把眼睛斜觑了两觑。凤四老爹一脚跨过船来，便抱那妇人。那妇人假意推来推去，却下则声。凤四老爹把她一把抱起来，放在右腿膝上，那妇人也就不动，倒在凤四老爹怀里了。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船上没有人，今夜陪我宿一宵，也是前世有缘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们在船上住家，是从来不混帐的。今晚没有人，遇着你这个冤家，叫我也没有法了。只在这边，我不到你船上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行李内有东西，我不放心在你这边。”说着，便将那妇人轻轻一提，提了过来。

这时船上人都睡了，只是中舱里点着一盏灯，铺着一副行李。凤四老爹把妇人放在被上，那妇人就连忙脱了衣裳，钻

在被里。那妇人不见凤四老爹解衣，耳朵里却听得轧轧的橹声。那妇人要抬起头来看，却被凤四老爹一腿压住，死也不得动，只得细细的听，是船在水里走哩。那妇人急了，忙问道：“这船怎么走动了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行他的船，你睡你的觉，倒不快活？”那妇人越发急了，道：“你放我回去吧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呆妮子！你是骗钱，我是骗人。一样的骗，怎的就慌？”那妇人才晓得是上了当了，只得哀告道：“你放了我，任凭甚东西，我都还你就是了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放你去却不能！拿了东西来才能放你去。我却不难为你。”说着，那妇人起来，连裤子也没有了。万中书同丝客人从舱里钻出来看了，忍不住的好笑。凤四老爹问明她家住址，同她汉子的姓名，叫船家在没人烟的地方住了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叫丝客人拿一个包袱，包了那妇人通身上下的衣裳，走回十多里路，找着她的汉子。原来她汉子见船也不见，老婆也不见，正在树底下着急哩。那丝客人有些认得，上前说了几句，拍着他肩头道：“你如今‘赔了夫人又折兵’，还是造化哩！”她汉子不敢答应。客人把包袱打开，拿出他老婆的衣裳、裤子、褶裤、鞋来。她汉子才慌了，跪下去，只是磕头。客人道：“我不拿你。快把昨日四封银子拿来，还你老婆。”那汉子慌忙上了船，在梢上一个夹剪舱底下拿出一个大口袋来，说道：“银子一厘也没有动，只求开恩还我女人吧！”客人背着银子，那汉子拿着他老婆的衣裳，一直跟了走来，又不敢上船，听见他老婆在船上叫，才硬着胆子走上去。只见他老婆在中舱里围在被里哩。她汉子走上前，把衣裳递与她。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，起来又磕了两个头，

同乌龟满面羞愧，下船去了。丝客人拿了一封银子——五十两，来谢凤四老爹。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竟收了；随分做三份，拿着对三个差人道：“你们这件事原是个苦差，如今与你们算差钱吧！”差人谢了。

闲话休提。不日到了杭州，又换船直到台州，五个人一齐进了城。府差道：“凤四老爹，家门口恐怕有风声，官府知道了，小人吃不起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从城外叫了四乘小轿，放下帘子，叫三个差人同万中书坐着，自己倒在后面走。一齐到了万家来，进大门，是两号门面房子，二进是两改三造的小厅。万中书才入内去，就听见里面有哭声，一刻，又不哭了。顷刻，内里备了饭出来。吃了饭，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们此刻不要去。点灯后，把承行的叫了来，我就有道理。”差人依着，点灯的时候，悄悄的去会台州府承行的赵勤。赵勤听见南京凤四老爹同了来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那是个仗义的豪杰，万相公怎得相与他的？这个就造化了！”当下即同差人到万家来，会着，彼此竟像老相与一般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赵师父，只一桩托你：先着太爷录过供，供出来的人，你便拖了解。”赵书办应允了。

次日，万中书乘小轿子到了府前城隍庙里面，照旧穿了七品公服，戴了纱帽，着了靴，只是颈子里却系了链子。府差缴了牌票，祁太爷即时坐堂。解差赵升执着批，将万中书解上堂去。祁太爷看见纱帽圆领，先吃了一惊；又看了批文，有“遵例保举中书”字样，又吃了一惊。抬头看那万里，却直立着，未曾跪下。因问道：“你的中书，是甚时得的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是本年正月内。”祁太爷道：“何以不见知照？”万中书

道：“由阁咨部，由部咨本省巡抚，也须时日。想目下也该到了。”祁太爷道：“你这中书早晚也是要革的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自去年进京，今年回到南京，并无犯法的事。请问太公祖，隔省差拿，其中端的是何缘故？”祁太爷道：“那苗镇台疏失了海防，被抚台参拿了，衙门内搜出你的诗笺，上面一派阿谀的话头，是你被他买嘱了做的；现有赃款，你还不知么？”万中书道：“这就是冤枉之极了。中书在家的时节，并未会过苗镇台一面，如何有诗送他？”祁太爷道：“本府亲自看过，长篇累牍，后面还有你的名姓图书。现今抚院大人巡海，整驻本府，等着要题结这一案，你还能赖么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虽然忝列宫墙，诗却是不会做的，至于名号的图书，中书从来也没有；只有家中住的一个客，上年刻了大小几方送中书，中书就放在书房里，未曾收进去。就是做诗，也是他会做，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。还求太公祖详察。”祁太爷道：“这人叫什么？如今在哪里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他姓凤，叫做凤鸣岐。现住在中书家里哩。”

祁太爷立即拈了一枝火签，差原差立拿凤鸣岐，当堂回话。差人去了一会，把凤四老爹拿来。祁太爷坐在二堂上，原差上去回了说：“凤鸣岐已经拿到。”祁太爷叫他上堂，问道：“你便是凤鸣岐么？一向与苗总兵相与么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并认不得他。”祁太爷道：“那万里做了送他的诗，今万里到案，招出是你做的，连姓名图书也是你刻的，你为什么做这些犯法的事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不但我生平不会做诗；就是做诗送人，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。”祁太爷道：“这厮强辩！”叫取过大刑来。那堂上堂下的皂隶，大家吆喝一声，把夹棍

向堂口一擗，两个人扳翻了凤四老爹，把他两只腿套在夹棍里。祁太爷道：“替我用力的夹！”那扯绳的皂隶用力把绳一收，只听格喳的一声，那夹棍迸为六段。祁太爷道：“这厮莫不是有邪术？”随叫换了新夹棍，朱标一条封条，用了印贴在夹棍上，重新再夹。哪知道绳子尚未及扯，又是一声响，那夹棍又断了。一连换了三副夹棍，足足的迸做十八截，散了一地。凤四老爹只是笑，并无一句口供。祁太爷毛了，只得退了堂，将犯人寄监，亲自坐轿上公馆辕门面禀了抚军。那抚军听了备细，知道凤鸣岐是有名的壮士，其中必有缘故；况且苗总兵已死于狱中，抑且万里保举中书的知照已到院，此事也不关紧要，因而吩咐祁知府从宽办结。竟将万里、凤鸣岐都释放。抚院也就回杭州去了。这一场焰腾腾的官事，却被凤四老爹一瓢冷水泼息。

万中书开发了原差人等，官司完了，同凤四老爹回到家中，念不绝口的说道：“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、再长爹娘，我将何以报你！”凤四老爹大笑道：“我与先生既非旧交，向日又不曾受过你的恩惠，这不过是我一时偶然高兴。你若认真感激起我来，那倒是个鄙夫之见了。我今要往杭州去寻一个朋友，就在明日便行。”万中书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得凭着凤四老爹要走就走。次日，凤四老爹果然别了万中书，不曾受他杯水之谢，取路往杭州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拔山扛鼎之义士，再显神通；深谋诡计之奸徒，急偿夙债。不知凤四老爹来寻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毀厅堂英雄讨债

话说凤四老爹别过万中书，竟自取路到杭州。他有一个朋友，叫做陈正公，向日曾欠他几十两银子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何不找着他，向他要了做盘缠回去？”陈正公住在钱塘门外。他到钱塘门外来寻他，走了不多路，看见苏堤上柳阴树下，一丛人围着两个人在那里盘马。那马上的人，远远望见凤四老爹，高声叫道：“凤四哥！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凤四老爹近前一看，那人跳下马来，拉着手。凤四老爹道：“原来是秦二老爷。你是几时来的？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秦二侬子道：“你就去了这些时。那老万的事与你甚相干，吃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饭，管别人的闲事，这不是发了呆？你而今来的好得很，我正在这里同胡八哥想你。”凤四老爹便问：“此位尊姓？”秦二侬子代答道：“这是此地胡尚书第八个公子胡八哥，为人极有趣，同我最相好。”胡老八知道是凤四老爹，说了些彼此久慕的话。秦二侬子道：“而今凤四老爹来了，我们不盘马了，回到下处去吃一杯吧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还要去寻一个朋友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贵友明日寻吧。今日难得相会，且到秦二哥寓处玩玩。”不由分说，把凤四老爹拉着，叫家人匀出一匹马，请凤四老爹骑着，到伍相国祠门口，下了马，一同进来。

秦二侬子就寓在后面楼下。凤四老爹进来施礼坐下。秦

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办酒来，同饭一齐吃。因向胡八乱子道：“难得我们凤四哥来，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艺。我改日少不得同凤四哥来奉拜，是要重重的叨扰哩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凤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，指着向二位道：“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与。他初时也爱学几桩武艺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好弄玄虚，勾人烧丹炼汞。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？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说起来，竟是一场笑话，三家兄几乎上了此人一个当。那年勾着处州的马纯上，怂恿家兄炼丹。银子都已经封好，还亏家兄的运气高，他忽然生起病来，病到几日上就死了。不然，白白被他骗了去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三令兄可是讳缜的么？”胡八乱子道：“正是。家兄为人，与小弟的性格不同，惯喜相与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谄诗，自称为名士，其实好酒好肉也不曾吃过一斤，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骗了去，眼也不眨一眨。小弟生性喜欢养几匹马，他就嫌好道恶，说作踢了他的院子。我而今受不得，把老房子并与他，自己搬出来住，和他离门离户了。”秦二侉子道：“胡八哥的新居干净得很哩。凤四哥，我同你扰他去时，你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家人摆上酒来。

三个人传杯换盏，吃到半酣，秦二侉子道：“凤四哥，你刚才说要去寻朋友，是寻哪一个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有个朋友陈正公，是这里人，他该我几两银子，我要向他取讨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，而今搬到钱塘门外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正是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他而今不在家，同了一个毛胡子到南京卖丝去了。毛二胡子也是三家兄的旧门客。凤四哥，你不消去寻他。我叫家里人替你送一个信去，叫他回

来时来会你就是了。”当下吃过了饭，各自散了。胡老八告辞先去。秦二侉子就留凤四老爹在寓同住。次日，拉了凤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。胡老八也回候了，又打发家人来说道：“明日请秦二老爷同凤四老爹早些过去便饭。老爷说，相好间不具帖子。”

到第二日，吃了早点心，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备了两匹马，同凤四老爹骑着，家人跟随，来到胡家。主人接着，在厅上坐下。秦二侉子道：“我们何不到书房里坐？”主人道：“且请用了茶。”吃过了茶，主人邀二位从走巷一直往后边去，只见满地的马粪。到了书房，二位进去，看见有几位客，都是胡老八平日相与的些骑马试剑的朋友，今日特来请教凤四老爹的武艺。彼此作揖坐下。胡老八道：“这几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，今日听见凤四哥到，特为要求教的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又吃了一杯茶，大家起身，闲步一步。看那楼房三间，也不甚大，旁边游廊，廊上摆着许多的鞍架子，壁间靠着箭壶。一个月洞门过去，却是一个大院子，一个马棚。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：“秦二哥，我前日新买了一匹马，身材倒也还好。你估一估，值个什么价？”随叫马夫将那枣骝马牵过来。这些客一拥上前来观看。那马十分跳跃，不提防，一个蹶子，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，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，挫了身子，蹲下去。胡八乱子看了大怒，走上前，一脚就把那只马腿踢断了。众人吃了一惊。秦二侉子道：“好本事！”便道：“好些时不见你，你的武艺越发学得精强了！”当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。

这里摆酒上席，依次坐了，宾主七八个人猜拳行令，大

盘大碗，吃了个尽兴。席完起身，秦二侉子道：“凤四哥，你随便使一两件武艺，给众位老哥们看看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我等求教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原要献丑。只是玩哪一件？”因指着天井内花台子道：“把这方砖搬几块到这边来。”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块放在阶沿上。众人看凤四老爹把右手袖子卷一卷。那八块方砖，齐齐整整，叠作一垛在阶沿上，有四尺来高。那凤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，只见那八块方砖，碎成十几块，一直到底。众人在旁一齐赞叹。

秦二侉子道：“我们凤四哥练就了这一个小手段！他那‘经’上说：‘握拳能碎虎脑，侧掌能断牛首。’这个还不算出奇哩。胡八哥，你过来，你方才踢马的腿劲也算是头等了；你敢在凤四哥的肾囊上踢一下，我就服你是真名公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八先生，你果然要试一试，这倒不妨。若是踢伤了，只怪秦二老官，与你不相干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凤四老爹既说不妨，他必然有道理。”一个个都怂恿胡八乱子踢。那胡八乱子想了一想，看看凤四老爹又不是个金刚、巨无霸，怕他怎的？便说道：“凤四哥，果然如此，我就得罪了！”凤四老爹把前襟提起，露出裤子来。他便使尽平生力气，飞起右脚，向他裆里一脚踢去。哪知这一脚并不像踢到肉上，好像踢到一块生铁上，把五个脚指头几乎碰断，那一痛直痛到心里去。顷刻之间，那一只腿，提也提不起了。凤四老爹上前道：“得罪，得罪。”众人看了，又好惊，又好笑。闹了一会，道谢告辞。主人一瘸一簸，把客送了回来。那一只靴再也脱不下来，足足肿疼了七八日。

凤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处，逐日打拳、跑马，倒也不

寂寞。一日，正在那里试拳法，外边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瘦小身材，来问南京凤四老爹可在这里。凤四老爹出来会着，认得是陈正公的侄儿陈虾子。问其来意，陈虾子道：“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，说四老爹你来了，家叔却在南京卖丝去了。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，你老人家有甚话，我替你带信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要会令叔，也无甚话说。他向日挪我的五十两银子，得便叫他算还给我。我在此还有些时耽搁，竟等他回来罢了。费心拜上令叔，我也不写信了。”

陈虾子应诺，回到家取了行李，搭船便到南京。找到江宁县前傅家丝行里，寻着了陈正公。那陈正公正同毛二胡子在一桌子上吃饭，见了侄子，叫他一同吃饭，问了些家务。陈虾子把凤四老爹要银子的话都说了，安顿行李在楼上住。

且说这毛二胡子先年在杭城开了个绒线铺，原有两千银子的本钱；后来钻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，又赚了他两千银子，搬到嘉兴府开了个小当铺。此人有个毛病：吝啬非常，一文如命。近来又同陈正公合伙贩丝，陈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，因此志同道合。南京丝行里供给丝客人饮食最为丰盛，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这行主人供给我们顿顿有肉。这不是行主人的肉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，左右他要算了钱去。我们不如只吃他的素饭，荤菜我们自己买了吃，岂不便宜？”陈正公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到吃饭的时候，叫陈虾子到熟切担子上买四个钱的熏肠子，三个人同吃。那陈虾子到口不到肚，熬得清水滴滴。

一日，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我昨日听得一个朋友说：这里胭脂巷有一位中书秦老爷要上北京补官，攒凑盘程，一

时不得应手，情愿七扣的短票，借一千两银子。我想这是极稳的主子，又三个月内必还，老哥买丝余下的那一项，凑起来还有二百多两，何不秤出二百一十两借给他？三个月就拿回三百两，这不比做丝的利钱还大些？老哥如不见信，我另外写一张包管给你。他那中间人，我都熟识，丝毫不得走作的。”陈正公依言借了出去。到三个月上，毛二胡子替他把这一笔银子讨回，银色又足，平子又好，陈正公满心欢喜。

又一日，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我昨日会见一个朋友，是个卖人参的客人。他说国公府里徐九老爷有个表兄陈四老爷拿了他斤把人参，而今他要回苏州去，陈四老爷一时银子不凑手，就托他情愿对扣借一百银子还他，限两个月拿二百银子取回纸笔。也是一宗极稳的道路。”陈正公又拿出一百银子交与毛二胡子借出去。两个月讨回，足足二百两，兑一兑还余了三钱。把个陈正公欢喜的要不得。

那陈虾子被毛二胡子一味朝死里算，弄的他酒也没得吃，肉也没得吃，恨如头醋。趁空向陈正公说道：“阿叔在这里卖丝，爽利该把银子交与行主人做丝。拣头水好丝买了，就当在典铺里；当出银子，又赶着买丝，买了又当着。当铺的利钱微薄，像这样套了去，一千两本钱可以做得二千两的生意，难道倒不好？为什么信毛二老爹的话放起债来？放债到底是个不稳妥的事。像这样挂起来，几时才得回去？”陈正公道：“不妨。再过几日，收拾收拾，也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
那一日，毛二胡子接到家信，看完了，咂嘴弄唇，只管独自坐着踌躇。陈正公问道：“府上二胡子道：‘小儿寄信来说：我东头街上谈家当铺折了本，要倒与人，现在有半楼货，

值得一千六百两，他而今事急了，只要一千两就出脱了。我想，我的小典里若把他这货倒过来，倒是宗好生意。可惜而今运不动，掣不出本钱来。”陈正公道：“你何不同人合伙倒了过来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我也想来。若是同人合伙，领了人的本钱，他只要一分八厘行息，我还有几厘的利钱。他若是要二分开外，我就是‘羊肉不曾吃，空惹一身膻’，倒不如不干这把刀儿了。”陈正公道：“呆子！你为甚不和我商量？我家里还有几两银子，借给你跳起来就是了。还怕你骗了我的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罢！罢！老哥，生意事拿不稳，设或将来亏折了，不够还你，那时叫我拿什么脸来见你？”

陈正公见他如此至诚，一心一意要把银子借与他，说道：“老哥，我和你从长商议。我这银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货来，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钱，你只每月给我一个二分行息，多的利钱都是你的，将来陆续还我。纵然有些长短，我和你相好，难道还怪你不成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既承老哥美意，只是这里边也要有一个人做个中见，写一张切切实实的借券，交与你执着，才有个凭据，你才放心。哪有我两个人私相授受的呢？”陈正公道：“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样人，并无甚不放心处。不但中人不必要，连纸笔也不要，总以信行为主罢了。”当下陈正公瞒着陈虾子，把行笥中余剩下以及讨回来的银子凑了一千两，封得好好的，交与毛二胡子，道：“我已经带来的丝，等行主人代卖。这银子本打算回湖州再买一回丝，而今且交与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。我在此再等数日，也就回去了。”毛二胡子谢了，收起银子，次日上船，回嘉兴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陈正公把卖丝的银收齐全了，辞了行主人，

带着陈虾子，搭船回家，顺便到嘉兴上岸，看看毛胡子。那毛胡子的小当铺开在西街上。一路问了去，只见小小门面三间，一层看墙；进了看墙门，院子上面三间厅房，安着柜台，几个朝奉在里面做生意。陈正公问道：“这可是毛二爷的当铺？”柜里朝奉道：“尊驾贵姓？”陈正公道：“我叫做陈正公，从南京来，要会会毛二爷。”朝奉道：“且请里面坐。”后一层便是堆货的楼。陈正公进来，坐在楼底下，小朝奉送上一杯茶来，吃着，问道：“毛二哥在家么？”朝奉道：“这铺子原是毛二爷起头开的，而今已经倒与汪敝东了。”陈正公吃了一惊道：“他前日可曾来？”朝奉道：“这也不是他的店了，他还来做什么！”陈正公道：“他而今哪里去了？”朝奉道：“他的脚步散散的，知他是到南京去、北京去了？”陈正公听了这些话，驴头不对马嘴，急了一身的臭汗。同陈虾子回到船上，赶到了家。

次日清早，有人来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凤四老爹，邀进客座，说了些久违想念的话，因说道：“承假一项，久应奉还，无奈近日又被一个人负骗，竟无法可施。”凤四老爹问其缘故，陈正公细细说了一遍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个不妨，我有道理。明日我同秦二老爷回南京，你先在嘉兴等着我。我包你讨回，一文也不少，何如？”陈正公道：“若果如此，重重奉谢老爹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要谢的话，不必再提。”别过，回到下处，把这些话告诉秦二爷子。二爷子道：“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门了。这是你最喜做的事。”一面叫家人打发房钱，收拾行李，到断河头上船了。

将到嘉兴，秦二爷子道：“我也跟你去瞧热闹。”同凤四

老爹上岸，一直找到毛家当铺，只见陈正公正在他店里吵哩。凤四老爹两步做一步，闯进他看墙门，高声嚷道：“姓毛的在家不在家？陈家的银子到底还不还？”那柜台里朝奉正待出来答话，只见他两手扳着看墙门，把身子往后一挣，那垛看墙就拉拉杂杂卸下半堵。秦二侉子正要进来看，几乎把头打了。那些朝奉和取当的看了，都目瞪口呆。凤四老爹转身走上厅来，背靠着柜台外柱子，大叫道：“你们要命的快些走出去！”说着，把两手背剪着，把身子一扭，那条柱子就离地歪在半边，那一架厅檐就塌了半个，砖头瓦片纷纷的打下来，灰土飞在半天里。还亏朝奉们跑得快，不曾伤了性命。那时街上人听见里面倒的房子响，门口看的人都挤满了。

毛二胡子见不是事，只得从里面走出来。凤四老爹一头的灰，越发精神抖抖，走进楼底下，靠着他的庭柱。众人一齐上前软求。毛二胡子自认不是，情愿把这一笔帐本利清还，只求凤四老爹不要动手。凤四老爹大笑道：“谅你有多大的个巢窝！不够我一顿饭时，都拆成平地！”这时秦二侉子同陈正公都到楼下坐着。秦二侉子说道：“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！你以为没有中人、借券，打不起官司，告不起状，就可以白骗他的。可知道‘不怕该债的精穷，只怕讨债的英雄’！你而今遇着凤四哥，还怕赖到哪里去！”那毛二胡子无计可施，只得将本和利一并兑还，才完了这件横事。

陈正公得了银子，送秦二侉子、凤四老爹二位上船。彼此洗了脸，拿出两封一百两银子，谢凤四老爹。凤四老爹笑道：“这不过是我一时高兴，哪里要你谢我！留下五十两，以清前帐；这五十两，你还拿回去。”陈正公谢了又谢，拿着银

子，辞别二位，另上小船去了。

凤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说说笑笑，不日到了南京，各自回家。过了两天，凤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书。他门上人回道：“老爷近来同一位太平府的陈四老爷镇日在来宾楼张家闹，总也不回家。”后来凤四老爹会着，劝他不要做这些事，又恰好京里有人寄信来，说他补缺将近，秦中书也就收拾行装进京。那来宾楼只剩得一个陈四老爷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国公府内，同飞玩雪之觞；来宾楼中，忽讶深宵之梦。毕竟怎样一个来宾楼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

话说南京这十二楼，前门在武定桥，后门在东花园，钞库街的南首就是长板桥。自从太祖皇帝定天下，把那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，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。也有衙役执事，一般也坐堂打人。只是那王孙公子们来，他却不敢和他起坐，只许垂手相见。每到春三二月天气，那些姊妹们都匀脂抹粉，站在前门花柳之下，彼此邀伴玩耍。又有一个盒子会，邀集多人，治备极精巧的时样饮馔，都要一家赛过一家。那有几分颜色的，也不肯胡乱接人。又有那一宗老帮闲，专到这些人家里来替他烧香、擦炉、安排花盆、揩抹桌椅、教琴棋书画。那些妓女们相与的孤老多了，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，觉得破破俗。

那来宾楼有个雏儿，叫做聘娘。她公公在临春班做正旦，小时也是极有名头的。后来长了胡子，做不得生意，却娶了一个老婆，只望替他接接气。哪晓得又胖又黑，自从娶了她，鬼也不上门来。后来没奈何，立了一个儿子，替他讨了一个童养媳妇，长到十六岁，却出落得十分人才，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门槛。那聘娘虽是个门户人家，心里最喜欢相与官。她母舅金修义，就是金次福的儿子，常时带两个大老官到她家来走走。那日来对她说：“明日有一个贵人要到你这里来玩玩，

他是国公府内徐九公子的表兄。这人姓陈，排行第四，人都叫他陈四老爷。我昨日在国公府里做戏，那陈四老爷向我说，他着实闻你的名，要来看你。你将来相与了他，就可结交徐九公子，可不是好？”聘娘听了，也着实欢喜。金修义吃完茶，去了。

次日，金修义回复陈四老爷去。那陈四老爷是太平府人，寓在东水关董家河房。金修义到了寓处门口，两个长随，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传了进去。陈四老爷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缎直裰，里边衬着狐狸皮袄，脚下粉底皂靴，白净面皮，约有二十八九岁。见了金修义，问道：“你昨日可曾替我说信去，我几时好去走走？”修义道：“小的昨日去说了，她那里专候老爷降临。”陈四老爷道：“我就和你一路去吧。”说着，又进去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出来叫那两个长随叫轿夫伺候。只见一个小小厮进来，拿着一封书。陈四老爷认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书童，接过书子，拆开来看。上写着：

积雪初霁，瞻园红梅次第将放。望表兄文驾过我，围炉作竟日谈，万勿推却。至嘱，至嘱！上木南表兄先生。徐咏顿首。

陈木南看了，向金修义道：“我此时要到国公府里去，你明日再来吧。”金修义去了。

陈木南随即上了轿，两个长随跟着，来到大功坊，轿子落在国公府门口，长随传了进去。半日，里边道：“有请！”陈木南下了轿，走进大门，过了银銮殿，从旁边进去。徐九公子立在瞻园门口，迎着叫声：“四哥，怎么穿这些衣服？”陈木南看徐九公子时，乌帽珥貂，身穿织金云缎夹衣，腰系丝

绦，脚下朱履。两人拉着手。只见那园里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珑山子，山子上的雪还不曾融尽。徐九公子让陈木南沿着栏杆，曲曲折折，来到亭子上。那亭子是园中最高处，望着那园中几百树梅花，都微微含着红萼。徐九公子道：“近来南京的天气暖得这样早，不消到十月尽，这梅花都已大放可观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表弟府里不比外边。这亭子虽然如此轩敞，却不见一点寒气袭人。唐诗说的好，‘无人知道外边寒’，不到此地，哪知古人措语之妙！”

说着，摆上酒来。都是银打的盆子，用架子架着，底下一层贮了烧酒，用火点着，焰腾腾的，暖着那里边的肴馔，却无一点烟火气。两人吃着，徐九公子道：“近来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样，却不知古人是怎样的制度，想来倒不如而今精巧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可惜我来迟了一步。那一年，虞博士在国子监时，迟衡山请他到泰伯祠主祭，用的都是古礼古乐。那些祭品的器皿，都是访古购求的。我若那时在南京，一定也去与祭，也就可以见古人的制度了。”徐九公子道：“十几年来，我常在京，却不知道家乡有这几位贤人君子，竟不曾会他们一面，也是一件缺陷事。”

吃了一会，陈木南身上暖烘烘，十分烦躁，起来脱去了一件衣服。管家忙接了，折好放在衣架上。徐九公子道：“闻得向日有一位天长杜先生在这莫愁湖大会梨园子弟，那时却也还有几个有名的脚色。而今怎么这些做生、旦的，却要一个看得的也没有？难道此时天也不生那等样的脚色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论起这件事，却也是杜先生作俑。自古妇人无贵贱，任凭她是青楼婢妾，到得收她做了侧室，后来生出儿子，做了

官，就可算得母以子贵。那些做戏的，凭他怎么样，到底算是个贱役。自从杜先生一番品题之后，这些缙绅士大夫家筵席间，定要几个梨园中人，杂坐衣冠队中，说长道短，这个成何体统！看起来，那杜先生也不得辞其过。”徐九公子道：“也是那些暴发户人家。若是我家，他怎敢大胆！”

说了一会，陈木南又觉得身上烦热，忙脱去一件衣服。管家接了去。陈木南道：“尊府虽比外面不同，怎么如此太暖？”徐九公子道：“四哥，你不见亭子外面一丈之外，雪所不到？这亭子却是先国公在时造的，全是白铜铸成，内中烧了煤火，所以这般温暖。外边怎么有这样所在！”陈木南听了，才知道这个原故。两人又饮一会。天气昏暗了，那几百树梅花上都悬了羊角灯，磊磊落落，点将起来，就如千点明珠，高下照耀，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干横斜可爱。酒罢，捧上茶来吃了，陈木南告辞回寓。

过了一日，陈木南写了一个札子，叫长随拿到国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两银子，买了许多缎匹，做了几套衣服，长随跟着，到聘娘家来做进见礼。到了来宾楼门口，一只小獠狮狗叫了两声，里边那个黑胖虔婆出来迎接。看见陈木南人物体面，慌忙说道：“请姐夫到里边坐。”陈木南走了进去，两间卧房，上面小小一个妆楼，安排着花瓶、炉几，十分清雅。聘娘先和一个人在那里下围棋，见了陈木南来，慌忙乱了局来陪，说道：“不知老爷到来，多有得罪。”虔婆道：“这就是太平陈四老爷，你常时念着他的诗，要会他的。四老爷才从国公府里来的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两套不堪的衣裳，妈妈休嫌轻慢。”虔婆道：“说哪里话，姐夫请也请不至。”陈木南因问：

“这一位尊姓？”聘娘接过来道：“这是北门桥邹泰来太爷，是我们南京的国手，就是我的师父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久仰。”邹泰来道：“这就是陈四老爷？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爷姑表弟兄，是一位贵人，今日也肯到这里来，真个是聘娘的福气了。”聘娘道：“老爷一定也是高手，何不同我师父下一盘？我自从跟着邹师父学了两年，还不曾得着他一着两着的窍哩！”虔婆道：“姐夫且同邹师父下一盘，我下去备酒来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怎好就请教的？”聘娘道：“这个何妨，我们邹师父是极喜欢下的。”就把棋枰上棋子拣做两处，请他两人坐下。

邹泰来道：“我和四老爷自然是对下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先生是国手，我如何下得过，只好让几子请教吧！”聘娘坐在旁边，不由分说，替他排了七个黑子。邹泰来道：“如何摆得这些，真个是要我出丑了！”陈木南道：“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，而今下个彩吧。”取出一锭银子，交聘娘拿着。聘娘又在旁边逼着邹泰来动着，邹泰来勉强下了几子。陈木南起首还不觉得，到了半盘，四处受敌，待要吃他几子，又被他占了外势；待要不吃他的，自己又不得活；及至后来，虽然赢了他两子，确费尽了气力。邹泰来道：“四老爷下得高，和聘娘真是个对手。”聘娘道：“邹师父是从来不给人赢的，今日一般也输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邹先生方才分明是让，我哪里下得过！还要添两子再请教一盘。”邹泰来因是有彩，又晓得他是屎棋，也不怕他恼，摆起九个子，足足赢了三十多着。陈木南肚里气得生疼，拉着他只管下了去。一直让到十三，共总还是下不过，因说道：“先生的棋实是高，还要让几个才好。”邹泰来道：“盘上再没有个摆法了，却是怎么样好？”聘娘道：“我们而今另有

个玩法。邹师父，头一着不许你动，随便拈着丢在哪里就算，这叫个‘凭天降福’。”邹泰来笑道：“这成个什么款！哪有这个道理？”陈木南又逼着他下，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混丢在盘上，接着下了去。这一盘，邹泰来却杀死四五块。陈木南正在暗欢喜，又被他生出一个劫来，打个不清。陈木南又要输了；聘娘手里抱了乌云覆雪的猫，向上一扑，那棋就乱了。两人大笑，站起身来，恰好虔婆来说：“酒席齐备。”

摆上酒来，聘娘高擎翠袖，将头一杯奉了陈四老爷。第二杯就要奉师父，师父不敢当，自己接了酒。彼此放在桌上。虔婆也走来坐在横头。候四老爷干了头一杯，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四老爷是在国公府里吃过好酒好肴的，到我们门户人家，哪里吃得惯！”聘娘道：“你看依妈也韶刀了！难道四老爷家没有好的吃，定要到国公府里才吃着好的？”虔婆笑道：“姑娘说得是，又是我的不是了，且罚我一杯。”当下自己斟着，吃了一大杯。陈木南笑道：“酒菜也是一样。”虔婆道：“四老爷，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岁，每日听见人说国公府里，我却不曾进去过，不知怎样像天宫一般哩！我听见说，国公府里不点蜡烛。”邹泰来道：“这妈妈讲呆话！国公府不点蜡烛，倒点油灯？”虔婆伸过一只手来道：“邹太爷，榧子儿你嗒嗒！他府里‘不点蜡烛，倒点油灯’！他家那些娘娘们房里，一个人一个斗大的夜明珠挂在梁上，照得一屋都亮，所以不点蜡烛！四老爷，这话可是有的么？”陈木南道：“珠子虽然有，也未必拿了做蜡烛。我那表嫂是个和气不过的人，这事也容易，将来我带了聘娘进去看看我那表嫂，你老人家就装一个跟随的人，拿了衣服包，也就进去看看她的房

子了。”虔婆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眼见希奇物，胜作一世人！我成日里烧香念佛，保佑得这一尊天贵星到我家来，带我到天宫里走走，老身来世也得人身，不变驴马。”邹泰来道：“当初太祖皇帝带了王妈妈、季巴巴到皇宫里去，他们认做古庙，你明日到国公府里去，只怕也要认做古庙哩！”一齐大笑。

虔婆又吃了两杯酒，醉了，涎着醉眼说道：“他府里那些娘娘，不知怎样像画儿上画的美人。老爷若是把聘娘带了去，就比下来了。”聘娘瞅她一眼道：“人生在世上，只要生得好，哪在乎贵贱？难道做官的、有钱的女人，都是好看的？我旧年在石观音庵烧香，遇着国公府里十几乘轿子下来，一个个团头团脸的，也没有什么出奇！”虔婆道：“又是我说得不是，姑娘说得是，再罚我一大杯。”当下虔婆前后共吃了几大杯，吃得乜乜斜斜、东倒西歪。收了家伙，叫捞毛的打灯笼送邹泰来家去，请四老爷进房歇息。

陈木南下楼来进了房里，闻见喷鼻香。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镜台，墙上悬着一幅陈眉公的画，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观音，两边放着八张水磨楠木椅子；中间一张罗甸床，挂着大红绸帐子，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，枕头边放着薰笼，床面前一架几十个香橼，结成一个流苏；房中间放着一个大铜火盆，烧着通红的炭，顿着铜铤，煨着雨水。聘娘用纤手在锡瓶内撮出银针茶来，安放在宜兴壶里，冲了水，递与四老爷，和他并肩而坐，叫丫头出去取水来。聘娘拿大红汗巾搭在四老爷膝盖上，问道：“四老爷，你既同国公府里是亲戚，你几时才做官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这话我不告诉别人，怎肯瞒你？我大表兄在京里已是把我荐了，再过一年，我就可以得个知府

的前程。你若有心于我，我将来和你妈说了，拿几百两银子赎了你，同到任上去。”聘娘听了他这话，拉着手，倒在他怀里，说道：“这话是你今晚说的，灯光菩萨听着！你若是丢了我，再娶了别的妖精，我这观音菩萨最灵验，我只把他背过脸来，朝了墙，叫你同别人睡，偎着枕头就头疼，爬起来就不头疼。我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也不是贪图你做官，就是爱你的人物。你不要辜负了我这小心！”丫头推开门，拿汤桶送水进来。聘娘慌忙站开，开了抽屉，拿出一包檀香屑，倒在脚盆里，倒上水，请四老爷洗手脚。

正洗着，只见又是一个丫头，打了灯笼，一班四五个少年姊妹，都戴着貂鼠暖耳，穿着银鼠、灰鼠衣服进来，嘻嘻笑笑，两边椅子坐下，说道：“聘娘今日接了贵人，盒子会明日在你家做，份子是你一个人出！”聘娘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姊妹们笑玩了一会，去了。

聘娘解衣上床，陈木南见她丰若有肌、柔若无骨，十分欢洽。朦胧睡去，忽又惊醒，见灯花炸了一下。回头看四老爷时，已经睡熟，听那更鼓时，三更半了。聘娘将手理一理被头，替四老爷盖好，也便合着睡去。睡了一时，只听得门外锣响，聘娘心里疑惑：“这三更半夜，哪里有锣到我门上来？”看看锣声更近，房门外一个人道：“请太太上任。”聘娘只得披绣袄，倒鞞弓鞋，走出房门外。只见四个管家婆娘，齐双双跪下，说道：“陈四老爷已经升授杭州府正堂了，特着奴婢们来请太太到任，同享荣华。”聘娘听了，忙走到房里梳了头，穿了衣服，那婢子又送了凤冠霞帔，穿戴起来。出到厅前，一乘大轿，聘娘上了轿。抬出大门，只见前面锣、旗、伞、吹

手、夜役，一队队摆着。又听得说：“先要抬到国公府里去。”正走得兴头，路旁边走过一个黄脸秃头师姑来，一把从轿子里揪着聘娘，骂那些人道：“这是我的徒弟，你们抬她到哪里去？”聘娘说道：“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，你这秃师姑怎敢来揪我！”正要叫夜役锁她，举眼一看，那些人都不见了。急得大叫一声，一交撞在四老爷怀里，醒了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公子，忽为闽峤之游；窈窕佳人，竟作禅关之客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

话说聘娘同四老爷睡着，梦见到杭州府的任，惊醒转来，窗子外已是天亮了。起来梳洗，陈木南也就起来。虔婆进房来问了姐夫的好。吃过点心，恰好金修义来，闹着要吃陈四老爷的喜酒。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就要到国公府里去，明日再来为你的情吧。”金修义走到房里，看见聘娘手挽着头发，还不曾梳完，那乌云鬓髻，半截垂在地下，说道：“恭喜聘娘接了这样一位贵人！你看看，恁般时候尚不曾停当，可不是越发娇懒了！”因问陈四老爷：“明日什么时候才来？等我吹笛子，叫聘娘唱一只曲子与老爷听。她的李太白‘清平三调’，是十六楼没有一个赛得过她的。”说着，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爷拂了头巾，嘱咐道：“你今晚务必来，不要哄我老等着。”

陈木南应诺了，出了门，带着两个长随，回到下处。思量没有钱用，又写一个札子叫长随拿到国公府里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两银子，凑着好用。长随去了半天，回来说道：“九老爷拜上爷：府里的三老爷方从京里到，选了福建漳州府正堂，就在这两日内要起身上任去。九老爷也要同到福建任所，料理事务。说银子等明日来辞行，自带来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既是三老爷到了，我去候他。”随坐了轿子，带着长随，来到府里。传进去，管家出来回道：“三老爷、九老爷都到沐府里赴

席去了。四爷有话说，留下吧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也无甚话，是来特候三老爷的。”陈木南回到寓处。

过了一日，三公子同九公子来河房里辞行，门口下了轿子。陈木南迎进河厅坐下。三公子道：“老弟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一发倜傥。姑母去世，愚表兄远在都门，不曾亲自吊唁。几年来学问更加渊博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先母辞世，三载有余。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，所以来到南京，朝夕请教。今表兄荣任闽中，贤昆玉同去，愚表弟倒觉失所了。”九公子道：“表兄若不见弃，何不同到漳州？长途之中倒觉得颇不寂寞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原也要和表兄同行，因在此地还有一两件小事，俟两三月之后再到表兄任上来吧。”九公子随叫家人取一个拜匣，盛着二百两银子，送与陈木南收下。三公子道：“专等老弟到敝署走走，我那里还有事要相烦帮衬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一定来效劳的。”说着，吃完了茶，两人告辞起身。陈木南送到门外，又随坐轿子到府里去送行。一直送他两人到了船上，才辞别回来。

那金修义已经坐在下处，扯他来到来宾楼。进了大门，走到卧房，只见聘娘脸儿黄黄的，金修义道：“几日不见四老爷来，心口疼的病又发了。”虔婆在旁道：“自小儿娇养惯了，是有这一个心口疼的病，但凡着了气恼，就要发。她因四老爷两日不曾来，只道是哪些憎嫌她，就发了。”聘娘看见陈木南，含着一双泪眼，总不则声。陈木南道：“你到底是哪里疼痛？要怎样才得好？往日发了这病，却是怎么样医？”虔婆道：“往日发了这病，茶水也不能咽一口。医生来撮了药，她又怕苦不肯吃。只好炖了人参汤慢慢给她吃着，才保全不得伤大

事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这里有银子，且拿五十两放在你这里，换了人参来用着。再拣好的换了，我自己带来给你。”那聘娘听了这话，挨着身子，靠着那绣枕，一团儿坐在被窝里，胸前围着一个红抹胸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病一发了，不晓得怎的，就这样心慌。那些先生们说是单吃人参，又会助了虚火，往常总是合着黄连，煨些汤吃，夜里睡着，才得合眼。要是不吃，就只好是眼睁睁的一夜醒到天亮。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也容易。我明日换些黄连来给你就是了。”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在国公府里，人参、黄连论秤称也不值什么，聘娘哪里用的了！”聘娘道：“我不知怎的，心里慌慌的，合着眼就做出许多胡枝扯叶的梦，清天白日的还有些害怕。”金修义道：“总是你身子生得虚弱，经不得劳碌，着不得气恼。”虔婆道：“莫不是你伤着什么神道？替你请个尼僧来禳解禳解吧。”

正说着，门外敲得手磬子响。虔婆出来看，原来是延寿庵的师姑本慧来收月米。虔婆道：“阿呀！是本老爷，两个月不见你来了，这些时，庵里做佛事忙？”本师姑道：“不瞒你老人家说，今年运气低，把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，连观音会都没有做得成。你家的相公娘好？”虔婆道：“也时常三好两歹的。亏得太平府陈四老爷照顾她。他是国公府里徐九老爷的表兄，常时到我家来。偏生的聘娘没造化，心口疼的病发了。你而今进去看看。”本师姑一同走进房里。虔婆道：“这便是国公府里陈四老爷。”本师姑上前打了一个问讯。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，这是我们这里的本师父，极有道行的。”本师姑见过四老爷，走到床面前来看相公娘。金修义道：“方才说要禳解，何不就请本师父禳解禳解？”本师姑道：“我不

会褰解，我来看看相公娘的气色吧。”便走了来，一屁股坐到床沿上。聘娘本来是认得她的，今日抬头一看，却见她黄着脸，秃着头，就和前日梦里揪她的师姑一模一样，不觉就懊恼起来，只叫得一声“多劳”，便把被蒙着头睡下。本师姑道：“相公娘心里不耐烦，我且去吧。”向众人打个问讯，出了房门。虔婆将月米递给她。她左手拿着罄子，右手拿着口袋去了。

陈木南也随即回到寓所，拿银子叫长随赶着去换人参、换黄连。只见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四相公，你身子结结实实的，只管换这些人参、黄连做什么？我听见这些时在外头憨玩，我是你的房主人，又这样年老，四相公，我不好说的，自古道：‘船载的金银，填不满烟花债。’他们这样人家，是什么有良心的！把银子用完，她就屁股也不朝你了。我今年七十多岁，看经念佛，观音菩萨听着，我怎肯眼睁睁的看着你上当不说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老太说得是，我都知道了。这人参、黄连，是国公府里托我换的。”因怕董老太韶刀，便说道：“恐怕他们换得不好，还是我自己去。”走了出来，到人参店里寻着了长随，换了半斤人参、半斤黄莲，和银子就像捧宝的一般，捧到来宾楼来。

才进了来宾楼门，听见里面弹得三弦子响，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来替姑娘算命。陈木南把人参、黄连递与虔婆，坐下听算命。那瞎子道：“姑娘今年十七岁，大运交庚寅，寅与亥合，合着时上的贵人，该有个贵人星坐命。就是四正有些不利，吊动了一个计都星，在里面作扰，有些啾唧不安，却不碍大事。莫怪我直谈，姑娘命里犯一个华盖星，却要记一

个佛名，应破了才好。将来从一个贵人，还要戴凤冠霞帔，有太太之分哩！”说完，横着三弦弹着，又唱一回，起身要去。虔婆留吃茶，捧出一盘云片糕、一盘黑枣子来，放个小桌子，与他坐着。丫头斟茶，递与他吃着。陈木南问道：“南京城里，你们这生意也还好么？”瞎子道：“说不得，比不得上年了。上年都是我们没眼的算命，这些年睁眼的人都来算命，把我们挤坏了！就是这南京城，二十年前有个陈和甫，他是外路人，自从一进了城，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拦着算了去，而今死了。积作的个儿子，在我家那间壁招亲，日日同丈人吵窝子，吵的邻家都不得安身。眼见得我今日回家，又要听他吵了。”说罢，起身道过多谢，去了。

一直走了回来，到东花园一个小巷子里，果然又听见陈和甫的儿子和丈人吵。丈人道：“你每日在外测字，也还寻得几十文钱，只买了猪头肉、飘汤烧饼，自己捣嗓子，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，难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养着？这个还说是我的女儿，也罢了。你赔了猪头肉的钱不还，也来问我要，终日吵闹这事，哪里来的晦气！”陈和甫的儿子道：“老爹，假使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，你也要还钱。”丈人道：“胡说！我若吃了，我自然还。这都是你吃的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，老爹用了，而今也要还人。”丈人道：“放屁！你是该人的钱，怎是我用你的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万一猪不生这个头，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？”丈人见他十分胡说，拾了个叉子棍，赶着他打。

瞎子摸了过来扯劝。丈人气得颤呵呵的道：“先生！这样不成人，我说说他，他还拿这些混帐话来答应我，岂不可恨！”

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我没有什么混帐处。我又不吃酒，又不赌钱，又不嫖老婆，每日在测字的桌子上还拿着一本诗念，有什么混帐处？”丈人道：“不是别的混帐。你放着一个老婆不养，只是累我，我哪里累得起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你不喜女儿给我做老婆，你退了回去罢了。”丈人骂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！我女儿退了，做什么事哩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听凭老爹再嫁一个女婿罢了。”丈人大怒道：“瘟奴！除非是你死了，或是做了和尚，这事才行得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死是一时死不来，我明日就做和尚去！”丈人气愤愤的道：“你明日就做和尚！”瞎子听了半天，听他两人说的都是“堂屋里挂草荐——不是话”，也就不扯劝，慢慢的摸着回去了。

次早，陈和甫的儿子剃光了头，把瓦楞帽卖掉了，换了一顶和尚帽子戴着，来到丈人面前，合掌打个问讯，道：“老爹，贫僧今日告别了。”丈人见了大惊，双眼掉下泪来，又着实数说了他一顿。知道事已无可如何，只得叫他写了一张纸，自己带着女儿养活去了。

陈和尚自此以后，无妻一身轻，有肉万事足。每日测字的钱，就买肉吃，吃饱了，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诗，十分自在。又过了半年，那一日，正拿着一本书在那里看，遇着他一个同伙的测字丁言志来看他。见他看这本书，因问道：“你这书是几时买的？”陈和尚道：“我才买来三四天。”丁言志道：“这是莺脰湖唱和的诗。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、景兰江、杨执中先生，匡超人、马纯上一班大名士，大会莺脰湖，分韵作诗。我还切记得赵雪斋先生是分的‘八齐’。你看这起句：‘湖如莺脰夕阳低。’只消这一句，便将题目点出，

以下就句句贴切，移不到别处宴会的题目上去了。”陈和尚道：“这话要来问我才是，你哪里知道！当年莺脰湖大会，也并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，是娄中堂家的三公子、四公子。那时我家先父就和娄氏弟兄是一人之交。彼时大会莺脰湖，先父一位，杨执中先生、权勿用先生、牛布衣先生、蘧駪夫先生、张铁臂、两位主人，还有杨先生的令郎，共是九位。这是我先父亲口说的。我倒不晓得？你哪里知道！”丁言志道：“依你这话，难道赵雪斋先生、景兰江先生的诗，都是别人假做的了？你想想，你可做得来？”陈和尚道：“你这话尤其不通！他们赵雪斋这些诗，是在西湖上做的，并不是莺脰湖那一会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他分明是说‘湖如莺脰’，怎么说不是莺脰湖大会？”陈和尚道：“这一本诗也是汇集了许多名士合刻的。就如这个马纯上，生平也不会作诗，哪里忽然又跳出他一首？”丁言志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些梦话！马纯上先生、蘧駪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诗，你何尝见过？”陈和尚道：“我不曾见过，倒是你见过！你可知道莺脰湖那一会并不曾有人做诗？你不知哪里耳朵响，还来同我瞎吵！”丁言志道：“我不信！哪里有这么大名士聚会，竟不做诗的。这等看起来，你尊翁也未必在莺脰湖会过。若会过的人，也是一位大名士了，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！”陈和尚恼了道：“你这话胡说！天下哪里有个冒认父亲的？”丁言志道：“陈思阮！你自己做两句诗罢了，何必定要冒认做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？”陈和尚大怒道：“丁诗，你‘几年桃子几年人’！跳起来通共念熟了几首赵雪斋的诗，啗啗的就呻着嘴来讲名士！”丁言志跳起身来道：“我就不该讲名士，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！”两人说够了，揪

着领子，一顿乱打。和尚的光头被他凿了几下，凿得生疼，拉到桥顶上。和尚眨着眼，要拉他跳河，被丁言志搯了一跤，骨碌碌就滚到桥底下去了。和尚在地下急得大嚷大叫。

正叫着，遇见陈木南踱了来，看见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，不成模样，慌忙拉起来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和尚认得陈木南，指着桥上说道：“你看这丁言志无知无识的，走来说是莺脰湖的大会是胡三公子的主人！我替他讲明白了，他还要死强！并且说我是冒认先父的儿子，你说可有这个道理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个是什么要紧的事，你两个人也这样鬼吵。其实丁言老也不该说思老是冒认父亲。这却是言老的不是。”丁言志道：“四先生，你不晓得。我难道不知道他是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？只是他摆出一副名士脸来，太难看！”陈木南笑道：“你们自家人，何必如此？要是陈思老就会摆名士脸，当年那虞博士、庄征君，怎样过日子呢？我和你两位吃杯茶，和和事，下回不必再吵了。”当下拉到桥头间壁一个小茶馆里坐下。

吃着茶，陈和尚道：“听见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，怎样还不见动身？”陈木南道：“我正是为此来寻你测字，几时可以走得？”丁言志道：“先生，那些测字的话，是我们‘签火七占通’的；你要动身，拣个日子走就是了，何必测字？”陈和尚道：“四先生，你半年前，我们要会你一面也不得能够。我出家的第二日，有一首剃发的诗送到你下处请教，那房主人董老太说，你又到外头玩去了。你却一向在哪里？今日怎管家也不带，自己在这里闲撞？”陈木南道：“因这来宾楼的聘娘爱我的诗做得好，我常在她那里。”丁言志道：“青楼中的人也晓得爱才，这就雅极了！”向陈和尚道：“你看！她不

过是个巾幗，还晓得看诗，怎有个莺脰湖大会不做诗的呢？”陈木南道：“思老的话倒不差。那娄玉亭便是我的世伯，他当日最相好的是杨执中、权勿用，他们都不以诗名。”陈和尚道：“我听得权勿用先生后来犯出一件事来，不知怎么样结局？”陈木南道：“那也是他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。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。”又说了一会，陈和尚同丁言志别过去了。

陈木南交了茶钱，自己走到来宾楼。一进了门，虔婆正在那里同一个卖花的穿桂花球，见了陈木南道：“四老爷，请坐下罢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楼上去看看聘娘。”虔婆道：“她今日不在家，到轻烟楼做盒子会去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来和她辞辞行，就要到福建去。”虔婆道：“四老爷就要起身？将来可还要回来的？”说着，丫头捧了一杯茶来。陈木南接在手里，不大热，吃了一口，就不吃了。虔婆看了道：“怎么茶也不肯泡一壶好的！”丢了桂花球，就走到门房里去骂乌龟。

陈木南看见她不瞅不睬，只得自己又踱了出来。走不得几步，顶头遇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陈四爷，你还要信行些才好，怎叫我们只管跑？”陈木南道：“你开着偌大的人参铺，哪在乎这几十两银子？我少不得料理了送来给你。”那人道：“你那两个尊管而今也不见面，走到尊寓，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来回。她一个堂客家，我怎好同她七个八个的？”陈木南道：“你不要慌，‘躲得和尚躲不得寺’，我自然有个料理。你明日到我寓处来。”那人道：“明早是必留下，不要又要我们跑腿。”说过，就去了。陈木南回到下处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事不尴尬。长随又走了，虔婆家又走不进她的门，银子又用得精光，还剩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，不如卷卷行李，往福建去吧。”瞒着

董老太，一溜烟走了。

次日，那卖人参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来，坐了半日，连鬼也不见一个。那门外推得门响，又走进一个人来，摇着白纸诗扇，文绉绉的。那卖人参的起来问道：“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就是丁言志，来送新诗请教陈四先生的。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也是来寻他的。”又坐了半天，不见人出来，那卖人参的就把屏门拍了几下。董老太拄着拐杖出来问道：“你们寻哪个的？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来找陈四爷要银子。”董老太道：“他么？此时好到观音门了。”那卖人参的大惊道：“这等，可曾把银子留在老太处？”董老太道：“你还说这话，连我的房钱都骗了！他自从来宾楼张家的妖精缠昏了头，哪一处不脱空！背着一身的债，还希罕你这几两银子！”卖人参的听了，“哑叭梦见妈——说不出的苦”，急得暴跳如雷。丁言志劝道：“尊驾也不必急，急也不中用，只好请回。陈四先生是个读书人，也未必就骗你。将来他回来，少不得还哩。”那人跳了一回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去了。

丁言志也摇着扇子，晃了出来，自心里想道：“堂客也会看诗，那十六楼不曾到过，何不把这几两测字积下的银子，也去到哪里玩玩？”主意已定，回家带了一卷诗，换了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戴一顶方巾，到来宾楼来。乌龟看见他像个呆子，问他来做什么。丁言志道：“我来同你家姑娘谈谈诗。”乌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称下箱钱。”乌龟拿着黄杆戥子。丁言志在腰里摸出一个包子来，散散碎碎，共有二两四钱五分头。乌龟道：“还差五钱五分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会了姑娘，再找你吧。”丁言志自己上得楼来，看见聘娘在那里打棋谱，上前作了一

个大揖。聘娘觉得好笑，请他坐下，问他来做什么。丁言志道：“久仰姑娘最喜看诗，我有些拙作，特来请教。”聘娘道：“我们本院的规矩，诗句是不白看的，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。”丁言志在腰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二十个铜钱来，放在花梨桌上。聘娘大笑道：“你这个钱，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，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。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吧！”丁言志羞得脸上一红二白，低着头，卷了诗揣在怀里，悄悄的下楼回家去了。

虔婆听见她讹着呆子要了花钱，走上楼来问聘娘道：“你刚才向呆子要了几两银子的花钱？拿来，我要买缎子去。”聘娘道：“那呆子哪里有银子！拿出二十个铜钱来，我哪里有手接他的！被我笑得他回去了。”虔婆道：“你是什么巧主儿！讹着呆子，还不问他要一大注子，肯白白放了他回去？你往常嫖客给的花钱，何常分一个半个给我？”聘娘道：“我替你家寻了这些钱，还有什么不是？些小事就来寻事！我将来从了良，不怕不做太太！你放这样呆子上我的楼来，我不说你罢了，你还要来嘴喳喳！”虔婆大怒，走上前来，一个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。聘娘打滚，撒了头发，哭道：“我贪图些什么，受这些折磨！你家有银子，不愁弄不得一个人来，放我一条生路去吧！”不由分说，向虔婆大哭大骂，要寻刀刎颈，要寻绳子上吊，鬚髻都滚掉了。虔婆也慌了，叫了老乌龟上来，再三劝解，总是不肯依，闹得要死要活。无可奈何，由着她拜做延寿庵本慧的徒弟，剃光了头，出家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云散，贤豪才色总成空；薪尽火传，工匠市廛都有韵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

话说万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。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。花坛酒社，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；礼乐文章，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。论出处，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，失意的就是愚拙；论豪侠，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，不足的就见萧索。凭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颜、曾的品行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。所以那些大户人家，冠、婚、丧、祭，乡绅堂里，坐着几个席头，无非讲的是些升、迁、调、降的官场；就是那贫贱儒生，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。哪知市井中间，又出了几个奇人。

一个是会写字的。这人姓季，名遐年，自小儿无家无业，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。见和尚传板上堂吃斋，他便也捧着一个钵，站在那里，随堂吃饭。和尚也不厌他。他的字写得最好，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，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，由着笔性写了去。但凡人要请他写字时，他三日前，就要斋戒一日，第二日磨一天的墨，却又不许别人替磨；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，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笔，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，他才用。到写字的时候，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，他才写。一些佛得不好，他就要骂、要打。却是要等他情愿，他

才高兴。他若不情愿时，任你王侯将相，大捧的银子送他，他正眼儿也不看。他又不修边幅，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，趿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。每日写了字，得了人家的笔资，自家吃了饭，剩下的钱就不要了，随便不相识的穷人，就送了他。

那日大雪里，走到一个朋友家，他那一双稀烂的蒲鞋，踹了他一书房的滋泥。主人晓得他的性子不好，心里嫌他，不好说出，只得问道：“季先生的尊履坏了，可好买双换换？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没有钱。”那主人道：“你肯写一幅字送我，我买鞋送你了。”季遐年道：“我难道没有鞋，要你的？”主人厌他腌臢，自己走了进去，拿出一双鞋来，道：“你先生且请略换换，恐怕脚底下冷。”季遐年恼了，并不作别就走出大门，嚷道：“你家什么要紧的地方！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？我坐在你家，还要算抬举你。我都希罕你的鞋穿！”一直走回天界寺，气呼呼的又随堂吃了一顿饭。

吃完，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，季遐年问道：“你这墨可要写字？”和尚道：“这昨日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我的。我还要留着转送别位施主老爷，不要写字。”季遐年道：“写一幅好哩。”不由分说，走到自己房里，拿出一个大墨荡子来，拣出一锭墨，舀些水，坐在禅床上替他磨将起来。和尚分明晓得他的性子，故意的激他写。他在那里磨墨，正磨的兴头，侍者进来向老和尚说道：“下浮桥的施老爷来了。”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孙子已走进禅堂来，看见季遐年，彼此也不为礼，自同和尚到那边叙寒温。季遐年磨完了墨，拿出一张纸来，铺在桌上，叫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。他取了一管败笔，蘸饱了墨，把纸相了一会，一气就写了一行。那右

手后边小和尚动了一下，他就一凿，把小和尚凿矮了半截，凿得杀喳的叫。老和尚听见，慌忙来看，他还在那里急得嚷成一片。老和尚劝他不要恼，替小和尚按着纸，让他写完了。施御史的儿子也来看了一会，向和尚作别去了。

次日，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来，看见季遐年，问道：“有个写字的姓季的可在这里？”季遐年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小厮道：“我家老爷叫他明日去写字。”季遐年听了，也不回他，说道：“罢了。他今日不在家，我明日叫他来就是了。”次日，走到下浮桥施家门口，要进去。门上人拦住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混往里边跑！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是来写字的。”那小厮从门房里走出来看见，道：“原来就是你！你也会写字？”带他走到敞厅上，小厮进去回了。施御史的儿子刚在走出屏风，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敢来叫我写字？我又不贪你的钱，又不慕你的势，又不借你的光，你敢叫我写起字来！”一顿大嚷大叫，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，低着头进去了。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，依旧回到天界寺里去了。

又一个卖火纸筒子的。这人姓王，名太，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，到他父亲手里，穷了，把菜园都卖掉了。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。后来父亲死了，他无以为生，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过活。那一日，妙意庵做会。那庵临着乌龙潭，正是初夏的天气，一潭簇新的荷叶，亭亭浮在水上。这庵里曲曲折折，也有许多亭榭，那些游人都进来玩耍。王太走将进来，各处转了一会，走到柳阴树下，一个石台，两边四条石凳，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。一个穿宝蓝的道：“我们这位马先生前日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

一十两的彩，他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！”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：“我们这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，只有这卞先生受两子还可以敌得来。只是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，也就着实费力了。”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。

小厮们看见他穿得褴褛，推推搡搡，不许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：“你这样一个人，也晓得看棋？”王太道：“我也略晓得些。”撑着看了一会，嘻嘻的笑。那姓马的道：“你这人会笑，难道下得过我们？”王太道：“也勉强将就。”主人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好同马先生下棋！”姓卞的道：“他既大胆，就叫他出个丑何妨！才晓得我们老爷们下棋，不是他插得嘴的！”王太也不推辞，摆起子来，就请那姓马的动着。旁边人都觉得好笑。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，觉得他出手不同。下了半盘，站起身来道：“我这棋输了半子了！”那些人都不晓得。姓卞的道：“论这局面，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些。”众人大惊，就要拉着王太吃酒。王太大笑道：“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！我杀过矢棋，心里快活极了，哪里还吃得下酒！”说毕，哈哈大笑，头也不回就去了。

一个是开茶馆的。这人姓盖，名宽，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。他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家里有钱，开着当铺，又有田地，又有洲场。那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的。他嫌这些人俗气，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，又喜欢画几笔画。后来画得画好，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。虽然诗也做得不如他好，画也画得不如他好，他却爱才如命。遇着这些人来，留着吃酒吃饭，说也有，笑也有。这些人家里有冠、婚、丧、祭的紧急事，没有银子，来向他说，他从不推辞，几百几十拿与人

用。那些当铺里的小官，看见主人这般举动，都说他有些呆气，在当铺里尽着做弊，本钱渐渐消折了。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，要赔种赔粮，就有那些混帐人来劝他变卖。买田的人赚田地收成薄，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两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得卖了。卖来的银子，又不会生发，只得放在家里秤着用。能用得几时？又没有了，只靠着洲场利钱还人。不想伙计没良心，在柴院子里放火，命运不好，接连失了几回火，把院子里的几万担柴尽行烧了。那柴烧得一块一块的，结成就和太湖石一般，光怪陆离。那些伙计把这东西搬来给他看。他看见好玩，就留在家里。家里人说：“这是倒运的东西，留不得！”他也不肯信，留在书房里玩。伙计见没有洲场，也辞出去了。

又过了半年，日食艰难，把大房子卖了，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过了半年，妻子死了，开丧出殡，把小房子又卖了。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在一个僻净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。把那房子里面一间与儿子、女儿住；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子，后檐支了一个茶炉子，右边安了一副柜台，后面放了两口水缸，满贮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来，自己生了火，扇着了，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，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。柜台上放着一个瓶，插着些时新花朵，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。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，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，是不肯卖的。人来坐着吃茶，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、茶杯。茶馆的利钱有限，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，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，只赚得五六十个钱。除去柴米，还做得什么事？

那日正坐在柜台里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同他谈闲话。那

老爹见他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艰难了，从前有多少人受过你老人家的惠，而今都不到你这里来走走。你老人家这些亲戚、本家，事体总还是好的，你何不去向他们商议商议，借个大大的本钱，做些大生意过日子？”盖宽道：“老爹，‘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’！当初我有钱的时候，身上穿的也体面，跟的小厮也齐整，和这些亲戚、本家在一块，还搭配得上；而今我这般光景，走到他们家去，他就不嫌我，我自己也觉得可厌。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，那都是穷人，哪里还有得还出来？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，哪里还肯到我这里来？我若去寻他，空惹他们的气，有何趣味！”邻居见他说得苦恼，因说道：“老爹，你这个茶馆里冷清清的，料想今日也没甚人来了。趁着好天气，和你到南门外玩玩去。”盖宽道：“玩玩最好，只是没有东道，怎处？”邻居道：“我带个几分银子的小东，吃个素饭吧。”盖宽道：“又扰你老人家。”

说着，叫了他的小儿子出来看着店，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门来。教门店里，两个人吃了五分银子的素饭。那老爹会了帐，打发小菜钱，一径踱进报恩寺里。大殿南廊、三藏禅林、大锅，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门口买了一包糖，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。邻居老爹道：“而今时世不同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，连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买得多。”盖宽道：“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，不知见过多少事，而今不比当年了。像我也会画两笔画，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，哪里愁没碗饭吃？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！”那邻居道：“你不说我也忘了，我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，是当年句容一个

迟先生盖造的。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，好不热闹！我才二十多岁，挤了来看，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。而今可怜那祠也没有照顾，房子都倒掉了。我们吃完了茶，同你到那里看看。”

说着，又吃了一卖牛首豆腐干，交了茶钱，走出来，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，望见泰伯祠的大殿，屋山头倒了半边。来到门前，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，两扇大门倒了一扇，睡在地下。两人走进去，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，大殿上桌子都没了。又到后边五间楼，直桶桶的，楼板都没有一片。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，盖宽叹息道：“这样名胜的所在，而今破败至此，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。多少有钱的，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，哪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！”邻居老爹道：“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，都是古老样范的，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，而今连柜也不见了！”盖宽道：“这些古事，提起来令人伤感，我们不如回去吧！”两人慢慢走了出来。邻居老爹道：“我们顺便上雨花台绝顶。”望着隔江的山色，岚翠鲜明，那江中来往的船只、帆樯历历可数；那一轮红日，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。两个人缓缓的下山，进城回去。盖宽依旧卖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间，有个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脩，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。

一个是做裁缝的。这人姓荆，名元，五十多岁，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，余下来工夫，就弹琴、写字，也极喜欢做诗。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：“你既要做雅人，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？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？”他道：“我也不是要做雅人，也只为性情相近，故此时常学学。至于我们这个贱行，是祖、父遗留下来的。难

道读书识字，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？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，他们另有一番见识，怎肯和我们相与？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，吃饱了饭，要弹琴，要写字，诸事都由得我；又不贪图人的富贵，又不伺候人的颜色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”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也就不和他亲热。

一日，荆元吃过了饭，思量没事，一径踱到清凉山来。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。他有一个老朋友，姓于，住在山背后。那于老者也不读书，也不做生意，养了五个儿子，最长的四十多岁，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。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。那园却有二三百亩大，中间空隙之地，种了许多花卉，堆着几块石头。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，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。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，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，煨好了茶，吃着，看那园中的新绿。这日，荆元步了进来，于老者迎着道：“好些时不见老哥来，生意忙得紧？”荆元道：“正是。今日才打发清楚些，特来看看老爹。”于老者道：“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，请用杯。”斟了送过来。荆元接了，坐着吃，道：“这茶，色、香、味都好，老爹，却是哪里取来的这样好水？”于老者道：“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，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。”荆元道：“古人动说桃源避世，我想起来，哪里要什么桃源，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，住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！”于老者道：“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，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，也觉得消遣些。近来想是一发弹得好了，可好几时请教一回？”荆元道：“这也容易，老爹不厌污耳，明日我把琴来请教。”说了一会，辞别回来。

次日，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，在那里等候。彼此见了，又说了几句话。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荆元席地坐下，于老者也坐在旁边。荆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弹起来，铿铿锵锵，声振林木，那些鸟雀闻之，都栖息枝间窃听。弹了一会，忽作变徵之音，凄清宛转。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，不觉凄然泪下。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。当下也就别过了。

看官！难道自今以后，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么？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，我也就不说了。毕竟怎的旌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

话说万历四十三年，天下承平已久，天子整年不与群臣接见，各省水旱偏灾，流民载道。督抚虽然题了进去，不知那龙目可曾观看。忽一日，内阁下了一道上谕，科里抄出来，上写道：

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内阁奉上谕：朕即祚以来，四十余年，宵旰兢兢，不遑暇食。夫欲迪康兆姓，首先进用人才。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礼，诗人刺之，此“蒹葭苍苍”之篇所由作也。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？不然，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。诸臣其各抒所见，条列以闻，不拘忌讳，朕将采择焉。钦此。

过了三日，御史单飏言上了一个疏：

奏为请旌沉抑之人才，以昭圣治，以光泉壤事。臣闻人才之盛衰，关乎国家之隆替。虞廷翼为明听，周室疏附后先，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传之奕祀，曷乎尚矣！夫三代之用人，不拘资格，故《兔置》之野人，《小戎》之女子，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。至于后世，始立资格以限制之。又有所谓清流者，在汉则曰“贤良方正”，在唐则曰“入直”，在宋则曰“知制诰”。

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，开乡会制科，设立翰林院

衙门，儒臣之得与此选者，不数年间从容而跻卿贰，非是不得谓清华之品。凡宰臣定谥，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，不得谥为“文”。如此之死生荣遇，其所以固结于人心而不可解者，非一日矣。虽其中拔十而得二三，如薛瑄、胡居仁之理学，周宪、吴景之忠义，功业则有于谦、王守仁，文章则有李梦阳、何景明辈：炳炳烺烺，照耀史册。然一榜进士及第，数年之后乃有不能举其姓字者，则其中侥幸亦不免焉。

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，则得之者少，失之者多。其不得者，抱其沉冤抑塞之气，嘘吸于宇宙间。其生也，或为佯狂，或为迂怪，甚而为幽僻诡异之行；其死也，皆能为妖，为厉，为灾，为祲，上薄乎日星，下彻乎渊泉，以为百姓之害。此虽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，自深于学问，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。

臣闻唐朝有于诸臣身后追赐进士之典，方干、罗邺皆与焉。皇上旁求侧席，不遗幽隐，宁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泽？诸臣生不能入于玉堂，死何妨悬于金马。伏乞皇上，悯其沉抑，特沛殊恩，遍访海内已故之儒修，考其行事，第其文章，赐一榜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职衔有差，则沉冤抑塞之士，莫不变而为祥风甘雨，同仰皇恩于无既矣。臣愚罔识忌讳，冒昧陈言，伏乞睿鉴施行。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，六月初一日奉旨：

这所奏，着大学士会同礼部行令各省，采访已故儒修诗文、墓志、行状，汇齐送部核查。如何加恩旌扬，分别赐第之处，不拘资格，确议具奏。钦此。

礼部行文到各省，各省督抚行司道，司道行到各府、州、采访了一年，督抚汇齐报部，大学士等议了上去。议道：

礼部为钦奉上谕事。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单颺言，奏为请旌沉抑之人才，以昭圣治，以光泉壤事一本，六月初一日奉圣旨（旨意全录）钦此。臣等查得各省咨到采访已故之儒修诗文、墓志、行状，以及访闻事实，合共九十一人：

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：周进、范进、向鼎、蘧祐、雷骥、张师陆、汤奉、杜倩、李本瑛、董瑛、冯瑶、尤扶徕、虞育德、杨允、余特，共十五人。

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，例不得入翰林院者：汤奏、萧采、木耐，共三人。

举人：娄琤、卫体善，共二人。

荫生：徐咏一人。

贡生：严大位、随岑庵、匡迥、沈大年，共四人。

监生：娄瓚、蘧来旬、胡缙、武书、伊昭、储信、汤由、汤实、庄洁，共九人。

生员：梅玖、王德、王仁、魏好古、蘧景玉、马静、倪霜峰、季萑、诸葛佑、萧鼎、浦玉方、韦阐、杜仪、臧荼、迟均、余夔、萧树滋、虞感祁、庄尚志、余持、余敷、余殷、虞梁、王蕴、邓义、陈春，共二十六人。

布衣：陈礼、牛布衣、权勿用、景本蕙、赵洁、支鐸、金东崖、牛浦、牛瑶、鲍文卿、倪廷珠、宗姬、郭铁笔、金寓刘、辛东之、洪憨仙、卢华士、姜焕文、季恬逸、郭力、萧浩、凤鸣岐、季遐年、盖宽、王太、丁

诗、荆元，共二十七人。

释子：甘露僧、陈思阮，共二人。

道士：来霞士一人。

女子：沈琼枝一人。

臣等伏查，已故儒修周进等，其人虽庞杂不伦，其品亦瑕瑜不掩，然皆卓然有以自立。谨按其生平之事实文章，各拟考语，另缮清单，恭呈御览。伏乞皇上钦点名次，揭榜晓示。隆恩出自圣裁，臣等未取擅便。其诗文、墓志、行状，以及访闻事实，存贮礼部衙门，昭示来兹可也。

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议上，二十六日奉旨：

虞育德赐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庄尚志赐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杜仪赐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萧采等赐第二甲进士出身，俱授翰林院检讨。沈琼枝等赐三甲同进士出身，俱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于七月初一日揭榜晓示，赐祭一坛，设于国子监，遣礼部尚书刘进贤前往行礼。余依议。钦此。

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，礼部门口悬出一张榜来，上写道：

礼部为钦奉上谕事。今将采访儒修赐第姓名、籍贯，开列于后。须至榜者：

第一甲

第一名虞育德，南直隶常熟县人。

第二名庄尚志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
第三名杜仪，南直隶天长县人。

### 第二甲

第一名萧采，四川成都府人。

第二名迟均，南直隶句容县人。

第三名马静，浙江处州府人。

第四名武书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
第五名汤奏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

第六名余特，南直隶五河县人。

第七名杜倩，南直隶天长县人。

第八名萧浩，四川成都府人。

第九名郭力，湖广长沙府人。

第十名娄焕文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
第十一名王蕴，南直隶徽州府人。

第十二名娄琤，浙江归安县人。

第十三名娄瓚，浙江归安县人。

第十四名蘧祐，浙江嘉兴府人。

第十五名向鼎，浙江绍兴府人。

第十六名庄洁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
第十七名虞梁，南直隶五河县人。

第十八名尤扶徕，南直隶江阴县人。

第十九名鲍文卿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
第二十名甘露僧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

### 第三甲

第一名沈琼枝，南直隶常州府人。

第二名韦阐，南直隶滁州府人。

第三名徐咏，南直隶定远县人。

- 第四名蘧来旬，浙江嘉兴府人。
- 第五名李本瑛，四川成都府人。
- 第六名邓义，南直隶徽州府人。
- 第七名凤鸣岐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- 第八名木耐，陕西同官县人。
- 第九名牛布衣，浙江绍兴府人。
- 第十名季萑，南直隶怀宁县人。
- 第十一名景本蕙，浙江温州府人。
- 第十二名赵洁，浙江杭州府人。
- 第十三名胡缜，浙江杭州府人。
- 第十四名盖宽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- 第十五名荆元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- 第十六名雷骥，北直隶大兴县人。
- 第十七名杨允，浙江乌程县人。
- 第十八名诸葛佑，南直隶盱眙县人。
- 第十九名季遐年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- 第二十名陈春，南直隶太平府人。
- 第二十一名匡迥，浙江乐清县人。
- 第二十二名来霞士，南直隶扬州府人。
- 第二十三名王太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- 第二十四名汤由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
- 第二十五名辛东之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
- 第二十六名严大位，广东高要县人。
- 第二十七名陈思阮，江西南昌府人。
- 第二十八名陈礼，江西南昌府人。

第二十九名丁诗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

第三十名牛浦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

第三十一名余夔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
第三十二名郭铁笔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

这一日，礼部刘进贤奉旨来到国子监里，戴了幞头，穿了宫袍，摆齐了祭品，上来三献。太常寺官便读祝文道：

维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，七月朔，宜祭日，皇帝遣礼部尚书刘进贤以牲醴玉帛之仪，致祭于特赠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灵曰：

嗟尔诸臣，纯懿灵淑，玉粹鸾骞，金贞雌伏。弥纶天地，幽替神明，易称鸿渐，诗喻鹤鸣。资格困人，贤豪同叹；夙已就笱，桐犹遭爨。缁袍短褐，蓬窻桑枢；伐藁粥菰，坎壈歔歔。亦有微官，曾纡尺组，龙实难驯，吟宁堪伍。亦有达宦，曾着先鞭，玉堂金马，邈若神仙。子子干旄，翘翘车乘，誓墓凿坏，谁敢捷径？涩龠糒，驱佞市门，中有高士，谁共讨论？茶板粥鱼，丹炉药臼，梨园之子，兰闺之秀。提戈磨盾，束发从征，功成身退，日落旗红。蚩蚩细民，翩翩公子，同在穷途，泪如铅水。金陵池馆，日丽风和，讲求礼乐，酹酒升歌。越水吴山，烟霞渊薮，击钵催诗，论文载酒。后先相望，数十年来，愁城未破，泪海无涯。朕甚悯旃，加恩泉壤，赐第授官，解兹悒快。呜呼！兰因芳陨，膏以明煎，维尔诸臣，荣名万年。尚飨！

词曰：

记得当时，我爱秦淮，偶离故乡。向梅根冶后，几

番啸傲；杏花村里，几度徜徉。凤止高梧，虫吟小榭，也共时人较短长。今已矣！把衣冠蝉蜕，濯足沧浪。无聊且酌霞觞，唤几个新知醉一场。共百年易过，底须愁闷？千秋事大，也费商量。江左烟霞，淮南耆旧，写入残编总断肠！从今后，伴药炉经卷，自礼空王。